

國立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
碩士學位論文

獨立國家國協移民移入俄羅斯之研究
A Study of Russia's Migration from CIS Countries

指導教授：魏百谷 博士

研究生：顏思嘉 撰

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五月

謝辭

時光飛逝，一轉眼就要畢業了。想當初是抱著感恩的心進入研究所，從來沒想過人生中能有機會進入政大就讀。在這兩年中，學習了各種領域的專業知識，使我的視野比以前更加寬闊。

首先我要感謝我的指導教授魏百谷老師，在論文撰寫的過程中，每次與老師的討論都讓我有新的啟發，感謝老師的諄諄教誨，我才能如期完成論文。還有特別感謝崔琳老師與康世昊老師在百忙之中擔任我的口試委員，給了我非常多精闢又寶貴的建議。還要謝謝林永芳老師，除了課堂上的學習之外，老師也提供我很多相關的資訊，讓我的論文更加完整。

在研究所的日子裡一定要感謝的就是我的好夥伴游箴，從大學到研究所的生活因為有你而不枯燥乏味，未來還要一起在 KTV 裡繼續飆高音。還有感謝李寧、承諺、松宏，我已經開始懷念大家一起上課、分享生活點點滴滴的日常了。接著是感謝幫助過我，非常給力的學長姊們——鈺茹學姊、毓莊學姊、麗銘、乃文、姿懿、資閔、宜霖，以及最貼心的直屬學妹姿亭。再來感謝金屬中心的前輩及同事們，讓我大四到碩一這段期間在上課之餘留下了難能可貴的實習經驗。另外，還要感謝我的死黨怡甄、思綾，在我遇到瓶頸的時候，為我開啟一盞明燈。

最後最感謝的是我的爸媽，曼蒂與麥可，感謝他們兩位讓我吃的飽睡的好，我才能無憂無慮、順利地完成論文。

顏思嘉 謹致

西元 2019 年 6 月 14 日

摘要

本文旨在檢視蘇聯解體後獨立國協移民移入俄羅斯的因果關係，及其對俄羅斯所造成之影響。首先，從歷史足跡探討俄羅斯國家內部與外部的互動，並檢視俄羅斯移民政策的變化，探究讓俄羅斯移民政策改變的原因；再來透過現有資訊，探討俄羅斯是否對獨立國協移民提供優惠方案；然而，蘇聯解體後，原本的境內遷移變成境外遷移，非法移民與黑工問題亦開始浮出檯面。再者，觀察獨立國協移民進入俄羅斯後的流向與從事的職業，運用推拉理論探究獨立國協居民離開母國以及移入俄羅斯之動機。嘗試找出讓獨立國協居民離開母國的原因，以及讓獨立國協居民移入俄羅斯的原因。除了推拉理論之外，本文亦從歷史與文化的關聯性來分析獨立國協移民移入俄羅斯的因素。此外，分析獨立國協移民對俄羅斯社會、國家財政正面及負面的影響，檢視獨立國協移民增加後對俄羅斯財政收入的變化；獨立國協移民人口對於俄羅斯勞動人口的衝擊與補償性；最後則是回到俄羅斯人民對獨立國協移民的看法，是接納還是排斥。

研究發現，透過俄羅斯移民政策的改變可以得知俄羅斯每一時期重視的面向都不盡相同；獨立國協不僅在政治經濟上與俄羅斯關係密切，同時也是最大的移民來源地。因此，俄羅斯制定專屬於獨立國協移民的優惠政策，讓他們享有特殊待遇。再來深入探討獨立國協移民的因素，除了透過推拉理論探討移民離開母國的原因，也就是獨立國協的推力，以及俄羅斯吸引獨立國協移民的拉力之外，與其他移民系統不一樣的是，獨立國協與俄羅斯之間在歷史、文化的相關性，這也增加了獨立國協居民將俄羅斯作為移民目的地的意願。最後，獨立國協移民對俄羅斯的國家財政、勞動人口結構都造成正面影響與負面衝擊，而民眾對於獨立國協移民的看法普遍是負面的態度。

關鍵字：獨立國家國協、移入移民、俄羅斯移民政策、推拉理論、文化因素、俄羅斯世界、國家財政、勞動結構。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amine the cause-effect relation of migration from CIS countries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CIS) to Russia after the collapse of Soviet Union and its impact on Russia. First of all, describe Russia's internal and external interaction through the historical legacy as well as the changes of Russia's migration policy; whether Russia provides privilege for CIS immigrants; after the collapse of Soviet Union, the problem of illegal immigration worsen even further. Furthermore, demonstrate the distribution and employment type of the CIS immigrants after they entered Russia, and find out why the CIS immigrants leave their homeland and why they move to Russia based on the push-pull theory. In addition to the push-pull theory, this study also analyzes the cultural factor in discussing migration from CIS countries to Russia. Besides, investigate the impacts of the CIS immigration on Russia's society and public finance; last, discuss the perception of public on CIS immigrants.

It was found that Russia's migration policy focus on different aspects in each period; CIS countries not only have close relation with Russia in politics and economy, but also formed the largest number of immigrants in Russia. Therefore, Russia has enacted specific policies for CIS immigrants. The reason of CIS immigrants to Russia depends on various factors, and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economic factor. They move to Russia for pursuing better living standard and higher salaries. On the other hand, cultural factor is also one of crucial elements.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elevance between CIS countries and Russia has increased the willingness of people from CIS to choose Russia as a destination. Finally, CIS immigrants have had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impact on Russia's public finance and labor structure, and the public's views on the CIS immigrants are generally negative.

Keywords: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CIS), immigrant, Russia's migration policy, push-pull theory, cultural factor, Russian world, public finance, labor structure.

目次

第壹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文獻述評.....	5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途徑.....	12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15
第五節 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	18
第貳章 俄羅斯移入移民的源流.....	20
第一節 俄羅斯移民之歷史沿革.....	20
第二節 俄羅斯針對獨立國協的移民政策.....	28
第三節 非法移民的情形.....	39
第四節 小結.....	44
第參章 獨立國協移入移民之因素分析.....	45
第一節 獨立國協移民的區域分布與就業類型.....	45
第二節 獨立國協移民的經濟因素.....	51
第三節 獨立國協移民的文化因素.....	60
第四節 小結.....	67
第肆章 獨立國協移民對俄羅斯的影響.....	68
第一節 對國家財政的影響.....	68
第二節 對勞動人口結構的影響.....	75
第三節 民眾對獨立國協移民之看法.....	84
第四節 小結.....	91
第伍章 結論.....	92
第一節 研究成果.....	92
第二節 後續研究建議.....	96
參考文獻.....	97

圖次

【圖 1-1】、研究架構圖.....	18
【圖 3-1】、獨立國家國協人均 GDP (1991 年~2017 年)	56
【圖 3-2】、2016 年俄羅斯外部移入移民之國家分布 (1)	58
【圖 3-3】、2016 年俄羅斯外部移入移民之國家分布 (2)	58
【圖 4-1】、俄羅斯境內外國勞工應付稅額.....	70
【圖 4-2】、俄羅斯勞動人口就業領域.....	78



表次

【表 3-1】、俄羅斯淨移民成長率（1998 年~2015 年）	52
【表 3-2】、俄羅斯內部遷移原因	53
【表 3-3】、俄羅斯外部移入原因	54
【表 4-1】、2014 年俄羅斯公民與非俄羅斯公民平均納稅額	71
【表 4-2】、俄羅斯人口年齡分布	76



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 研究動機

移民是當代人口流動最主要的方式，並受到歷史、文化、經濟、政治等因素交互作用的影響，同時也會導致移出國及移入國人口結構的改變，而這樣的改變會再次促成人口流動，進而形成移民系統。俄羅斯從彼得大帝時期就開始有移民存在，直到蘇聯時期，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USSR）及其加盟國遍及整個東歐，很多在過去屬於國際遷移的，在這時變成了境內遷移。直到蘇聯解體後，獨立國家國協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CIS，以下簡稱獨立國協）成立，原先屬於境內遷移的居民，又變回國際遷移。與其他地區不同的是，後共地區的人口流動可視為獨立的移民體系，也就是歐亞移民體系。歐亞移民體系著重在前蘇聯國家間不同的移民流相互聯繫、過去蘇聯時期共同的歷史和長期以來的互動關係、以俄羅斯、哈薩克作為歐亞移民體系的移民中心與新移民中心、俄語能力的普及等特色。¹

蘇聯解體後，大量的獨立國協移民因為當地經濟狀況不佳、薪資條件低，紛紛往俄羅斯移動以尋求更多的工作機會及更好的生活條件，因此當代俄羅斯的移入移民以獨立國協的經濟性移民為最大宗。另一方面，從歷史脈絡來看，受到過去蘇聯統治的影響，獨立國協移民在文化、習慣上與俄羅斯有著相似的背景，俄語能力也都有一定水準，故相對於其他國家的移入移民，更能適應當地的環境，也更願意選擇俄羅斯作為移民目的地。根據以上這些特點，我們可以知道後共地區的人口流動受到經濟與文化因素的影響，由中亞、高加索地區

¹ И.В. Ивахнюк, "Факторы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Миграционной Системы в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й Евразии," Вестник РУДН, серия Экономика, No. 3 (2008), стр. 5-13.

往歐亞移民體系的中心—俄羅斯移動。

根據聯合國統計，俄羅斯的外國人口多達 1,100 萬人，為世界第三大移民移入國。在 1980 年以前，蘇聯的人口流動側重於內部移民，在蘇聯解體後，這些前蘇聯國家內部的政治經濟動盪形成推力，使獨立國協居民移民至俄羅斯。然而，俄羅斯在接受移民的同時，也面臨了一些問題。俄羅斯缺乏天然屏障，又與多國接壤，邊境管理即是一大考驗。即使部分高加索與中亞地區的居民不需要簽證即可入境俄羅斯，但申請工作證的程序繁複，導致「黑工」及非法移民猖獗。²但移民對於俄羅斯的經濟發展是非常重要的，故俄羅斯目前採用政策規範試圖解決這些的問題，而不是限制移民的流動。

此外，俄羅斯正面臨人口危機，老化問題及人口數減少的情形都比其他歐洲國家來的嚴重。除了性別比高度失衡外，高齡化及持續下降的出生率也不在話下。這樣的情況若持續發展下去，會影響到年齡層組合與人口規模，移民也有助於填補勞動市場的缺失。

由此可知，俄羅斯瞭解移民帶來的效應是構成經濟復甦的要件之一，這也是為何當全世界都在高喊著孤立主義及仇外心理，俄羅斯卻持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反移民的立場有時還被視為一種極端的民族主義。³俄羅斯作為獨立國協移民的目的地國家，涉及了俄羅斯當地的勞動人口結構與經濟發展等面向，是故選擇此題材作為研究內容，瞭解獨立國協移民對俄羅斯所帶來的影響。

² 黑工，又稱非法勞工，在這裡指是非法移入國家從事工作的人或是有些移民合法移入國家，但逾期居留簽證或未能續簽許可證。同樣地，季節性工人在合約到期時未能返回母國並拒絕尋求庇護也包含在內。Georges Tapinos, "Illegal immigrants and the labour market," OECD Observer, http://oecdoobserver.org/news/archivestory.php/aid/190/Illegal_immigrants_and_the_labour_market.html, Accessed Date: Oct 26, 2018.

³ Leonid Ragozin, "Russia Wants Immigrants the World Doesn't," Bloomberg,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features/2017-03-14/russia-s-alternative-universe-immigrants-welcome> (2017), Accessed Date: Oct 16, 2018.

二、 研究目的

本文欲探討的問題可歸納為下列三項：

- (一) 俄羅斯移民政策的變化為何、對獨立國協移民的政策為何？
 1. 俄羅斯移民政策的過程變化為何？
 2. 俄羅斯對獨立國協移民有無優惠的政策？
 3. 非法移民的情形為何？
- (二) 獨立國協移民的區域分布、動機為何？
 1. 俄羅斯境內獨立國協移民的區域分布與職業為何？
 2. 獨立國協移民移入俄羅斯的動機為何？
 3. 與俄羅斯相關的文化因素對於獨立國協移民的作用為何？
- (三) 獨立國協移民對俄羅斯造成之影響為何？
 1. 對國家財政的影響為何？
 2. 對勞動人口結構的影響為何？
 3. 民眾對獨立國協移民的看法為何？

本文旨在檢視蘇聯解體後獨立國協移民移入俄羅斯的因果關係，及其對俄羅斯所造成之影響。首先，從歷史足跡探討俄羅斯國家內部與外部的互動，並檢視俄羅斯移民政策的變化，探究讓俄羅斯移民政策改變的原因；再來透過現有資訊，探討俄羅斯是否對獨立國協移民提供優惠方案；然而，蘇聯解體後，原本的境內遷移變成境外遷移，非法移民與黑工問題亦開始浮出檯面。再者，觀察獨立國協移民進入俄羅斯後的流向與從事的職業，運用推拉理論探究獨立國協居民離開母國以及移入俄羅斯之動機。嘗試找出讓獨立國協居民離開母國的原因，以及讓獨立國協居民移入俄羅斯的原因。除了推拉理論之外，本文亦從歷史與文化的關聯性來分析獨立國協移民移入俄羅斯的因素。此外，分析獨

立國協移民對俄羅斯社會、國家財政正面及負面的影響，檢視獨立國協移民增加後對俄羅斯財政收入的變化；獨立國協移民人口對於俄羅斯勞動人口的衝擊與補償性；最後則是回到俄羅斯人民對獨立國協移民的看法，是接納還是排斥。



第二節 文獻述評

國際移民直到 1980 年代後期才成為俄羅斯人口發展的重要因素。在 1980 年代後半期至 1990 年代初期，社會經濟和政治生活條件的轉變導致俄羅斯人口遷移急劇增加。隨著蘇聯解體，人們有了居住遷移自由及出國自由，前蘇聯加盟國與俄羅斯之間的透明邊界使得俄羅斯變成歐亞體系的移民中心。俄羅斯和許多國外學者都致力於研究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國際移民的發展，其中一些內容是探討俄羅斯移民政策的演變與非法移民的問題，另一部分則側重人口結構動態和國家經濟發展的影響。⁴本文統整現有的文獻，並歸類為以下面向：俄羅斯的移民政策、來自獨立國協的移民，以及對俄羅斯的影響。

一、 俄羅斯的移民政策

卡洛科夫（Andrei V. Korobkov）將蘇聯解體後至 2005 年的移入潮分為五個階段，他認為 2000 年以前的移入主要受到種族認同因素以及俄羅斯政治經濟穩定與否所牽制。普丁上任後，為了加強控管移民，採取制度性的移民政策，包含將移民局納入內政部的管轄範圍中。他認為這些立法雖然讓移民政策有更完善的法律基礎，但程序也變得比以往複雜，導致許多人非法進入俄羅斯。⁵

伊格寧（Denis Ivanovich Igonin）則認為國家移民政策的變化導致俄羅斯的移民和移民動態發生改變。人民的生活水平以及經濟福祉對移民流動的動態會產生重大影響。所謂國家移民政策的經濟因素主要體現在勞動力的流動上。受雇者福利水平區域間差異導致技術和人道主義專業人員的相互交流。對於現代世界的大多數國家而言，跨國移民勞工是一種普遍現象，隨著國際分工的深化和國民經濟相互依存的增加而日益普及。選擇俄羅斯作為移入國的獨立國協移

⁴ Vladimir Iontsev & Irina Ivakhnyuk, "Role of International Labour Migration in Rus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CARIM-East Research Report, 2012, pp. 1-40.

⁵ Cynthia J. Buckley, Blair A. Ruble & Erin Trough Hofmann Migration, Homeland, and Belonging in Eurasia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2008), pp. 69-98.

民勞工可以作為一個例子。選擇的原因是容易克服邊界障礙：部分免簽證的便利性、完善的交通以及相似的文化習俗等，在社會文化遷移中發揮作用。同時，從俄羅斯目前人口下降的情況來看，移民可以穩定該國人口數量，並彌補自然增加率的衰退。因此國家移民政策應該就勞動力市場和社會經濟效益，同時考慮到社會適應和融合的必要性。⁶

戴桂菊認為俄羅斯對多數的前蘇聯加盟國實行免簽證制度將俄羅斯推向第一次的移入移民潮，但由於來源複雜，故存在大量非法移民，使得社會治安與人民生活受到一定影響。普丁上任後加強了移民法規的力度以打擊非法移民勞工，著實讓移民管理朝向法制化邁進。也因為他採取務實的移民政策，在接受移民上也開始考量移民對經濟的貢獻。⁷

李煒認為俄羅斯巨大的商機吸引外國勞動前來是好的現象，政府應從未來勞動力匱乏的實際情形作為考量，制定吸引外國勞動力的政策。但其地緣位置使其成為非法移民的起源地，在2000年至2001年有近30萬的非法越境移民，他認為政府應該給予簽證使其居留合法化，若是不核發簽證及工作證，不僅會使非法猖獗，也無法控制人口流量，最後更會喪失經濟上的利益。⁸

高際香指出俄羅斯在外來移民政策收緊、人口數量持續減少、老齡化現象日趨嚴重的情形下，無法透過國內移民政策來緩解失衡的人口區域分布。而解決此問題最好的方式是增加外來移民政策的彈性、加快產業結構的調整和改善投資環境。⁹

⁶ Denis Ivanovich Igonin, "The State Migration Policy of Russia: The Factors of Its Form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Cultural Studies*, 2016, pp. 174-179.

⁷ 戴桂菊，「俄羅斯的人口問題與外來移民政策」，*俄羅斯中亞東歐研究*，第3期（2004），頁15-21。

⁸ 李煒，「俄羅斯移民問題及其發展趨勢」，*人口學刊*，第5期（2005），頁49-54。

⁹ 高際香，「俄羅斯地區經濟發展之人口視角初探」，*俄羅斯學刊*，第2期（2016），頁47-54。

二、 來自獨立國協移民的文獻

梁贊采夫 (Sergey Ryazantsev) 表示，當代俄羅斯的經濟高度依賴移民，因為每年約有 150 萬至 200 萬合法移民勞工前來。其中大多數是來自獨立國協的移民，他們不需要簽證即可進入俄羅斯，但沒有獲得工作許可證，而這類的移民勞工最容易陷入人口勞動剝削與非法移民的問題。¹⁰

梁贊采夫與卡爾涅夫 (Oleg Korneev) 在另一篇文章中亦指出，俄羅斯大多數外國勞工是 18 至 39 歲之間的男性 (男性約 86%，18 至 39 歲約占移民男性 80%)。大部分的外國人在俄羅斯從事非技術性的職業，例如採礦、維修工作等。大多數非技術性勞工來自烏茲別克 (52%)、塔吉克 (24%)、吉爾吉斯 (10%)。建築工人主要來自烏茲別克 (36%)、塔吉克 (14%)、烏克蘭 (11%) 和中國 (7%)。他在研究俄羅斯與哈薩克的移民系統也有提到，俄羅斯是歐亞移民體系的中心，在經濟潛力和勞動力市場規模方面，超過了其他前蘇聯國家。由於俄羅斯正在經歷人口數量和結構性的變化，使其更加依賴外國的勞動力。在政治上，俄羅斯有意加強前蘇聯地區的融合，並認為移民政策的優先事項是建立與獨立國協的互動；在地理上，俄羅斯是大多數前蘇聯國家最親近的鄰國，與他們有直接的交通聯繫。近年來歐亞移民體系結構的演變，哈薩克和烏克蘭成為移民勞工的新大陸，因此獨立國協移民流動的方向可能變得更加多樣化，俄羅斯將會面臨區域勞力資源的競爭。他認為俄羅斯應該要建立區域間共同勞力市場並與勞力出口國建立移民合作機制。¹¹

¹⁰ Sergey Ryazantsev, "Trafficking in Human Beings for Labour Exploitation and Irregular Labour Migration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Forms, Trends and Countermeasures," http://www.cbss.org/wp-content/uploads/2012/11/russian_eng_REPORT_PDF.pdf (2014), pp. 1-87, Accessed Date: Oct 17, 2018.

¹¹ Sergey Ryazantsev & Oleg Korneev, "Russia and Kazakhstan in Eurasian Migration System: Development Trends, Socio-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Migration and Approaches to Regulation," <http://cadmus.eui.eu/handle/1814/29930> (2013), pp. 1-48, Accessed Date: Oct 18, 2018.

喬迪諾夫斯基 (Olga Choudinovskikh) 和丹尼先科 (Mikhail Denissenko) 針對蘇聯解體後獨立國協的移民動向也抱持相似的看法。俄羅斯是其他獨立國協移民的主要移入國，以及超過永久移民的大量臨時遷移，俄羅斯聯邦統計處關於移民流動的數據顯示，俄羅斯境內有 92% 的移民來自其他獨立國家國協，以及大約 75% 的獨立國協移民也遷移到獨立國協的其他國家。他認為在未來俄羅斯將會繼續作為獨立國協永久和臨時移民的中心。經濟和人口因素為主要吸引移民的原因，因為充分與過去歷史、地理、社會方面的相關性，使俄羅斯與獨立國家國協之間有著特殊聯繫，大多數的移民對俄語和日常生活都有一定的了解。然而，在俄羅斯、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勞動年齡人口將逐漸減少，預計到 2021 年將會流失 1000 萬勞動年齡人口，以及高齡化加速的危機。隨著這一進程，在三個中亞國家—烏茲別克、塔吉克和吉爾吉斯，勞動年齡人口將增加 540 萬人，勢必對未來在勞動年齡人口的供給有很大的幫助。¹²

紀祥、郭曉瓊針對中亞勞工在俄羅斯的問題提出了看法，他們認為中亞國家與俄羅斯有著相似的歷史文化背景，提升了移民的意願與可能性。目前俄羅斯正面臨嚴重的人口負成長問題，與中亞地區過剩的勞動人口形成勞動力互補。他將這些移民勞工對原中亞國家以及俄羅斯本國帶來的影響分為消極與積極：對中亞國家來說，積極的影響是移民除了緩解本國的就業壓力，移民匯款也為國內帶來經濟增長；消極的影響則是造成人才大量流失，勞動經濟模式發展固化等。對於俄羅斯來說，積極的影響是移民對俄羅斯經濟做出貢獻，更重要的是減緩了人口不斷下滑的趨勢，解決勞動力不足問題；消極的影響則是由於政府的配額制度，造成大量的非法移民及社會問題，由於非法入境，雖不能適用相關的福利救濟制度，但同時也不需要承擔納稅義務，對國家財政有一定

¹² Olga Choudinovskikh & Mikhail Denissenko, "Migration between CIS countries: trends and policy," European Community's Seventh Framework Programme, WP3/06 Search Working Paper (2013), pp. 2-29.

的損失。¹³

三、對俄羅斯的經濟、勞動人口及社會影響

誠如過去學者所預測，自 21 世紀開始，直到 2040 年前會經歷自然增加率的減少，就像其他西歐國家一樣，俄羅斯同樣面臨高齡化問題，同時也增加了國家沉重的財政負擔，因此許多專家學者認為國際移入移民可以解決俄羅斯人口的年齡結構惡化的問題。戴桂菊認為，吸引移民為俄羅斯政府解決人口問題的外部補償措施，大量的勞動人口能夠保持人力資源動態平衡，減緩高齡化的程度。¹⁴

阿利須科夫斯基（И.А. Алешковский）對於移民改善勞動人口結構持以較不樂觀的評價。他表示，即便未來勞動力將成為俄羅斯最稀罕的經濟資源之一，但國際移民在俄羅斯人口發展中的作用不應該被誇大，移民只能部分緩解人口危機的負面影響，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解決某些區域人口問題（例如在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移民僅僅是克服國家人口問題的一種暫時手段而已。若是要擺脫人口危機，只有採用國家綜合管理人口過程的方法，即提高出生率或穩定人口發展，才有可能實現這一目標。¹⁵

牧卡莫（Vladimir Mukomel）討論了俄羅斯勞動力市場轉型下獨立國協移民勞工的問題，他認為在俄羅斯的勞動市場中，專業型勞工已經填補了對非技術型勞工的需求。勞動力市場中移民的典型路徑是向下的勞動力流動，甚至移民的地位比他們以前在本國的地位還要差。向上的勞動力流動極為罕見，因為

¹³ 紀祥、郭曉瓊，「中亞國家在俄羅斯的勞務移民問題」，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第 1 期（2017），頁 113-132。

¹⁴ 戴桂菊，「俄羅斯的人口問題與外來移民政策」，俄羅斯中亞東歐研究，第 3 期（2004），頁 15-21。

¹⁵ И. А. Алешковский, «Роль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Миграции в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м Развити России,» Лесной Вестник (2013), стр. 95-99.

獨立國協移民幾乎都是非技術型勞工。¹⁶

米拉（Marthe Handå Myhre）也認為俄羅斯國內對移民存在矛盾的看法，專家學者主張移民能夠提供廉價勞動力的需求，但俄羅斯人民普遍反移民情緒高漲，他們認為移民的存在會惡化當地居民的人口結構。¹⁷

克柳耶夫、嘎日達、李振鋒將俄羅斯接受國外移民的原因做出歸納：第一，低生育率造成俄羅斯總人口數下降；第二，勞動力市場的需求；第三，國內勞動力的技術構成無法滿足國家對各層次勞動力的需求；第四，也是最主要的原因，俄羅斯國內勞動年齡人口下降導致勞動力出現缺口，必然需要國外移民來補充。¹⁸

但對於外來移民的態度，大多俄羅斯人認為外來移民佔據了國內的市場，國外移民造成了當地俄羅斯人失業。此外，他們認為評估移民的勞動效率對於經濟發展非常重要。因為一個國家不可能依靠一個低工資、低技能的勞動力解決現代化問題。同樣，也不可能依靠他們推動國家發展和科技創新。當地俄羅斯人認為外來移民降低了俄羅斯人的收入水平。同時也指出當地俄羅斯人對於外來移民存在一定敵意，認為國外移民會導致國內犯罪率上升。¹⁹

四、 綜所述評

從過去的文獻中可歸納出幾項要點：（一）非法移民需要透過俄羅斯的移民政策加以防範；（二）獨立國協因為地理位置之便與相似的文化背景，比他國的

¹⁶ Vladimir Mukomel, "Labour Mobility of Migrants from CIS Countries in Russia,"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Migration Review*, Vol. 2, No. 2 (2013), pp. 21–38.

¹⁷ Marthe Handå Myhre, "Labour Migration from Central Asia to Russia," Master's thesis, European and American Studies, Faculty of Humanities, University of Oslo (2012), <https://www.duo.uio.no/>, Accessed Date: Oct. 18, 2018.

¹⁸ 阿納托利·克柳耶夫、嘎日達、李振鋒，「俄羅斯移民進程的現狀與展望」，北京行政學院學報，第1期（2014），頁126-128。

¹⁹ -----，「俄羅斯移民進程的現狀與展望」，北京行政學院學報，第1期（2014），頁126-128。

移入移民更能適應俄羅斯；(三)俄羅斯面臨嚴重低出生率、老齡化人口的問題，並會持續一段時間；(四)部分學者認為移入移民可以解決當前俄羅斯勞動人口結構的問題；(五)部分學者認同移入勞工對俄羅斯經濟有正面效益。

由於移民是一個流動現象，會隨著時間、空間、國內外事件及國家政策而有所變化，過去的文獻大多止於描述 2010 年前獨立國協移民的概況，尚未有文獻提及現今獨立國協移民移入至俄羅斯的影響。為使獨立國家國協移民之研究更具完整性，本文將側重於利用推拉理論深入探討獨立國協的推力、俄羅斯的拉力以及社會經濟性指標來探討獨立國協對俄羅斯勞動人口結構及國家財政的影響。另外，文化層面的相似性亦是獨立國協移民移入俄羅斯的重要因素之一，過去的文獻雖認同歷史、語言的關聯性使獨立國協移民意願增加，卻未深入探討文化差異在移民行為的作用。因此，本文將會加以論述文化因素在獨立國協移民移入俄羅斯的重要性。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途徑

一、 研究方法

本研究除了要探討俄羅斯移民勞工的特質與來源、相關法規政策外，同時也要討論勞工移入後對俄羅斯整體造成在經濟層面以及社會層面的影響，故採用文獻研究法、歷史研究法來探討。

(一) 文獻研究法與歷史研究法

文獻研究法是透過蒐集、分析、歸納、研究有關市場資訊、調查報告、產業動態等文獻資料。以客觀而系統的評鑑及證明，經過歸納統整，再分析事件淵源、原因、背景、影響及其意義等。本文第二種研究方法使用歷史研究法，針對俄羅斯每個時期發生的國內外事件所制定的不同政策法規來觀察移民的類型及結構變化。在俄羅斯社會中，人們對於移民的看法也隨著外交、國際認同等而表現出不同的態度。

二、 研究途徑

本文之研究途徑採用移民理論中的「推拉理論」(Push-Pull Theory)，獨立國協移民因當地不利的經濟條件促使他們有意離開母國，相對來說，俄羅斯能夠提供較多的工作機會與較好的生活條件，故形成獨立國協內部因素的推力，以及俄羅斯內部因素的拉力之交互現象。推拉理論主導了 20 世紀中大量的移民思想，最早提出人口遷移理論者為英國地理學家拉文斯坦 (E.G. Ravenstein)。他認為遷移的主要動機是追求更好的物質條件與經濟生活，不論是有利的或是不利的經濟因素。他所提出的人口遷移法則包含下列幾點：²⁰ (一) 遷移規模與距離呈反向關係，離遷入地的距離越遠，移民的人數會減少，因此大多是短距離的遷移。長距離遷移則是傾向遷往商業發達的大都會；(二) 分期分批的階段性遷移；(三) 遷移的流向與反流向並存，可視為遷移之規律性；(四) 城鄉

²⁰ 程超澤，社會人口學（台北：五南，1995），頁 109-140。

遷移傾向的差異，鄉村居民比城市居民更常發生遷移行為；(五) 短距離遷移大多為女性，國際移民則以男性居多；(六) 遷移與技術，隨著工業技術與交通運輸日新月異，遷移會更盛行。

根據此遷移法則，衍生出後來的推拉理論，人類的遷移行為之發生原因是基於移出地的推力或排斥力與移入地的拉力或吸力交互作用而形成。該理論隱含著兩個假設：人之遷移行為是經過理性的選擇；遷移者對於移出地與目的地之訊息有一定程度之瞭解。遷移者會根據本身對客觀環境的認識加上主觀的感受來決定是否遷移。

1959年唐納德·博格 (Donald J. Bogue) 亦曾發表人口推拉理論，他認為移入地必定有拉力吸引遷移，移出地必定有推力使人離開。形成推力的因素主要是因為原居住地自然資源枯竭、勞動力過剩導致失業、農業成本增加、經濟水準較低等等；而形成拉力的主要原因為較高的薪資收入、較好的生活水準、良好的教育機會、完善的基礎設施與交通等等。不過遷出地未必都是負面的因素，遷入地也不完全是好的吸引特質，遷移者在諸多因素多評估自己的利弊得失權衡，並做出選擇。²¹

李氏 (Everett S. Lee) 所提出的「正負因素說」認為廣義上的人口遷移指的是人們的居住地發生永久性或半永久性的變更。每一次的遷移必須同時具有四個互相連結的要素：遷出地、遷入地、遷移的中間障礙、遷移個人因素。根據李氏的遷移理論，人口遷移取決於移出地的正負因素以及移入地的正負因素的比較衡量，最終選擇出最佳方案。此外，中間障礙的因素有時可能是個人心理障礙，或是受到家庭、工作等原因，但這個部分是比較容易逾越的。然而有

²¹ Donald J. Bogue, *Principles of demography* (New York: Wiley, 1969), pp. 1-312.

些中間障礙是有關國家移民政策或是不可抗力的限制，這部分使移民者較難跨越。²²



²² Everett S. Lee, "A Theory of Migration," *Demography*, Vol. 3, No. 1. (1966), pp. 47-57.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 研究範圍

(一) 名詞界定

本文所指之「移民」是一種動態的人口移動，一般來說是指變更長久居住地的遷移，也就是說離開原居住地，搬移至新的地方定居。移民具有雙向性，國際移民又可分為兩種：由國境內往外移出，稱為移民出境或是移出

(emigration)，而從國境外向內移動，則稱為移民入境或是移入

(immigration)。移民的類型取決於空間與時間，對一個移民者來說，遷移是跨越一個國家的邊界，而這個邊界隨時也可能被開啟或封閉。在時間方面，移民的時間通常以一年為界，從停留一年的移民到永久居留的移民。暫時性移民最終會返回母國，而永久移民可能會不定時返回母國。假設發生在 A、B 兩地之間，移民有可能在 B 定居，在某個時間返回 A，也有可能是在 A、B 之間移動。

23

根據歷史經驗，從移民的動機與原因可分為以下類別。²⁴

1. 經濟性移民：經濟性移民屬於自願性、自主的移民，也是比例最多的類型，目的是追求更多的就業機會；此類移民多為需求導向型之移民，也就是移入國缺乏勞動力，因此需要國外移入的人力。
2. 政治性移民：國際難民與政治難民屬於非自願性移民，大多是母國長期發生戰亂，遭遇政治迫害不得不移居他國。
3. 社會性移民：包含家庭團聚的依親移民，或是入境後，尋求政治庇護或透過婚姻、依親方式取得居留權之身分轉換的移民。屯墾移民亦屬於社會性移民的一種。

²³ Russell King, "Theories and Typologies of Migration: An Overview and A Primer," Malmo Institute for Studies of Migration, Diversity and Welfare (MIM), (2013), pp.1-43.

²⁴ 鄭又平，「全球化與國際移民：國家安全角度的分析」，政府再造與憲政改革系列研討會，台灣法愛公德會、國立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2006年2月21日，頁1-17。

4. 非法移民：例如偷渡客、人口販運之被害人。

國際組織認為移民是指居民跨越國境離開出生國或原國籍國，以短期或長期居留為目的前往他國的遷移。但遊客、短期商務考察者、醫療或宗教朝拜等通常不計入移民之列。²⁵俄羅斯對移民的界定也與此相似，指的是因各種原因在非出生國以外的他國定居入籍，長期逗留（一年以上）、季節性或短期逗留（一年以下）的人。目前在俄羅斯的外國移民中定居和入籍的人很少，大多為勞工和經商的經濟性移民。

(二) 研究對象與時間

本文所探討的主題為獨立國協移民對俄羅斯的社會經濟的影響。移民如前段所述，又可分為移民出境與外來移入，本文所指的移民，為外來移入移民，主要是指由他國進入俄羅斯，不具俄羅斯公民身分，進入俄羅斯境內的移入移民。其中遷入俄羅斯的移民大部分為來自獨立國協的經濟性移民，這種性質的移民為了獲得更好經濟條件與社會環境，透過跨國的網絡關係，積極融入移入國之社會、政治、文化等方面。

本文的研究對象為獨立國協，中國及其他國家的移入移民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除了俄羅斯之外，目前獨立國協的成員國包含白俄羅斯、摩爾多瓦、亞美尼亞、亞塞拜然、哈薩克、烏茲別克、吉爾吉斯、塔吉克、土庫曼。本文之研究時間範圍為蘇聯解體後至今，亦即 1992 年至 2018 年 12 月，而喬治亞及烏克蘭分別於 2008 年 8 月 18 日及 2018 年 5 月 19 日退出獨立國協，但由於研究的時間範圍橫跨兩國退出前與退出後，故仍將該兩國納入研究對象之中。再者，由於獨立國家國協的國家數量甚多，故無法討論進入俄羅斯後對移出國所造成的影響，僅專注於探討對俄羅斯國內所造成的社會經濟影響。

²⁵ 郝魯怡，*歐盟國際移民法律制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頁 11。

二、 研究限制

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2012 年國際移民研究報告表示，俄羅斯是世界上最多非法移民的國家，佔該國勞動人口近 7%。²⁶雖然取得俄羅斯境內非法移民的數量很困難，但仍估計有 500 萬到 800 萬人非法進入該國。²⁷俄羅斯的移民機構估計 2017 年俄羅斯境內有 130 萬移民合法工作，350 萬移民非法工作。²⁸亦有專家認為，俄羅斯目前有 500 萬到 600 萬的非法移工。²⁹本文內容將會涉及非法移民的議題，由於非法移民的數據難以掌控，網路上的非官方資料可能與實際情形有所差異，故非法移民數據將以俄羅斯移民局公布的資料為依據。



²⁶ OEC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utlook," <http://www.npdata.be/BuG/165-NV-A-migratie/OECD-Migration-Outlook-2012.pdf> (2012), pp. 266-267, Accessed Date: Oct 30, 2018.

²⁷ Irina Sinitsina,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Russia and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Trends and Outlook," University of Central Asia, Working Paper No. 5 (2012), pp. 1-88.

²⁸ Veronica Eduardovna Matveenko, Nataliya Mikhailovna Rummyantseva & Dina Nikolaevna Rubtsova, "Migration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Today," *Teorija in Praska* (2017), pp. 969-989.

²⁹ Kenneth Rapoza, "Russia to Crack Down on Illegal Immigrants," *Forbes*, <https://www.forbes.com/sites/kenrapoza/2013/04/04/russia-to-crack-down-on-illegal-immigrants/#2b8e7aed1eee> (2013), Accessed Date: Oct. 31, 2018.

第五節 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

一、 研究架構

本文之研究架構分為三個層次，首先概括俄羅斯移民之發展，再針對獨立國協移民做進一步的論述，最後則是說明獨立國協移民對俄羅斯造成的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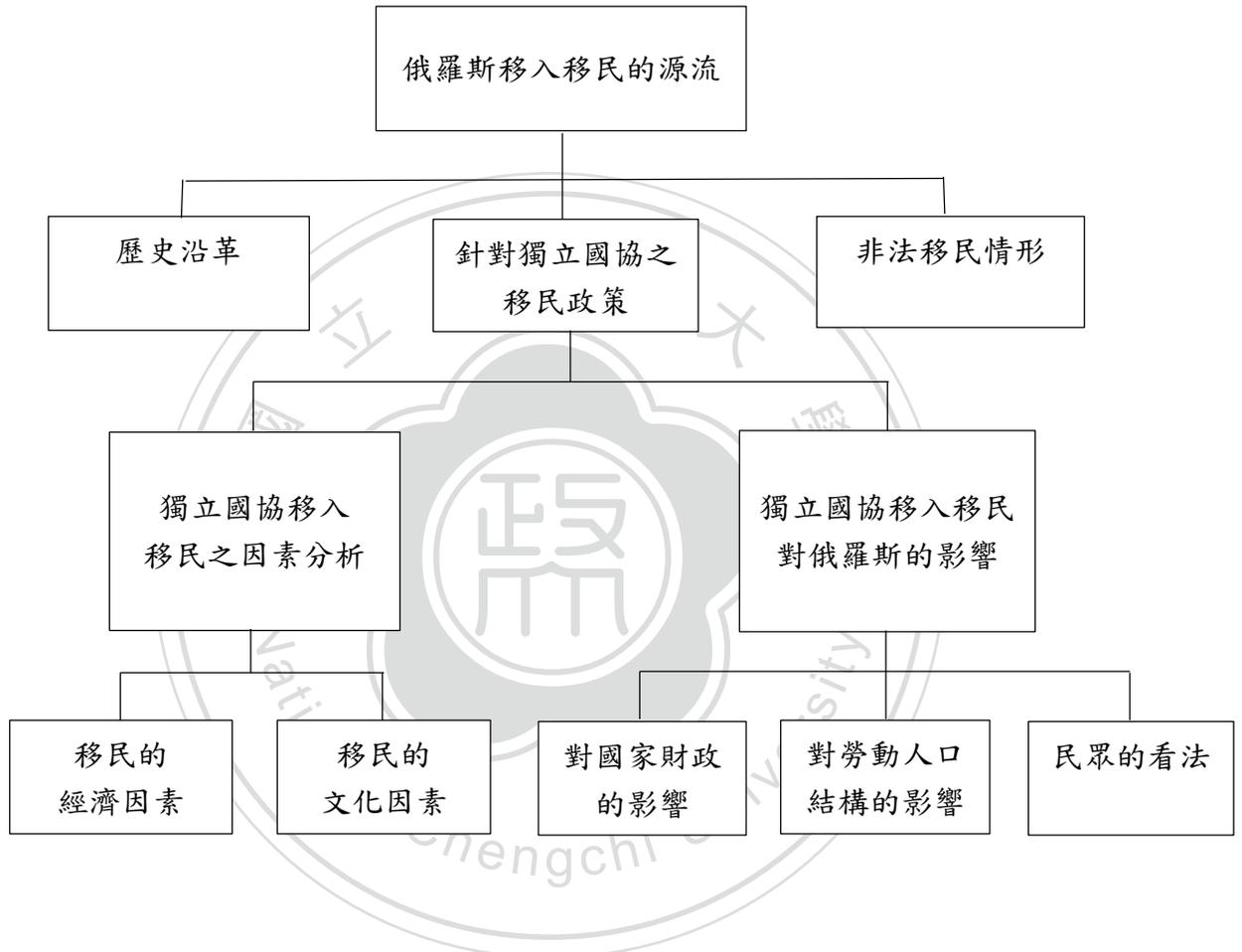


圖 1-1、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二、 章節安排

本論文分為五章。第壹章說明研究動機與目的、相關文獻探討、研究方法與途徑、研究範圍與限制以及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本文第貳章深入了解俄羅斯移民政策階段性的變化、獨立國協與俄羅斯的歷史淵源，以及針對獨立國協的移民優惠政策、政策推行後是否改變移民的意願。雖然俄羅斯的移民在帝俄時期就存在了，但俄羅斯近年來才開始正視移民的重要性與嚴重性。近年來俄羅斯與周邊一些國家形成同盟，持有其中一國的簽證即可以自由往來其他同盟內的國家。然而，這也形成了非法移民的猖獗與國界邊防問題。第參章先介紹獨立國協移民移入俄羅斯境內後的區域分布狀態，以及從事的職業結構。再來檢視移出國的推力與俄羅斯之間的拉力，說明獨立國協移民的特色。另外，獨立國協移民之所以會選擇俄羅斯作為移入地，除了經濟動機外，也由於過去在蘇聯統治下社會、文化的相似性，使其移入俄羅斯，故嘗試用文化因素來探討獨立國協移民與俄羅斯之間的關係。在說明完俄羅斯的移民規章與獨立國協移民之特質後，本文第肆章欲探討獨立國協移民對俄羅斯內部社會經濟的影響。在國家財政方面，多數學者認為移民會為一國經濟及國家財政帶來增長，本研究欲透過各類數據探討獨立國協移民數量與經濟、國家財政增長的關係；在勞動人口結構方面，政府對於透過移民填補勞動人口持正面看法，但有部分俄羅斯居民認為移民勞工會剝奪本地居民的就業機會並干擾薪資結構，本研究欲探討正反兩面論述。最後則是了解俄羅斯當地居民對獨立國協移民普遍的看法。最後第五章，總結研究成果與後續研究建議。

第貳章 俄羅斯移入移民的源流

本章探討俄羅斯境內從帝俄時期、蘇聯時期，到蘇聯解體後至今移入移民的歷史脈絡與特徵，這幾個時期的移民流動與移民政策都跟當時國內外的政治時勢有很大的關連性。再來是蘇聯解體後俄羅斯整體的移民政策與法規，最初旨在討論回歸移民、難民問題，到規範外國人之法律地位，其中也包含了工作申請之程序、勞動許可證、配額等。另外，俄羅斯也特別為獨立國協移民訂定優惠政策，更在歐亞經濟聯盟成立之後，推動勞動市場自由化。最後，移民通常與一地的跨境安全息息相關，透過了解俄羅斯非法移民的問題，也有助於未來移民政策的加強與制定。

第一節 俄羅斯移民之歷史沿革

一、蘇聯以前的移民流動

1908 年至 1914 年間，俄羅斯移出移民與移入移民的交互作用非常頻繁，與俄羅斯帝國的興盛時期共同達到最高點，之後俄羅斯參與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便隨著列寧主義與史達林主義走向閉關自守。俄羅斯的人口政策在早期是移民當中很重要的因素，透過政策的制定，國家可以決定誰能進入或是離開，誰可以成為公民，誰又不能。

1861 年是俄羅斯移民歷史上的分水嶺，在這一年俄羅斯解放了農奴，同時也是俄羅斯帝國對外開放的重要斷點。自 1850 年代到 1860 年代，移民到俄羅斯的人數增加了五倍。1860 年至 1917 年間，俄羅斯的淨移民人數為 450 萬人。在帝俄時期結束之際，每年有多達 50 萬的移民勞工進出，但這個開放時期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1917 年的內戰，以及史達林「一國社會主義」³⁰

³⁰ 史達林在 1924 年提出「一國社會主義」作為他的治國國策，同時也是對古典馬克思主義做了重大修正。他認為在建立一個社會主義世界之前，必須要先在一個成功革命過後的國家裡加強社會主義制度，才去幫助別的國家實現革命。

自給自足的工業發展政策而在 1914 年結束。

到了 19 世紀晚期，俄羅斯開始過濾移民，制定防止特定人口進入的政策。在這之前，俄羅斯的人口政策主要由兩大原則組成：盡可能吸引越多移民來到俄羅斯帝國，並將這些移民留在帝國內。在 18 世紀的時候，俄羅斯政府的政策是向歐洲不同的群體提供不同的優惠條件，例如土地補助、減稅和免服兵役，透過提供特權來吸引移民，但是這種體制並沒有提高外國人想成為俄羅斯公民的意願。俄羅斯與大多數的國家不同，即使俄羅斯在殖民新領土的表現很成功，展現了極大的靈活性，征服各地的菁英並將他們原有的文化納入帝國內部。但歷代很多外國居民從未真正成為俄羅斯公民，這也顯示出俄羅斯的公民身分始終缺乏統一性。

在農奴解放和人口流動性逐漸提升之後，俄羅斯開始只提供土地給自己國家的公民，移入移民開始受到限制。在這樣的情況下，對於非俄羅斯公民來說，他們很難將自己的土地留傳給下一代子女。另外，此時也衍生出對廉價移民勞工的需求與人口安全政策之間的權衡關係，特別是在邊界地區。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俄羅斯遠東地區，修建鐵路的工程依賴大量的廉價亞洲勞工，但同時也引發了對外國人口存在的擔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經濟發展是優先事項，而後開始限制這些外國人並徵收他們的財產。由於外國人在 1890 年至 1914 年期間對俄羅斯的經濟貢獻超過一半，因此這對當時的移民來說影響甚大。³¹

³¹ Joseph Dresen, "Immigration, Emigration, and Empire: Population Politics in Imperial and Revolutionary Russia," Kennan Institute, <https://www.wilsoncenter.org/publication/immigration-emigration-and-empire-population-politics-imperial-and-revolutionary-russia> (2011), Accessed Date: Dec. 19, 2018.

二、 蘇聯時期的移民流動

蘇聯的移民政策主要側重內部移民，其目的是重新分配勞動力。數以百萬的人在蘇聯各共和國中移動，試圖將人口重新安置到人口稀疏的地方（如俄羅斯北部、遠東地區、哈薩克等）來減少自然資源的消耗。人口的流動受到登記制度（прописка）的嚴格管制，但這樣的制度並未明顯抑制移民流動，因為內部和其他共和國之間的流動受到家庭關係與就業環境的影響，故鄉村居民不斷往市區集中。³²

俄羅斯與其他共和國之間的移民分成兩個階段進行，第一階段是從 1950 年代到 1970 年代，有 270 萬人離開俄羅斯而前往其他加盟共和國，這些移出移民大多進入烏克蘭及白羅斯進行戰後重建與發展；流入波羅的海、哈薩克開發休耕地；流入中亞地區建設新興工業化經濟。同時，自其他加盟共和國移入俄羅斯的人數逐漸加大，而開始了第二階段。第二階段發生在 1975 年到 1991 年，這期間俄羅斯的人口增加了 250 萬人。起初，這些流量是透過國家提供福利給自然資源豐富但偏遠的地區來吸引移民，後來則是受到國家重新分配對西西伯利亞（West Siberia）油氣田開發和俄羅斯東部礦產資源的刺激。³³

此外，蘇聯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移民勞工也於此時開始發展。1970 年代晚期，大量來自保加利亞、北韓和越南每年都遷移到蘇聯的主要城市和俄羅斯的偏遠地區。1981 年，蘇聯和越南簽署了一項就業和專業培訓協議，根據該協議，在十年內有超過 10 萬個越南人可以在七個蘇維埃共和國境內工作。³⁴

³² Olga Choudinovskikh & Mikhail Denissenko, "Russia: A Migration System with Soviet Roots,"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https://www.migrationpolicy.org/article/russia-migration-system-soviet-roots> (2017), Accessed Date: Dec 19, 2018.

³³ -----, "Russia: A Migration System with Soviet Roots,"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https://www.migrationpolicy.org/article/russia-migration-system-soviet-roots> (2017), Accessed Date: Dec 19, 2018.

³⁴ -----, "Russia: A Migration System with Soviet Roots,"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https://www.migrationpolicy.org/article/russia-migration-system-soviet-roots> (2017), Accessed Date: Dec 19, 2018.

有許多來自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學生來就讀俄羅斯境內的大學，還有少部分則是在蘇聯其他共和國。1960年，有13,500名外國學生在蘇聯，到了1990年上升到18萬人（其中70%在俄羅斯就讀）。1960年，俄羅斯人民友誼大學（Peoples' Friendship University of Russia）成立，專為培訓第三世界國家的青年共產黨員，來自165個國家的6萬多名學生於此就讀，包含許多來自非洲和拉丁美洲新獨立國家的學生。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地區拉下了一層鐵幕，分成以蘇聯為首的共產主義陣營及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在1920年代晚期開始，俄羅斯嚴格限制移民的進出，直到1980年代後期總統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的改革重建（Перестройка）發生了變化。首先，他允許居民可以短期出國旅遊，漸漸地，他開放德國人回歸德國以及猶太人遷往以色列或美國。從1987年到1991年，有134,000人從俄羅斯遷往以色列、102,000人遷往德國、15,000人遷往美國，更有約20,000人遷往其他國家。³⁵

三、 蘇聯解體後的移民流動

在蘇聯時期鮮少聽聞有外國移入移民，而內部移民是指公民從一個共和國移動到另一個共和國或是從郊區移動至市區。但這樣的情況在蘇聯解體後改變了，俄羅斯成為了大量移民的國家。³⁶自1991年至1995年，來自前蘇聯地區進入俄羅斯的移入移民佔了總移民的90%以上。在此期間，俄羅斯接收了大約1,180萬移民，但同時也約有530萬人離開俄羅斯。³⁷

³⁵ Olga Choudinovskikh & Mikhail Denissenko, "Russia: A Migration System with Soviet Roots,"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https://www.migrationpolicy.org/article/russia-migration-system-soviet-roots> (2017), Accessed Date: Dec 19, 2018.

³⁶ Lyubov Bisson, "Russia's Immigration Policy: New Challenges and Tools," Russia/ NIS Center, No. 91, p. 5.

³⁷ Olga Choudinovskikh & Mikhail Denissenko, "Russia: A Migration System with Soviet Roots,"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https://www.migrationpolicy.org/article/russia-migration-system-soviet-](https://www.migrationpolicy.org/article/russia-migration-system-soviet-roots)

1990 年代初期是前蘇聯地區的俄語溝通者之重新安置期，特別是回歸移民及其後裔。此外，這些前蘇聯國家也開始進行政治改革，造成該地區武裝衝突，這也導致不同種族的難民和當地流離失所的人流入俄羅斯。儘管俄羅斯族人佔俄羅斯人口的 60%，但有許多是說俄語的其他民族。1994 年，超過 110 萬人遷移到俄羅斯，淨移民在那一年到達最高峰，為 810,000 人。³⁸

自 1989 年以來，俄羅斯的移民人口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來自烏克蘭、白羅斯、波羅的海的移民減少，來自中亞與高加索地區的流入量從 1990 年代的 15% 到近年來增長到約 40%。這樣的轉變顯示出臨時移民勞工數量加大，而永久移民減少。³⁹ 然而，獨立國協居民在每個時期移入俄羅斯的動機都不盡相同，因此我們可以將 1991 年 2018 年來自獨立國協的移民根據移民類型及移民動機之變化分為六個階段：

(一) 1991 年至 1992 年

在蘇聯解體之初的人口流動大致上與 1980 年代相似，不過蘇聯解體導致大規模遣返，其中包括第一批大規模的難民和過去蘇聯時期 15 個地區的派遣軍隊。主要是擔心獨立國協新成立的政府因迫切重返民族國家而引發民族歧視，故此時的移民動機大多是政治與民族因素驅使。

(二) 1993 年至 1995 年

這個時期的特點是在後共地區形成單向流動，從俄羅斯移出的人口急遽下

roots (2017), Accessed Date: Dec 19, 2018.

³⁸ Cynthia J. Buckley, Blair A. Ruble & Erin Trough Hofmann, *Migration, Homeland, and Belonging in Eurasia*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2008), pp. 69-98.

³⁹ Olga Choudinovskikh & Mikhail Denissenko, "Russia: A Migration System with Soviet Roots,"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https://www.migrationpolicy.org/article/russia-migration-system-soviet-roots> (2017), Accessed Date: Dec 19, 2018.

降而自外部移入的人口穩定上升。此外，這一時期的俄羅斯人、「俄語溝通者」以及其他持有獨立國協名義國籍居民的移民動機主要是受到政治及經濟因素驅使，追求更穩定的經濟發展和生活水準而移民至俄羅斯。⁴⁰

(三) 1996 年至 2000 年

後共地區在此時期的移民情況相對穩定，主要的特色是區域內移民的收縮，而外部移民相對增加。此時期社會經濟因素逐漸提升，形成新移民的流動特徵。

在蘇聯解體初期佔大多數的被迫移民急遽減少。整體來說，1992 年至 2003 年之間，有 1,637,600 的人口登記為難民或是被迫移民，其中有 1,392,400 人來自後共地區、243,100 人住在俄羅斯境內。⁴¹在 2000 年代，由於俄羅斯的行政限制與後共地區相對穩定的政治局勢，難民與被迫移民的數量不斷下滑。

在 1996 年之後，各種類型勞工的重要性日益增加，以提供大多數新興國家解決當前社會經濟上所需的協助。這個變化主要是基於後共國家的政治穩定、政府對少數民族政策的緩和、流動人口儲備的耗盡，其中包含俄羅斯人、俄語溝通者。然而，許多移民接受國中不友善的社會政治氛圍導致非法移民的快速成長，這代表了新興國家在社會經濟及法律環境的特徵，也是當前他們面臨的主要問題之一。

⁴⁰ 俄語溝通者，指以俄語交流，但居住在非名義族群的非俄羅斯民族地區的居民。這類的居民通常會擔心新成立的國家會對他們有歧視。Cynthia J. Buckley, Blair A. Ruble & Erin Trouth Hofmann, *Migration, Homeland, and Belonging in Eurasia*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2008), p. 93.

⁴¹ -----, *Migration, Homeland, and Belonging in Eurasia*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2008), p. 93.

(四) 2000 年至 2005 年

根據 2002 年俄羅斯的人口普查，自 1989 年上一次人口普查以來，有 11 萬人移民到俄羅斯（淨移民人數為 560 萬），而 99.5% 來自前蘇聯國家，主要是回歸的俄羅斯族人。⁴²在此期間，政治性的移民持續減少，而移民勞工的數量持續上升。同時，俄羅斯對該地區移民流動所形成不成比例的影響變得更加明顯。作為移民的主要移入國，俄羅斯逐漸扮演著提供西方國家移民勞工供應者的角色，並成為那些有意進入西歐國家移民的橋樑。

在普丁上任之後，建立了基礎機構並制定移民政策，目的是為了加強移民政策的執法，其中包含在 2002 年 2 月將移民局併入內政部。儘管這些立法的實施位移民政策提供了更有法律地位、更有建構性的服務，但也因此使移民的地位複雜化，進一步迫使許多人跳脫法律框架。整體來說，移民政策集中於兩個主要問題：難民、被迫移民以及非法移民的地位，國家的政策旨在限制這兩個群體的移民人數。

(五) 2005 年至 2014 年

2005 年三月之後，第五波移民潮形成，此時期的特色包括了移民政策的自由化，旨在增加永久移民、精準掌握移民數量、確立暫時性移民勞工合法的地位、使非法移民的身分合法化以及刺激高技術移民的數量。

政策的轉變主要是基於普丁政府認清當前俄羅斯人口危機的嚴重性。因此頒布了新的移民政策，並為獨立國協居民的回歸制定了獎勵措施，也簡化了學生與在俄羅斯軍隊服務的外國人之入境與入籍程序。整體來說，近期後共地區的移民趨勢是從合法到非法、從政治動機到經濟動機以及從區域外的永久性移

⁴² Yury Andrienko, Sergei Guriev, "Understanding Migration in Russia," CEFIR Policy Paper series, No. 23 (2005), p.14.

民到暫時移民。

(六) 2014 年至今

烏俄衝突所導致的西方制裁以及油價下跌的雙重打擊下，使得移入移民數量下降。2015 年俄羅斯淨移民人數比前一年減少 34,944 人，烏茲別克的移民人數減少了超過 21%、塔吉克人減少了 11%，而吉爾吉斯人減少了 5%。2016 年，俄羅斯淨移民人數回升，達到 261,948 人。⁴³

當今，俄羅斯為世界第三大移入國，僅次於美國與德國。近年來，擁有臨時和永久居留許可的外國人數量有所增長，截至 2016 年 8 月底已經超過 100 萬人，近八成的人來自烏克蘭、哈薩克、烏茲別克、塔吉克、亞美尼亞。⁴⁴經濟因素也從 2000 年起成為移民的目標。復甦的俄羅斯經濟與俄羅斯勞動年齡層的缺乏成為吸引移民之拉力，增加勞動市場上對外國人的需求。⁴⁵

⁴³ Leonid Ragozin, "Russia Wants Immigrants the World Doesn't," Bloomberg,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features/2017-03-14/russia-s-alternative-universe-immigrants-welcome>, (2017), Accessed Date: Dec 19, 2018.

⁴⁴ Olga Choudinovskikh & Mikhail Denissenko, "Russia: A Migration System with Soviet Roots,"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https://www.migrationpolicy.org/article/russia-migration-system-soviet-roots> (2017), Accessed Date: Dec 19, 2018.

⁴⁵ Lyubov Bisson, "Russia's Immigration Policy: New Challenges and Tools," Russia/ NIS Center, No. 91, p. 5.

第二節 俄羅斯針對獨立國協的移民政策

一、 俄羅斯移民事務之權責機構

俄羅斯移民業務的權責機構歷經多次的變化。俄羅斯聯邦移民局（Федеральная миграционная служба России）於 1992 年 6 月 14 日根據俄羅斯聯邦第 626 號總統令「關於俄羅斯聯邦移民局（О федеральной миграционной службе России）」成立，取代了過去的勞動就業部移民委員會（Комитет по делам миграции населения при Министерстве труда и занятости населения РФ），當時的工作內容以難民、被迫移民以及從前蘇聯國家移入俄羅斯的國際移民為主。不過，1999 年葉爾欽總統解散了移民局，並將移民局的權責交由新設立的「民族與移民政策部（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по делам Федераци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и миграционно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民族與移民政策部是基於移民局和前民族部所建立。⁴⁶但到了 2001 年 10 月 16 日該機構被廢除，其職責轉由內務部（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внутренних дел РФ, МВД），並將護照簽證服務納入服務事項，使得移民服務的內容著重在護照與簽證，移民的社會安置與保護幾乎不在移民服務的範圍內。⁴⁷直到 2002 年 2 月 23 日，普丁在內務部重新組建移民事務部（Федеральная миграционная служба в структуре МВД России）旨在打擊非法移民及處理移民勞工的問題。

然而，2004 年開始俄羅斯移民事務的權責開始有了轉變，從 2004 年到 2012 年移民服務都在內務部管轄範圍之內。2004 年 3 月 9 日根據俄羅斯聯邦總統令第 314 號「關於聯邦機構的制度和結構（О системе и структуре

⁴⁶ Studexpo,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ое развитие миграционных структур, https://studexpo.ru/1185310/istoriya/institutsionalnoe_razvitie_migratsionnyh_struktur?fbclid=IwAR18MlIce8WV4SSyg2Y4iTmSov8kO9655dyjg7cOmXjUz63Q4xY2sDGOc24, Accessed Date: May 31, 2019.

⁴⁷ Поставнин Вячеслав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Предложение по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ой Модернизаций Российской Миграционной Политики,» Миграция и денежные переводы в странах региона Европы 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МИРПАЛ, стр. 2.

федеральных органов исполнительной власти)» 和 2004 年 7 月 19 日俄羅斯聯邦第 928 號總統令「聯邦移民局的問題 (Вопросы Федеральной миграционной службы)」，移民局成為內政事務部中的獨立機構，提供護照和簽證的服務。自 2007 年 3 月 21 日起，俄羅斯移民局有權協調移民相關及制定法律草案的活動。

2012 年至 2016 年移民事務直接隸屬俄羅斯聯邦政府管理，直到 2016 年又將移民局編制到內政事務部，因為移民局沒有足夠的權力來搜查和拘留非法移民，若是以獨立的移民機構來處理移民問題，無法充分應對大量的移民流動。因此納入內政事務部有助於提高效率，人員也能精簡化。⁴⁸儘管 2016 年移民局廢除的消息在很久之前就流傳著，但正式將移民局納入內政事務部一事是根據 2016 年 4 月 4 日第 156 號總統令「麻醉藥品、精神藥物及製毒原料和移民領域管制的改善 (О совершенствовани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в сфере контроля за оборотом наркотических средств, психотропных веществ и их прекурсоров и в сфере миграции)」所頒布。現在，有關移民的事項由內政事務部移民事務總局 (Глав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по вопросам миграции МВД России) 所管轄。負責處理護照和簽證制度問題、移民登記、居住登記，以及對外國公民在俄羅斯停留的控管。⁴⁹

⁴⁸ Поставнин Вячеслав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Предложение по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ой Модернизаций Российской Миграционной Политики,» Миграция и денежные переводы в странах региона Европы 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МИРПАЛ, стр. 2.

⁴⁹ Migrant Media.RU, «Упразднение и ликвидация ФМС России - последние новости 2016 года: присоединение ФМС к МВД, передача функций ГУВМ МВД,» <https://migrantmedia.ru/uprazdnenie-likvidatsiya-fms-rossii-poslednie-novosti-2016-goda-prisoedinenie-fms-k-mvd-peredacha-funktsiy-guvm-mvd?fbclid=IwAR1xA91hGwaqCSfQVtW0g7OhXMpT30tccj5ytQtgxxNKJZ2MHYWgyiVYGD4>, Accessed Date: May 31, 2019.

二、 俄羅斯移民政策與法規

同樣地，俄羅斯在移民政策的制訂上也有多次調整。蘇聯解體後，第一波移民至俄羅斯的是來自這些新獨立主權國家的俄羅斯回歸族人，由於過去在蘇聯時期，這些國家對於少數民族並未有適當的保障與規範，在 1991 年這些新主權國家成立後反而被迫遷回俄羅斯。在俄羅斯方面，面對各種不同類型的移民，逐漸了解到過去蘇聯的政策已經無法適用並且需要改革移民政策與法規。根據俄羅斯移民政策與立法的轉型過程，可以看出俄羅斯對移民重視程度與態度的變化。

(一) 蘇聯解體初期的移民政策—納入國際公約與公民身分的確立

俄羅斯移民政策的主要方向最初是由 1992 年 5 月 18 日俄羅斯聯邦政府批准的長期計劃「移民 (Миграция)」所制定。根據俄羅斯的政治和社會經濟條件、國際法準則的要求以及在各國的經驗，俄羅斯宣布了移民政策的基本原則。為了落實這些原則並解決移民政策的優先事項和主要方向，俄羅斯認為有必要建立一個新的移民系統，包括體制結構、法規標準、政策實施的機制及財政支持。⁵⁰初期的政策集中在討論流離失所的問題。為了管理難民，1991 年俄羅斯便依照《世界人權宣言》及其他相關國際公約頒布了《人和公民權利與自由宣言》。1992 年俄羅斯簽署了 1951 年《難民地位公約 (Convention relating to the Status of Refugees)》及其 1967 年之附加議定書。⁵¹同年 3 月 3 日按照執行國際規範的程序，在國家立法方面，俄羅斯政府頒布了第 135 號法令《關於向難民和被迫流離失所者提供援助》。並於 1993 年在關於難民和國內流離失所者的新法律中加入難民議定書的內容，通過了《難民法》、《被迫移民法》以及

⁵⁰ Вадим Рябенко, «Развитие миграционного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а и миграционной системы в России,» <https://magref.ru/razvitie-migratsionnogo-zakonodatelstva-i-migratsionnoy-sistemyi-v-rossii/?fbclid=IwAR2SOPRW2rRGaUu2AffAd6estM9bHcj8PHOG4YmAZgd-IKBT-e-agGjBDkPO> (2014), MAGREF, Accessed Date: May 31, 2019.

⁵¹ Olga Choudinovskikh & Mikhail Denissenko, "Russia: A Migration System with Soviet Roots,"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https://www.migrationpolicy.org/article/russia-migration-system-soviet-roots> (2017), Accessed Date: Dec 19, 2018.

《支持來自原蘇聯各加盟共和國難民和被迫移民的長期移民綱要》。同年，俄羅斯也通過了關於移民自由遷移和居住選擇的法律，擴大了過的移民機會，首次確認了州際協調對這一類群體，包含難民、流離失所者、移民提供援助的必要性。⁵²1994年，俄羅斯政府又將包括其遠東沿海邊疆區、哈巴羅夫斯克邊疆區和阿穆爾州在內的13個地區定為暫時接納外來移民的主要地區。⁵³

另外，蘇聯解體後立即通過了「公民身份法」的規範，與前蘇聯共和國之間仍然保持著密切聯繫，這使得居住在15個獨立國協的居民相當容易可以獲得俄羅斯公民身份。根據「公民身份法」，前蘇聯國家的公民可以簡化獲得俄羅斯公民身份的程序，這也代表申請文件可以直接從申請人所在的國家發送，而不必在俄羅斯境內。然而，該法被一些學者認為是無效的，而且過於官僚主義，因為若想申請成為俄羅斯公民需要遞交許多文件。以難民和國內流離失所者身份逃往俄羅斯的人大多沒有適當的證件，因此無法獲得俄羅斯公民身份。⁵⁴

隨著1990年代第二次移民潮，此時期俄羅斯將移民政策的重心放在移民勞工與打擊非法移民。1998年，俄羅斯政府通過了《1998-2000年俄羅斯聯邦移民綱要》，規定在外國移民勞工的領域中，國家首先保證本國公民在勞動力市場上的優先就業權，然後確定每年接收難民的限額，同時加強對移入移民的監督。⁵⁵

⁵² Kim, Timur, "Changes of Russia's Migration Policies and Human Rights of Labor Migrants," Master's thesis, Asia Pacific Studies, Ritsumeikan Asia Pacific University (2016), p. 17.

⁵³ 強曉芸，「俄羅斯移民政策的調整—《2025年前俄羅斯聯邦國家移民政策構想》」，世界民族，第5期（2013），頁54。

⁵⁴ Kim, Timur, "Changes of Russia's Migration Policies and Human Rights of Labor Migrants," Master's thesis, Asia Pacific Studies, Ritsumeikan Asia Pacific University (2016), p. 18.

⁵⁵ -----，「俄羅斯移民政策的調整—《2025年前俄羅斯聯邦國家移民政策構想》」，世界民族，第5期（2013），頁54。

(二) 普丁政權下的移民政策—外國公民地位與配額的確立

在 2000 年普丁上任之後，為了加以管理不斷湧入的移民，於 2002 年 2 月將移民局併入內政事務部。同年 7 月，國家杜馬通過《俄羅斯聯邦外國公民法律地位法》，對俄羅斯境內外國公民及無國籍人士的法律地位作出規定，並調整對外國公民在俄羅斯停留、居留、勞動、經營及其他活動中與俄羅斯國家權力機關、地方自治機關和公務人員之間所產生的法律關係。該法為保障俄羅斯民眾及國家安全和民族利益，有效地規範外國公民出入境，加強對境內外國人提供法律上的依據。⁵⁶在勞工方面，2002 年 10 月，俄羅斯政府批准了由勞動部起草的第 782 號法規《關於確定向外國人發放赴俄勞動簽證配額的規定》。根據該法規，2002 年 11 月 29 日俄羅斯勞動部、內務部以及經濟發展部共同制訂並實施了《關於在各聯邦行政主體分配外國人赴俄勞動簽證定額的規定》，並規定了俄羅斯各州、共和國外國勞動力的限額。儘管這些法規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國內的勞動力市場，卻制約了人力資源的流動性，對吸引外國勞動力造成了一定的負面影響。⁵⁷

(三) 移民政策的新階段—流程的優化與人口危機的解決方案

2006 年通過、2007 年 1 月生效的《俄羅斯聯邦外國公民和無國籍人士移民登記法》、新版《俄羅斯聯邦外國公民法律地位法（О правовом положении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граждан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以及《俄羅斯聯邦禁止外國人在售貨攤位和市場從事零售工作的政府令》，標誌著俄羅斯移民管理進入了一個可控式管理的階段。新法規的出爐不僅大幅簡化了接收外國人工作的手續，還簡化了外國公民和無國籍人士在俄居住地和臨時居留地辦理註冊和登記

⁵⁶ Federal Law No. 115-FZ of July 25, 2002 "On The Legal Position of Foreign Citizens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with the Amendments and Additions of June 30, 2003, August 22, November 2, 2004, July 18, December 29, 2006, January 6, December 1, 4, 2007, May 6, 2008), <http://en.kremlin.ru>, Accessed Date: Oct. 25, 2018.

⁵⁷ Опора Дружбы, «Проект Концепци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миграционно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на период до 2025 г.,» стр. 1-8.

的手續，體現出俄政府試圖積極管理移民的意志。但同時限制和控制外來移民的數量與活動，依然是當時俄羅斯政府管理移民的主導思想。⁵⁸2007年為解決工作許可合法化問題而發放比2006年多4倍的工作許可，但配額僅使用了30%。⁵⁹不過，禁止外國人從事零售工作後導致外國人大量撤出，嚴重影響俄羅斯人的生活，因此這一政策實際上並未執行，這一政策的失效使政府後來重新審視其移民管理政策。

2012年6月8日，歷時五年，多次修改的《2025俄羅斯聯邦國家政策構想》，進一步確認俄羅斯對於外來移民管理規範進入一個新階段。除了鼓勵生育、吸引海外俄羅斯僑民回歸之外，引進移民也是逆轉人口危機的一個解決方案。俄羅斯從過去將移民視為問題，認為移民跟國際遷移只會帶來麻煩，轉變為主動吸引移民，並取消移民配額與臨時居住許可條款，希冀為俄羅斯社會經濟帶來積極影響。同年12月1日，俄羅斯開始實行勞動移民必須掌握俄語的法律，儘管目前這一要求只限於打算在居民服務、零售及公用事業領域從業的外國移民，但也顯示出俄羅斯政府推進移民融入當地社會的意圖。⁶⁰

普丁於2014年4月再次簡化前蘇聯地區居民取得俄羅斯公民權的條件。以俄語為母語的前蘇聯地區居民須證明其直系血親中有一位是俄羅斯永久居民，再通過面試確認其俄語能力，三個月內就能取得俄羅斯公民身分，但同時也得放棄他國國籍。除了快速取得公民權之外，也放寬符合新條件的居民進入俄羅斯以及延長臨時居留許可的門檻。該法也適用於無國籍身分的人，像是居住在

⁵⁸ 強曉芸，「俄羅斯移民政策的調整—《2025年前俄羅斯聯邦國家移民政策構想》，世界民族，第5期（2013），頁55。

⁵⁹ Поставнин Вячеслав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Предложение по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ой Модернизаций Российской Миграционной Политики,» Миграция и денежные переводы в странах региона Европы 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МИРПАЛ, стр. 5.

⁶⁰ 強曉芸，「俄羅斯移民政策的調整—《2025年前俄羅斯聯邦國家移民政策構想》，世界民族，第5期（2013），頁60。

非公民身份的波羅的海地區俄羅斯族人。⁶¹

根據新法規定，申請人須年滿 18 歲、通過俄語考試，並在法律上持續居住在該國五年。另外，俄羅斯也歡迎對國家、社會有貢獻的高級專業外國人才、於俄羅斯大學畢業的專技外國學生，以及在俄羅斯地區有超過 1000 萬盧布的投資者取得俄羅斯公民身分。⁶²

2018 年 10 月 31 日俄羅斯頒布《2019 到 2025 年俄羅斯聯邦國家移民政策構想（Концепц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миграционной политики на 2019-2025 годы）》，延續了 2012 年所提出的政策。旨在為移民建立更舒適的條件及有利的制度使其能夠在俄羅斯永久居住，並制定明確的入境、居住、工作的規則及獲得俄羅斯公民身份的權利。根據此一願景，移民法應該要加強在簡易規則的適用，使公民更容易理解其意涵。同時，改善法律與組織機制，促進前蘇聯地區的自願性移民（包含回歸移民）融入俄羅斯社會，亦希望透過這些外國移民在專業知識和技能，促進俄羅斯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⁶³

這次的原則包括優先考量俄羅斯及公民的利益，並考慮到俄羅斯人口之間的區域和民族差異。內容涉及了遠東和貝加爾湖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戰略以及直到 2030 年俄羅斯長期社會經濟發展預測。普丁承諾會進一步簡化適用程序及官僚體系，並與地方政府、企業和公共組織一起努力改善移民的生活品質，為

⁶¹ Vitaliy Timkiv, "New citizenship shortcut for Russian-speakers of Soviet, Imperial ancestry," RIA Novosti, Retrieved from <https://www.rt.com/russia/russian-citizenship-ancestors-language-764/> (2014), Accessed Date: Nov. 26, 2018.

⁶² -----, "New citizenship shortcut for Russian-speakers of Soviet, Imperial ancestry," RIA Novosti, Retrieved from <https://www.rt.com/russia/russian-citizenship-ancestors-language-764/> (2014), Accessed Date: Nov. 26, 2018.

⁶³ Sergei Makeev, Ekaterina Matveeva & Oksana Golubeva, "New Version of the National Vision of State Immigration Policy for 2019–2025," <https://www.ey.com/ru/en/services/tax/ey-novaya-redaktsiya-natsionalnoy-kontseptsii-gosudarstvennoi-migratsionnoi-politiki-na-2019-2025-gody> (2018), Accessed Date: Nov 26, 2018.

他們創造新的就業機會、改善經濟條件。⁶⁴

三、 外國人合法工作之申辦程序及簽證

在 2002 年通過的《俄羅斯聯邦外國公民法律地位法（О правовом положении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граждан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當中，除了明確規定外國人的法律地位，也針對外國人的就業問題，在從事勞務活動的許可進行制度管理。雇主只有在取得招募外國雇員許可的情況下才能夠雇用外國人，而外國人只有在取得工作許可後才能在俄羅斯工作。各聯邦依照每年勞動市場的狀況，於優先安排本國動力的基礎上，向政府申請招募外國人赴俄工作之建議與人數。⁶⁵根據俄羅斯的經濟環境和政府政策，再由政府決定每年外國雇員可的配額。2017 年的總配額為 177,043 人，比 2016 年的配額減少 17%。⁶⁶

其中，招募和使用外國勞動力許可證包含以下內容：許可證頒發機構名稱、公司名稱和法定地址、公司的國家登記資訊、許可證的有效地區、所招募外國勞動力的人數和職業、勞動力的來源國、頒發許可證的依據、許可證效期等。而雇主須提供外國員工之彩色照片、護照或有效身份證件、資格證書複本、體檢證明、支付費用的收據給移民局來取得工作許可證。外國人的工作許可證包含以下內容：持證人的身份資訊（彩色相片、姓名、出生日期、國籍、護照號碼、職業）、許可證有效期限、雇主名稱、所依據的招募和使用外國勞動力許可證的資訊、頒發機構名稱、頒發日期等。此外，該法也規定，若雇主使用臨時居留的外國人就業，則需在內務部門開設的帳戶中存入一定金額的費用

⁶⁴ NEWSru.com, «Путин подписал новую Концепцию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миграционной политики до 2025 года,» <http://www.kurier.lt/putin-podpisal-novuyu-koncepciyu-gosudarstvennoj-migracionnoj-politiki-do-2025-goda/> (2018), Accessed Date: Jan. 01, 2019.

⁶⁵ 「外國公民在俄羅斯就業的有關規定、申辦程序和相關情況」，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https://www.fmprc.gov.cn/chn//gxh/cgb/zcgmzysx/oz/1206_13/fyrygth/t248865.htm (2018 年 12 月 31 日)，檢索日期：2019 年 01 月 27 日。

⁶⁶ Expatica, "A guide to getting a Russian work permit," <https://www.expatica.com/ru/employment/employment-law/a-guide-to-getting-a-russian-work-permit-104101/> (2018), Accessed Date: Jan. 11, 2019.

作為保障外國人離境的保證金。中央政府也會建置中央數據庫，即時掌握外國勞動人口的流動，並透過地方部門統計臨時居住在當地的外國勞動力，向中央內務部門和地方就業部門通報外國勞動力出入的情況。⁶⁷

以外國人在莫斯科申請合法工作為例，首先雇主要向公司法定地址所在行政區的勞動就業局為欲雇用的外國雇員申請工作名額。經過一個月的審查後，勞動就業局會提供給雇主核定結果及外國雇員的名額限制。之後將鑑定結果提供給移民局申請雇用外國勞動力許可證，通常審查一個月後予以答覆。許可證將規定可僱用多少外國員工，雇主可以僱用哪些國籍以及可以填補哪些職位。如獲批准，雇主須依照雇用外國勞動力標準支付一定國家規費，領取外國勞動力許可證，再持該許可證向莫斯科市移民局為名額內的每一位外國勞動者辦理一張外國人工作許可卡。審查一個月後，如獲批准，雇主再支付每張工作許可卡的國家規費。此時工作許可卡正本先暫時存放在莫斯科市移民局，雇主憑移民局提供的工作許可卡副本和其它文件向莫斯科市警局為每位外國雇員申辦三個月效期的工作邀請，邀請函辦理時間約二十天，亦需支付一定的國家規費。受邀來俄羅斯工作的外國公民在收到邀請函後，前往俄羅斯駐該國領事館辦理工作簽證入境俄羅斯。外國雇員須提供護照、彩色照片、移民局的邀請函、雇主的來信及工作內容、工作地點和合約日期、醫療證明來申請工作簽證。⁶⁸進入莫斯科後，外國雇員需在當地醫院接受體檢，持體檢合格報告書從莫斯科市移民局領回工作許可卡正本，並在入境後三個工作日內，前往莫斯科市警局換發一年多次往返簽證和相應時間的一年臨時居留許可，支付一定國家規費後，外國雇員就可在莫斯科從事合法的工作。若外國勞工發現雇主沒有許可證，則

⁶⁷ 「外國公民在俄羅斯就業的有關規定、申辦程序和相關情況」，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https://www.fmprc.gov.cn/chn//gxh/cgb/zcgmzysx/oz/1206_13/fyrygth/t248865.htm（2018年12月31日），檢索日期：2019年01月27日。

⁶⁸ Expatica, "A guide to getting a Russian work permit," <https://www.expatica.com/ru/employment/employment-law/a-guide-to-getting-a-russian-work-permit-104101/> (2018), Accessed Date: Jan. 11, 2019.

需要向移民局申請工作許可證。⁶⁹其中，工作許可證又可分為以下三種類型：一般工作許可證、專技人員許可證，以及獨立國協工作特許（patent）。俄羅斯工作簽證通常有效期為 90 天，但可延長至一年，之後每年更新一次，如果外國雇員在俄羅斯逗留超過 90 天，需要申請臨時居留許可（高級專技人員可獲得三年居留許可）。

四、 針對獨立國協之優惠政策

俄羅斯與獨立國協形成了前蘇聯地區特有的移民特徵，俄羅斯希望獨立國協地區能夠保持單一的經濟、社會以及政治空間。獨立國協人數超過移入俄羅斯所有外國公民的 78%；有 85% 的獨立國協移民長期居住在俄羅斯；94% 的外國公民在俄羅斯境內持有臨時或永久居留許可。因此，俄羅斯的移民仍然主要來自前蘇聯地區內的國家，這類似歐盟內部公民的跨國移民。⁷⁰

在歐亞經濟聯盟成立後，這種地區性的移民特徵變的更加明顯。歐亞經濟聯盟成立於 2015 年 1 月 1 日，其成員國包含俄羅斯、白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和亞美尼亞，旨在使貨物、勞務、人力、資本自由化，再進階到經濟、社會政策整合，以建立類似歐盟的超國家組織。⁷¹在擴大歐亞經濟聯盟的背景
下，俄羅斯同意允許亞美尼亞公民（自 2015 年 1 月起）和吉爾吉斯公民（2015 年 8 月）不需要任何許可與手續即可在俄羅斯工作，基本上他們的就業與俄羅斯的公民的就業沒有太大的差別。⁷²

⁶⁹ -----, "A guide to getting a Russian work permit," <https://www.expatica.com/ru/employment/employment-law/a-guide-to-getting-a-russian-work-permit-104101/> (2018), Accessed Date: Jan. 11, 2019.

⁷⁰ Andrey Yakimov, "European and Russian migration policy in perspective," DOC Research Institute, <https://doc-research.org/2018/03/60926/> (2018), Accessed Date: Dec 16, 2018.

⁷¹ -----, "European and Russian migration policy in perspective," DOC Research Institute, <https://doc-research.org/2018/03/60926/> (2018), Accessed Date: Dec 16, 2018.

⁷² OEC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utlook Report 2017," http://medienservicestelle.at/migration_bewegt/wp-content/uploads/2017/10/International_Migration_Outlook_2017.pdf (2017), pp. 54, Accessed Date: Jan 05, 2019.

在聯盟內的移民過程受到歐亞經濟聯盟法所制約。歐亞經濟聯盟條約第 26 條關於移民勞工的規範當中，規定了成員國內規範移民勞工問題的一般原則。其中在 96 條、97 條和 98 條也對移民勞工有相關的規定：第 96 條界定了成員國在移民勞工領域的合作程序和形式，並說明了「勞務活動 (labour activity)」、「成員國勞工 (Member-State worker)」和「移民勞工家庭成員 (family member of migrant workers)」的概念，只有正式僱用和有證件的移民才能在法律上被承認為移民勞工。第 97 條確認了成員國移民勞工自由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原則，同時也為移民勞工的家庭成員在勞動合約的擔保下長期留在俄羅斯。第 98 條為歐亞經濟聯盟移民勞工及其家庭成員確立了廣泛的權利，如果適當實施，可以顯著改善俄羅斯移民勞工的條件，例如確保獲得社會和公共服務。除了提供社會經濟保障外，第 98 條還保護移民的公民權利 (財產保護、現金自由轉移權、國家和雇主資訊公開權)，並支持有效的勞動和社會保護機制及社會權利。⁷³

在申請合法工作的程序當中，獨立國協居民不需要持有簽證，也不需要工作許可證即可入境俄羅斯工作。雇主亦不需要為雇員申請工作許可證，這表示獨立國協的居民可以在政府的配額之外工作。⁷⁴獨立國協居民僅需要在抵達俄羅斯後的 30 天內從所在地區的移民局申請工作特許，若要取得工作特許，需要通過俄語、歷史和立法知識的考試，即可有 60 天的工作時間，工作特許的效期為 12 個月，可以續簽一次。⁷⁵

⁷³ Andrey Yakimov, "European and Russian migration policy in perspective," DOC Research Institute, <https://doc-research.org/2018/03/60926/> (2018), Accessed Date: Dec 16, 2018.

⁷⁴ 2015 年俄羅斯取消了獨立國協居民的配額，僅須在入境 30 天內申請工作特許，再取得工作特許後，然後必須在取得工作特許後的 60 天內找到工作。

⁷⁵ Expatica, "A guide to getting a Russian work permit," <https://www.expatica.com/ru/employment/employment-law/a-guide-to-getting-a-russian-work-permit-104101/> (2018), Accessed Date: Jan. 11, 2019.

第三節 非法移民的情形

在探討移民的源流時，除了以正規程序進入俄羅斯、取得合法許可證的合法移民之外，還有很大一部分是非法移民。俄羅斯由於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在移民的潮流中易成為非法移民的起源地，除了廣大的領土造成制約上的困難、合法進入俄羅斯工作的手續繁雜之外，通常獨立國協也對該國移出移民的合法性視若無睹，再加上雇主與仲介進行非法仲介行為，以賺取利益，導致非法遷移猖獗，⁷⁶引渡非法移民的巨大利潤也使不法分子願意鋌而走險。⁷⁷由於俄羅斯缺乏明確的政策和相關機構，以及資訊交換不平等，因此移民很容易陷入不法程序，而俄羅斯的雇主通常會從這些非法程序中受益。移民對自身權利的認識不足，再加上缺乏法律和社會保障，增加了他們在俄羅斯勞動力市場中的脆弱性。⁷⁸

一、 非法移民的形成

企業只有在獲得相關數量的工作許可證和外國工人的配額後才能僱用移民勞工。移民勞工中大約有 70% 在企業工作，但只有大約 10% 的人是真正在工作配額下工作，這表示剩下超過一半的移民勞工皆是「非法」在俄羅斯工作。⁷⁹有三種類型的人在俄羅斯被列為非法移民：一、非法入境；二、合法入境俄羅斯但未成功取得工作證或是停留超過簽證期限；三、以留學名義入境俄羅斯但實際上是來工作。⁸⁰

⁷⁶ 潘廣云，「俄羅斯的獨聯體勞動移民及相關問題分析」，東北亞論壇，第六期（2008），頁 84。

⁷⁷ 李煒，「俄羅斯移民問題及其發展趨勢」，人口學刊，第 5 期（2005），頁 53。

⁷⁸ Irina Sinitsina,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Russia and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Trends and Outlook," University of Central Asia, Working Paper No. 5 (2012), p. 43.

⁷⁹ Davé Bhavna, "Becoming "Legal" Through "Illegal" Procedures: The Precarious Status of Migrant Workers in Russia", Russian Analytical Digest, No. 159 (2014), p. 6.

⁸⁰ S.V. Ryazantsev, "Labour Migration in CIS and Baltic Countries: Trends, Consequences, Regulation," Moscow: Formula prava (2007), p. 25.

1998 年至 2000 年間，有 150 萬移民非法居住在俄羅斯，在 21 世紀初期更是到達到 300 萬至 500 萬之間。為了真正落實減少非法移民，政府簡化了前蘇聯國家移民取得工作許可證和登記臨時住所的程序。從 2007 年開始，免簽證入境國家的公民可以在沒有雇主的情況下申請許可。這個變化使數十萬人的身分地位合法化，工作許可證也從 2006 年的 57 萬張增加至 2007 年的 120 萬張。因此，2007 年臨時移民勞動力的授權份額從 2000 年的 5% 至 10% 上升到 35% 至 40%。到了 2007 年，前蘇聯國家的移民幾乎佔所有工作許可證的四分之三。

在 2009 年俄羅斯金融危機期間勞動力需求下降導致給移民發放的入境配額總數減少了兩倍。正式登記的移民數量減少了三倍，從 2008 年的 1,350 萬減少到 2009 年的 450 萬。在危機期間，大量的移民從合法變成了非法。從 2008 年到 2010 年中期，估計有 200 萬到 300 萬移民失業，勞動力需求的下降減少了獨立國協移民的就業機會。然而，他們本國的情況更不利，並沒有鼓勵他們返回家園。中亞地區有些政府採取了措施來因應失業，但實際上卻造成了潛在的解僱，只有約 20% 的來自中亞的移民勞工返回祖國，然而，俄羅斯和哈薩克的非法移民達到 65% 至 80%。

來自前蘇聯加盟國的移民有權免簽證入境俄羅斯，可以在俄羅斯停留長達 90 天，而且可以離境再馬上入境，即可以重新延長期限，故導致大多數的移民勞工在沒有登記的情況下工作。⁸¹再者，俄羅斯採用配額的方式來規範移民勞工的數量還是造成了一種自相矛盾的狀況，大量正式的職務空缺與大量的非法移民勞工同時存在。俄羅斯想要透過申請工作許可證的方式讓這些非法移民勞工成為合法的勞工，但是這項政策並沒有促進這些移民勞工合法化，因為申請

⁸¹ Olga Choudinovskikh & Mikhail Denissenko, "Russia: A Migration System with Soviet Roots,"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https://www.migrationpolicy.org/article/russia-migration-system-soviet-roots> (2017), Accessed Date: Dec 19, 2018.

許可證的費用昂貴，造成許多人寧願遊走在法律邊緣也不願意繳上高額的申請費用。⁸²

現代俄羅斯的經濟被視為是「依賴移民」，每年有約 150 萬至 200 萬合法的移民勞工來到俄羅斯。移民勞工佔俄羅斯國內生產總值的 8%。官方數據與俄羅斯移民勞工的實際規模之間存在顯著差異，未登記的移民勞工數量是登記工人數量的好幾倍。俄羅斯未登記的移民勞工的實際數量可能約為 500 萬。他們之中大多數是獨立國協的居民，他們在不需要簽證的情況下進入俄羅斯，但之後沒有取得工作許可，這類移民勞工也最容易被捲入人口販運與勞動剝削。在某些產業非法的比例比較高，像是建築業就有達到 20%。如果是非正式登記的話，在某些產業甚至可以達到一半以上的非法移民勞工。這幾年移民勞工的年齡也逐漸年輕化，這也顯示出這些在母國完成中高等教育的年輕人正在被吸引到俄羅斯工作，同時，也表示移民的母國已經形成了非正常移民和人口販運的社會樣態。在這種情況下，雇主不會加快現代化的生產方式，反而是尋求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方法，利用非法的、廉價的移民勞工的勞動力，來避免繳納社會保障金，甚至有時也沒有支付工資給這些勞工。⁸³

二、 官僚主義與仲介

在與西方關係緊張加劇的同時，大多數的專家都認為移民修正案主要針對來自中亞的移民，以遏止非法移民並向雇主徵稅。然而，新的法規有可能造成反效果，讓非法移民增加。大量的移民勞工可能會採取假登記，或是幾千人同時註冊在一個虛擬公寓中，也可能好幾個人擠在一個擁擠殘破的環境。過去由

⁸² Irina Sinitsina,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Russia and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Trends and Outlook," University of Central Asia, Working Paper No. 5 (2012), pp. 43-44.

⁸³ Sergey Ryazantsev, "Trafficking in Human Beings for Labour Exploitation and Irregular Labour Migration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Forms, Trends and Countermeasures," http://www.cbss.org/wp-content/uploads/2012/11/russian_eng_REPORT_PDF.pdf (2014), pp. 1-87, Accessed Date: Oct 17, 2018.

於登記門檻較低，讓這些游移在法律邊界的外國人相對容易有一個合理的途徑居留在俄羅斯；現在登記門檻變高，非法移民的問題逐漸浮出檯面，估計這個嚴格的新措施將導致數百萬外國人的混亂，使他們在俄羅斯停留的每一天都可能是非法的。⁸⁴

在所有來自獨立國協的移民當中，中亞的移民最容易變成警察和移民局官員勒索的對象。移民局為限制移民人數的規範，加強了對非法移民的打擊。2013年移民局發出65,000份驅逐令，另外禁止了50萬人3年內不得進入俄羅斯。截至2014年10月，共有近100萬移民因涉嫌犯罪活動而被禁止3年內不得進入俄羅斯，其中大部分涉及超過兩項違反有關在該國法律地位的規則或是受到行政罰⁸⁵，受到裁罰的移民中約40%是來自烏茲別克、20%是來自塔吉克。但事實上這些驅逐出境和入境禁令沒有法律依據，也不允許移民有上訴的權利。而且大多數的驅逐令都沒有真正落實，許多移民在缺乏有效證件的情況下留在俄羅斯，從而增加了非法移民在勞動力市場和社會中的比例。⁸⁶

然而，俄羅斯法律和官僚程序的複雜性對於即使是俄羅斯公民來說也不容易進行談判。而大多數移民沒有受過良好教育，也不了解俄羅斯普遍的移民規則。因此，為了獲得在俄羅斯合法生活和工作所需的文件，大多數的移民會選擇向仲介（intermediary）或律師事務所尋求協助，支付一次性的費用來完成所有的程序，若是在沒有仲介協助的情況下直接前往移民局或相關部門有可能會遇到很大的障礙。這些仲介有可能是律師、移民協會等等，他們提供各種移民

⁸⁴ Alexander Avilov, "Foreigners in Russia Are Panicking over New Migration Rules," *The Moscow Times*, <https://themoscowtimes.com/news/foreigners-in-russia-are-panicking-over-new-migration-rules-62130> (2018), Accessed Date: Dec. 30, 2018.

⁸⁵ 行政罰，廣義的行政罰指的是國家及公共團體為行政上目的，要求人民從事各種行為，發生人民應服從行政法上之義務。若人民違背此義務，為確保行政法規之實效，及行政目的之達成，而對人民施加一定之不利益，資為制裁。當行為人因未遵守行政法規，而未履行其行政義務形成不法，而得受行政罰制裁，例如違反交通規則或公共不端行為。

⁸⁶ Davé Bhavna, "Becoming "Legal" Through "Illegal" Procedures: The Precarious Status of Migrant Workers in Russia", *Russian Analytical Digest*, No. 159 (2014), pp. 2-3.

所需文件和能夠使移民合法化的服務，但最重要的——他們通常和國家移民部門、警察局和安全部門內的這些官員密切相關，形成官商勾結的現象。⁸⁷

因此，成為合法移民的過程迫使移民與仲介和官員之間進行各種半合法或非法的交易，這些非法移民的幽靈為官員和仲介帶來了有利可圖的業務，也使得警察和執法官員有機會對移民進行勒索。在這種情況下，「合法」和「非法」移民之間的區別與真實性會越來越難分辨，這些為幫助移民「合法化」而出現的地下經濟使相當多的移民目前處於準法律地位，不斷面臨犯罪、非法和驅逐的威脅。⁸⁸



⁸⁷ Davé Bhavna, “Becoming “Legal” Through “Illegal” Procedures: The Precarious Status of Migrant Workers in Russia”, Russian Analytical Digest, No. 159 (2014), p. 3.

⁸⁸ -----, “Becoming “Legal” Through “Illegal” Procedures: The Precarious Status of Migrant Workers in Russia”, Russian Analytical Digest, No. 159 (2014), p. 6.

第四節 小結

俄羅斯的移民潮經歷了六個階段，每階段均顯示出不同時期移民移入俄羅斯的原因及過程。然而，前蘇聯加盟國許多的人口問題和民族政治衝突，以及蘇聯解體後的移民流動，很大一部分上是受到蘇聯時期移民結果的影響。當今，俄羅斯與前蘇聯國家依舊保持著強大的文化、政治與經濟之間的聯繫，這也反映出需要透過公共政策來加強控管持續不斷的移民模式。

在移民政策的部分，除了透過公民身分法來簡化前蘇聯地區的移民獲得俄羅斯公民身份的程序之外，在普丁上任後也加大對移民政策及法規的規範力度。當前俄羅斯希望能夠吸引先進技術產業、建築業、服務業以及製造業的暫時勞工，獨立國協是當前俄羅斯主要的人力來源，同時也是與俄羅斯免簽證的區域，歐亞整合的進程與歐亞經濟聯盟的擴張將會大大影響俄羅斯，最終俄羅斯的移民政策將會取決於俄羅斯經濟的發展。

儘管俄羅斯透過申請工作許可證的方式來規範移民勞工的合法地位，但由於申請許可證的費用昂貴，造成許多人寧願鋌而走險也不願繳上昂貴的申請費用。然而，在移民申請合法居留或是工作的程序非常複雜又繁瑣，這使得移民依賴仲介協助，這些仲介與政府官員的密切聯繫主導著移民的影子經濟。移民透過中介機構進行各種半合法或非法交易來尋求繼續留在俄羅斯的機會，加上缺乏法律和社會保障，增加了他們在俄羅斯勞動力市場中的脆弱性。

第參章 獨立國協移入移民之因素分析

本章旨在討論獨立國協移民在俄羅斯境內的分布，以及從事的工作類型，移民勞工大多集中在經濟較發達的大城市，從事的產業以勞力密集的建築業、工業，以及服務、零售業為主。再者，透過推拉理論的基礎，可以發現獨立國協移民離開母國不外乎是追求更好的工作機會與生活條件，而俄羅斯在經濟優勢上也存在著吸引力。最後，由於地緣關係與過去蘇聯統治下的連結，獨立國協有著比其他地區的移民更能適應俄羅斯文化的能力，俄羅斯也積極在後共地區推廣柔性權力以及俄語的普及。

第一節 獨立國協移民的區域分布與就業類型

一、 獨立國協移民的區域分布

俄羅斯外國勞動力當中有一半以上是來自獨立國家國協，在 2006 年之前，最多的移民是來自哈薩克。2007 年開始，烏克蘭人的數量逐年增加，到 2015 年來到最高峰，為 146,131 人，2016 年後漸漸趨緩減少。2012 至 2017 年間，移民人數接近 73%。⁸⁹

在 20 世紀末期，俄羅斯淨移民數量開始增長，從獨立國協到俄羅斯的移民勞工大幅增加。1996 年在俄羅斯合法工作的 40 萬外國公民中，超過 50% 是來自獨立國協的勞工和專技人才。其中，烏克蘭仍然是最大的勞動力供應國—約佔總數的 65%，其次是白俄羅斯—約為 9%、摩爾多瓦為 6%、喬治亞為 5%。⁹⁰

⁸⁹ Federal State Statistics Service (FSSS), http://www.gks.ru/wps/wcm/connect/rosstat_main/rosstat/ru/statistics/population/demography, Accessed Date: Jun 02, 2019.

⁹⁰ А. Магомедова, “Некоторые аспекты влияния внешней миграции н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ую ситуацию (рынок труда) в Росс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миграция населения в России, Центр по изучению проблем народонаселения МГУ (1998), стр. 18-20.

俄羅斯的移民勞工被吸引有較多工作機會的主要城市（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地區、聖彼得堡），或是就近選擇位於自己國家邊界的地區（別爾哥羅德地區、濱海邊疆區等），解決俄羅斯提供必要人員的某些行業和產業的問題。就現代經濟政策來看，增加移民勞工的流入對經濟和當地工人來說更有利可圖。⁹¹

在獨立國家國協中，俄羅斯（53.1%）和哈薩克（28.7%）對移民勞工最具有吸引力，這也可以解釋為何這兩個國家的經濟比較發達。俄羅斯是移民勞工的主要中心，其中移民勞工聚集的城市為：莫斯科（佔總移民勞工的 22.7%）、葉卡捷琳堡（7.2%）、新西伯利亞（6.7%）、薩馬拉（5.4%）、巴爾瑙爾（4.1%）、奧倫堡（3.3%）、鄂木斯克（3.1%）、新庫茲涅茨克（3.1%）、蘇爾古特（2.9%）、克拉斯諾亞爾斯克（2.4%）。另外，在莫斯科、巴爾瑙爾、新庫茲涅茨克和蘇爾古特移民勞工的活動類型中，建築業為主要從事的產業。對於前往上述其他地區的移民勞工來說，主要活動是貿易。⁹²

即使在當前的經濟危機期間，俄羅斯的移民勞工仍然是歐洲接收移民數量最多的國家之一。2016 到 2017 年，外國公民獲得了大約 170-180 萬份的工作許可和工作特許，而有數十萬的外國人可以在沒有特別許可的情況下工作。

此類的外國人包括歐亞經濟聯盟國家的公民以及擁有臨時居留許可或居留許可的人。2017 年，有 490 萬抵達俄羅斯並在停留地點登記的外國人是以前工作的目的抵達俄羅斯，其中 822 萬人是歐亞經濟聯盟國家的公民。截至 2017 年底，持有居留許可和臨時居留許可的人數達到 110 萬，其中約 80% 的工作年齡

⁹¹ А. Магомедова, "Некоторые аспекты влияния внешней миграции н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ую ситуацию (рынок труда) в Росс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миграция населения в России, Центр по изучению проблем народонаселения МГУ (1998), стр.65-72.

⁹² Геннадий Кумсков, «Взгляд из стран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я мигрантов: тенденции развития процессов трудовой миграции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 Трудовая Миграц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миграция населения: Росс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ый мир Выпуск 14 (2005), стр. 105-111.

為 18 至 59 歲。⁹³

1996 年，俄羅斯招募外國勞工參與了國內的 82 個項目。他們的吸引力來自於俄羅斯經濟的重組和越來越多集中於西西伯利亞地區的原料開發，以及資金向西方的巨額轉移，其主要流量透過莫斯科進行。其中，中部地區的外國勞動力集中度最高，佔了 34.51%，而西西伯利亞地區為 20.04%。其最大的流入地區仍然是以莫斯科和莫斯科地區為主——分別為 23.68% 和 5.89%。

移民勞工消除了區域和部門勞動力市場瓶頸，由於代溝導致的歷史流動性水平下降，以及當前社會經濟遷移傾向所導致的實際流動性水平下降。在經濟衰退期間，勞動力流入允許動力市場能夠接受更大變化，減輕結構變化對當地勞動人口的影響。

二、 獨立國協移民的就業類型

這些來自獨立國家國協的移民勞工提供俄羅斯各地所需的勞動力，其中有 94% 的獨立國協勞工在以下這些地區工作，他們可以選擇中部、西北部和中部黑土地區、北高加索地區、西部和東部西伯利亞。然而，大約有 20% 的移民勞工進入莫斯科。例如，在建築業方面，大約有 5.5 萬人。在運輸業方面亦超過俄羅斯的平均水平。這些人主要來自烏克蘭，因為在莫斯科做同樣的工作，但薪資卻比在烏克蘭多 7 到 10 倍，而司機則是多 3.2 倍。

來自獨立國家國協的移民勞工使用免簽證條件進入俄羅斯境內，但在僱用時應確認他們的工作權，而工作權又是根據雇主收到的許可證所簽發的。儘管獨立國協從比什凱克協議中的免簽證運動退出，以及暫停莫斯科協定關於外國

⁹³ Olga Choudinovskikh, "Statistics 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Russia: the current situation,"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Europe, Working paper 11, pp. 1-10.

公民通過其領土過境程序，但俄羅斯在這方面繼續與一些新興國家發展合作。俄羅斯與烏克蘭、亞塞拜然、亞美尼亞和摩爾多瓦簽署雙邊公民免簽證協議，並與亞美尼亞、摩爾多瓦、烏克蘭和吉爾吉斯在移民勞工的地位達成了協議，使得大量的亞美尼亞、亞塞拜然、烏克蘭和摩爾多瓦僑民在北高加索地區定居。這些族群大多從事俄羅斯人不願意做的工作，先進入俄羅斯的移民找到工作後也會介紹給其他同胞，因此會出現特定族群從事特定工作的情形，亞美尼亞人——在貿易、建築和服務部門（裁縫、製鞋、餐飲業）、烏克蘭人——從事建築和維修工作、摩爾多瓦人——運輸和農業。⁹⁴

以吉爾吉斯為例，在莫斯科的吉爾吉斯移民從 18 歲到 45 歲不等，平均年齡為 30 歲。幾乎 80% 是來自吉爾吉斯南部地區的人，且有 58% 都是男性。吉爾吉斯移民家庭的平均人數為 6 人，在莫斯科大多數吉爾吉斯的移民勞工都會與一兩個家庭成員同住。受中高等教育的有機會成為教師、律師等。在移民到俄羅斯之前，部分吉爾吉斯的移民勞工曾在私部門或是公部門工作，其中包括土木工程、電信、貿易和教育等。此外，41% 的移民有額外收入，主要來自農業和畜牧業。這些資訊顯示，前往俄羅斯的移民主要是年輕人，雖然不一定是單身或男性，但都是為了尋找工作而移民到俄羅斯。大多數移民勞工將家人留在家鄉，如果配偶雙方都在國外工作，他們的子女往往留在吉爾吉斯由祖父母或其他親屬照顧。⁹⁵

⁹⁴ 比什凱克協議，為獨立國家國協框架下唯一的多邊協議，其確認了被迫公民與被驅逐公民在強制驅逐前返回其居住地的權利。該文件大大簡化了被遣送回國者財產的出入程序，賦予他們免簽證權、解決養老金問題，返回永久居住地的安排等。Сергей Рязанцев, «Иммигранты на Российском Рынке Труда: Подходы и Практики 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на Федеральном и Регионном Уровнях 1,» Трудовая Миграц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миграция населения: Росс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ый мир Выпуск 14 (2005), стр. 98.

⁹⁵ Lira Sagynbekova, "International Labour Migr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Issues and Challenges of Kyrgyz Migrants in Russia," University of Central Asia, Institute of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No. 39 (2017), p. 10.

三、 獨立國協移民的性別分布

另外，移民也與性別及年齡有很大的關係，性別會決定該由誰去新的地方，誰留下來，工作類型也會因性別不同而有所差異。在國際移民的背景下，性別塑造了移民接受國的整合模式，以及跨國實踐，還有匯款行為，同時也影響了移民在重返原生國的社會整合軌跡。大部分的男性移民受僱於需要耗大量體力的建築業，其收入高於主要從事貿易和服務業的女性移民。女性移民的比例約占了 30-40%，女性在統計數據中的可見度低於男性，因為她們大多投入於地下勞動力市場，亦或是家庭服務、商業、護理工作、娛樂業（例如，俄羅斯約有 300 萬名女護士和保姆，其中 200 萬是外國女性）。男性通常以團體方式招聘，而女性通常以個體方式被招募，另外，在法律地位的部分，女性在勞動權利和社會福利方面的保護也較少，而且社會上對女性移民勞工的看法相對於男性也比較負面。然而，男性和女性在移民法、國家互動中的脆弱性，與雇主和房東的互動關係以及跨國行為方面幾乎沒有差別。⁹⁶

再者，我們也可以發現，在俄羅斯境內所有獨立國家國協的女性移民當中，中亞婦女是最脆弱的群體。她們在能夠取得醫療服務的情況下忍受著最惡劣的生活條件，但他們將大部分的薪水匯款回家。2015 年，獨立國協女性移民的平均比例為 15.7%。特別的是，在中亞五國當中，⁹⁷吉爾吉斯有較積極的女性移民，佔了當地勞工移民的 31%，烏茲別克佔了 13.4%，而塔吉克佔了 9.6%，吉爾吉斯的婦女比例最高；在持有臨時和永久居留許可的移民方面，獨立國協平均為 49%，吉爾吉斯女性為 58%，烏茲別克為 45%，塔吉克則是 34%。吉

⁹⁶ Anna Rocheva & Evgeni Varshaver, "Gender Dimension of Migration from Central Asia to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sia-Pacific Population Journal*, UNESCAP, Vol. 32, No. 2 (2017), pp. 87-135.

⁹⁷ 此處並未提及哈薩克及土庫曼，原因為：哈薩克的經濟現況在獨立國協當中僅次於俄羅斯，在中亞國家也被視為移民接受國；而俄羅斯境內的土庫曼移民數量每年僅約 5,000 人，數量與其他國家相差甚遠。

爾吉斯不僅有更多的女性移民，而且大多都是年輕女性。30 歲以下的移民婦女佔吉爾吉斯公民的 20%，塔吉克公民只佔 7%。⁹⁸

獨立國家國協與俄羅斯之間的經濟發展和生活水平差距，需要透過俄羅斯、社會網絡、運輸基礎設施和共享文化和語言空間，因此有女性移民的特定因素。首先，俄羅斯服務業一直在增長，這也形成對女性勞動力的大量需求。在服務業方面的就業往往需要擁有高階的俄語能力。一般來說，俄語在當地保存較好或是中上程度的國家（如白俄羅斯、亞美尼亞、哈薩克、吉爾吉斯、摩爾多瓦）在俄語精通度會比保存較差的國家（如塔吉克）之俄語能力來的好。⁹⁹此外，身為歐亞經濟聯盟的一員，他們可以免於工作許可證或工作特許的必要性，從而使他們對雇主更具吸引力。¹⁰⁰

⁹⁸ Anna Rocheva & Evgeni Varshaver, "GDimension of Migration from Central Asia to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sia-Pacific Population Journal*, UNESCAP, Vol. 32, No. 2 (2017), pp. 87-135.

⁹⁹ Svetlana Maximova, Oksana Noyanzina, Daria Omelchenko & Margarita Maximova, "The Russian-speakers in the CIS countries: migration activity and preservation of the Russian language," *MATEC Web of Conferences* 212, No. 10005 (2018), p. 1.

¹⁰⁰ Lira Sagynbekova, "International Labour Migr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Issues and Challenges of Kyrgyz Migrants in Russia," *University of Central Asia, Institute of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No. 39 (2017), p. 12.

第二節 獨立國協移民的經濟因素

當代移入俄羅斯之移民發展可以取決於諸多因素，有些是蘇聯時期在外的俄羅斯族人返回家鄉，也就是回歸移民；有些則是逃離戰亂與衝突，但最大一部分還是到俄羅斯尋找更好的工作機會與生活條件，其主要因素的構成與移民理論當中的推拉理論有著密不可分的關連性，並循著由鄉村移往城市的模式遷移。這是由於在蘇聯解體以前這些地區都是屬於同一個國家，故獨立國協居民移入俄羅斯的情形儘管是屬於外部移民，卻存在內部移民的性質，吸引著他們前往俄羅斯這個核心地區。¹⁰¹

一、 推拉因素

蘇聯的解體導致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經濟潛力的差異增大，每個共和國的經濟人口不斷惡化，這反過來刺激了移民勞工流入俄羅斯。因此，我們將推拉理論運用在解釋獨立國家國協移民移入俄羅斯的現象，可以發現獨立國協移民由於國內經濟狀況不佳，大部分的人生活水準惡化，再加上嚴重的失業率、低工資與充滿不確定性的國家前景，種種的因素形成推力使得當地居民向外尋求機會；在拉力的部分，除了移民本身到俄羅斯追求更高的工資及生活品質之外，還有俄羅斯勞動市場對於勞工的大量需求。不論俄羅斯當今在全球排名下的經濟發展及就業機會，與其他獨立國家國協相比起來，發展的程度確實較高。

目前俄羅斯境內的移民約佔了俄羅斯 15% 的勞動力，近年來為了解決國內勞動力不足的問題，推出一系列的政策吸引移民。2009 年俄羅斯金融危機與 2014 年石油價格下跌引發的經濟危機，使得經濟性移民無法續簽工作許可證，因而反映在隔一年的移民流量上，使得 2010 年與 2015 年的淨移民分別減少了

¹⁰¹ Thomas K. Bauer, John P. Haisken-DeNew & Christoph M. Schmidt, "International Labour Migration. Economic Growth and Labour Markets: The Current State of Affairs," RWI Discussion Paper, No. 20 (2005), pp. 111-135.

約 36% 及 12.5% (參見表 1-1)。¹⁰²復甦的經濟與勞動力的缺乏成為了 2000 年以來移民最大的吸引力，增加市場上對外籍勞工的需求 (參見表 3-1)。¹⁰³

表 3-1、俄羅斯淨移民成長率 (1998 年~2015 年)

年份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成長率	-17%	-45%	29%	-66%	7%	-54%	12%	172%	23%	81%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0.9%	2%	-36%	102%	-7%	3%	-5.2%	-12.5%	6%	-19%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自俄羅斯聯邦統計處 (Federal State Statistics Service, FSSS)，

http://www.gks.ru/wps/wcm/connect/rosstat_main/rosstat/ru/statistics/population/demography,

Accessed Date: Oct 17, 2018.

(一) 推力

中亞與高加索地區的移民流動是世界上最廣泛和最穩定的移民之一，而這些地區的高貧困率和低生活水平是造成這種移民流動的主要推動因素。俄羅斯提供更好的就業機會和更高的工資吸引了吉爾吉斯、塔吉克、土庫曼和烏茲別克的移民勞工。在失業率方面，亞塞拜然、哈薩克和俄羅斯的平均失業率較低且下降 (約 5%)，而亞美尼亞、喬治亞，以及其他中亞國家的失業率居高不下。這些國家的農村居民受失業的影響最大。大多數農村人口透過食用他們種植的水果、蔬菜和牲畜來為自己提供正常工作。農村地區的許多人甚至沒有註冊工作證明。不僅沒有工作，最重要的是缺乏職業前景，特別是在農村地區，

¹⁰² OEC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utlook Report 2017,"

http://medienservicestelle.at/migration_bewegt/wp-content/uploads/2017/10/International_Migration_Outlook_2017.pdf (2017), pp. 226-227, Accessed Date: Oct 16, 2018.

¹⁰³ Leonid Ragozin, "Russia Wants Immigrants the World Doesn't," Bloomberg,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features/2017-03-14/russia-s-alternative-universe-immigrants-welcome>, (2017), Accessed Date: Dec 19, 2018.

因此，促使人們前往俄羅斯尋找工作。¹⁰⁴

然而，在其他獨立國協的國家當中，經濟狀況與俄羅斯相比之下顯得較不發達。近年來經濟表現較好的國家為白俄羅斯、亞美尼亞、烏克蘭，以及哈薩克，蘇聯解體以來表現最好的年份分別為 2014 年的 788 億美元、2008 年的 116 億美元、2013 年的 1,833 億美元，以及 2013 年的 2,366 億美元。其中白俄羅斯、亞美尼亞與哈薩克也是歐亞經濟聯盟的成員國。¹⁰⁵

我們根據 2008 年至 2016 年俄羅斯移民中 14 歲以上人口遷移的原因，發現其中國內遷移有四組原因的比例超過了三分之二：個人、家庭、工作，以及返回原居住地。其他的移民原因還有族際關係的加劇、犯罪的惡化、環境問題、氣候條件等。與教育和工作有關也是內部移徙的重要原因，然而它們的流動比例不穩定，並未表現出與總體經濟有明顯關係（參見表 3-2）。

表 3-2、俄羅斯內部遷移原因

原因	年份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個人或家庭因素		61.1	58.9	59	50.1	47.4	45.8	45.5	43.8	34.8
教育		8.1	8.4	8.5	11.5	12.7	14.1	14.8	16.9	8.9
工作		10.7	10.8	9.8	13	14.4	14.5	13.7	13	8.7
返回原居住地		11.5	11.2	9.5	6.5	4.9	4.3	3.6	3.4	2.7
族群關係緊張		0.03	0.03	0.03	0.04	0.03	0.02	0.02	0.03	0.02
犯罪的惡化		0.02	0.02	0.03	0.03	0.02	0.02	0.02	0.02	0.02
對環境不滿意		0.2	0.2	0.2	0.3	0.3	0.3	0.3	0.3	0.3
自然氣候不理想		0.3	0.2	0.3	0.3	0.3	0.3	0.3	0.3	0.3
其他		7.1	9.2	12	16	17.3	17.1	17.7	17.7	14.3
未說明之原因		1	0.9	0.8	2.2	2.7	3.7	4	4.6	3.5

說明：單位（%）

資料來源：Аналитический Центр При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Миграция населения в России: тенденции, проблемы, пути решения», Социальный бюллетень (2018), стр. 28.

¹⁰⁴ Tatiana Karabchuk and Daria Salnikova, "The Economic Impact of Migration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Tax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Asia-Pacific Population Journal, Vol. 32, No. 2 (2017), pp.139-140.

¹⁰⁵ -----, "The Economic Impact of Migration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Tax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Asia-Pacific Population Journal, Vol. 32, No. 2 (2017), pp.139-140.

另外，在外部移民方面，遷移的原因及其動態結構與內部遷移的結構非常相似。外部移民在社會和勞動力因素的比例明顯比國內遷移高、由於工作和教育，以及種族間關係和犯罪基因條件的惡化，也是造成俄羅斯外部移民增長的原因，且該增長是顯而易見的（參見表 3-3）。¹⁰⁶

表 3-3、俄羅斯外部移入原因（%）

原因 \ 年份	移入		移出		成長	
	2008	2016	2008	2016	2008	2016
個人或家庭因素	67.5	43.2	67.7	57.3	67.4	42.8
工作	9.4	18	6.3	8.4	9.9	18.3
其他	8.8	11.7	7.5	19.8	9	11.4
教育	1.4	7.1	1.9	2.7	1.3	7.3
族群關係緊張	1.4	6.1	0.1	0.1	1.6	6.3
返回原居住地	4.5	1.6	12.6	6.4	3.2	1.4
犯罪的惡化	0.1	1.5	0	0	0.1	1.6
對環境不滿意	0.2	0.2	0.1	0.2	0.3	0.2
自然氣候不理想	0.3	0.2	0.4	0.3	0.3	0.2
未說明之原因	6.4	10.4	3.3	4.9	6.9	10.6

說明：單位（%）

資料來源：Аналитический Центр При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Миграция населения в России: тенденции, проблемы, пути решения», Социальный бюллетень (2018), p.29.

(二) 拉力

各國之間的薪資差異決定了移民的選擇。從薪資來看，俄羅斯和哈薩克的月平均薪資最高，分別為 689 美元和 526 美元。相比之下，塔吉克的月平均薪資僅為 81 美元，而吉爾吉斯的月平均薪資為 155 美元。全職勞工最低工資的數據顯示出各國之間的差異，其範圍為 3 至 18 倍。在亞美尼亞、亞塞拜然和哈薩克，最低薪資約為每月 125 美元；在喬治亞和吉爾吉斯等國家，每月不超過 20 美元，而俄羅斯的全職勞工的最低工資是獨立國家國協中最高的，每月 367 美

¹⁰⁶ Аналитический Центр При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Миграция населения в России: тенденции, проблемы, пути решения», Социальный бюллетень (2018), стр. 30.

元。¹⁰⁷

此外，根據世界銀行自 1991 年至 2017 年獨立國協各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ion, GDP，以下簡稱為 GDP）顯示，所有的獨立國協的國家當中，俄羅斯在經濟上的表現比其他國家來的發達許多。2000 年以前，雖然俄羅斯的經濟表現比其他國家來的好，不過差距不大，但在 2000 年之後俄羅斯的經濟逐年加大成長，在 2008 年 GDP 來到 11,635 美元，也是蘇聯解體後的第一次高峰。儘管 2009 年受到金融危機的負面影響，俄羅斯在 2010 年到 2013 年間的表經濟穩定成長，2013 年又來到新的高峰為 16,007 美元，直到 2014 年受到國際油價下跌的衝擊導致 GDP 大幅下降，但在 2017 年又逐漸恢復（參見圖 3-1）。



¹⁰⁷ Tatiana Karabchuk and Daria Salnikova, "The Economic Impact of Migration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Tax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Asia-Pacific Population Journal*, Vol. 32, No. 2 (2017), p. 1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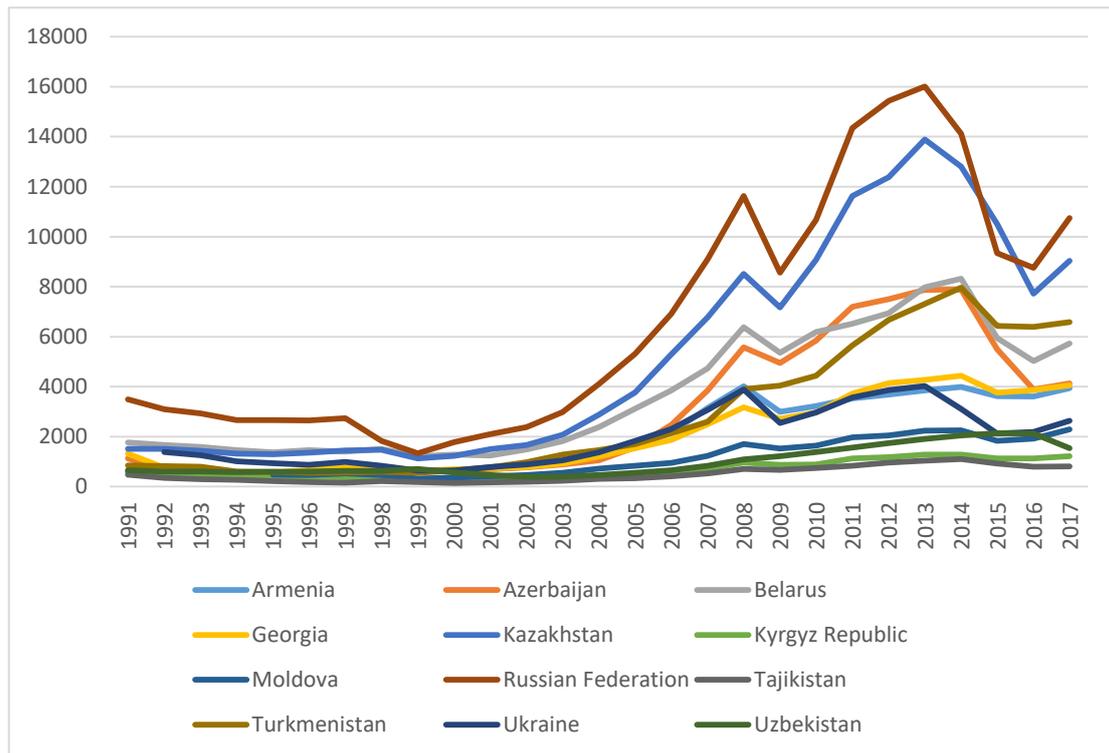


圖 3-1、獨立國家國協人均 GDP (1991 年~2017 年)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自世界銀行數據(The World Bank Data)，<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

俄羅斯在 2009 年金融危機後至 2017 年間，外部移民的數量維持穩定。而造成這種趨勢的原因之一是美元的穩定回升和盧布的減弱，以減少在俄羅斯國內以美元計算的員工月均名義工資購買力，這對移民勞工是非常重要的，特別是來自獨立國協的移民。對這些移民來說，他們的收入是家庭的重要的經濟來源。10 年來，盧布匯率下降了 2.5 倍（從 2006 年的 1 美元兌 27.19 盧布到 2016 年的 1 美元比 67.05 盧布）。按美元計算，俄羅斯勞工平均每月名義應計薪資雖然在 10 年內從 395 美元增加到 548 美元，但在 2014 年到 2016 年間減少了三分之一以上。¹⁰⁸

¹⁰⁸ Аналитический Центр При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Миграция населения в России: тенденции, проблемы, пути решения», Социальный бюллетень (2018), стр. 17.

這樣的減少當然無法刺激外國居民，尤其是經濟發達國家居民向俄羅斯的遷移，這影響了 2007 年到 2016 年外部移民的平衡動態，主要是來自獨立國協的移民。因此，盧布匯率的削弱限制了移入移民、外部移民平衡的增長，以及俄羅斯 2025 年前人口政策概念所欲實現的人口目標。¹⁰⁹

減少外部移民平衡的另一個原因可被認為是 2009 年金融危機後俄羅斯人口生活水平指標的弱勢動態（實際可支配現金收入、工人的實際月平均薪資、貧困水準等），從整體來看，它是刺激俄羅斯人出國尋求更有利生活條件的一個因素。在接下來的幾年中若保持這種趨勢，特別是如果假設移出國和移入國的社會經濟狀況可能有所改善，就會使 2025 年每年超過 30 萬人的移民增長率目標複雜化。在這方面，考慮到各區域和整個俄羅斯聯邦的社會經濟發展前景，制定外部移民政策的新方法和調節俄羅斯移民流動的新機制是有利的。¹¹⁰

根據 2016 年獨立國家國協的數據以及包括 12 個國家在內的其他國家的樣本確定了外國人口的移民取向水平，2016 年俄羅斯的移民達到最大數量。如計算所示，2016 年獨立國家國協人口（36.99 人/1 萬人）的移民取向顯著超過世界其他人口抵達俄羅斯的（0.13 人/1 萬人）（參見圖 3-2、3-3）。¹¹¹

其中，獨立國家國協當中每個國家的移民指標不同，亞美尼亞人最關注俄羅斯，最少的是土庫曼。這反映了各國福利總體水平的比率：如果在俄羅斯，2016 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 24,800 美元，亞美尼亞則為 8,800 美元，土庫曼為 1,690 美元。¹¹²

¹⁰⁹ -----, «Миграция населения в России: тенденции, проблемы, пути решения», Социальный бюллетень (2018), стр. 17.

¹¹⁰ -----, «Миграция населения в России: тенденции, проблемы, пути решения», Социальный бюллетень (2018), стр. 3.

¹¹¹ -----, «Миграция населения в России: тенденции, проблемы, пути решения», Социальный бюллетень (2018), стр. 18.

¹¹² -----, «Миграция населения в России: тенденции, проблемы, пути решения», Социальны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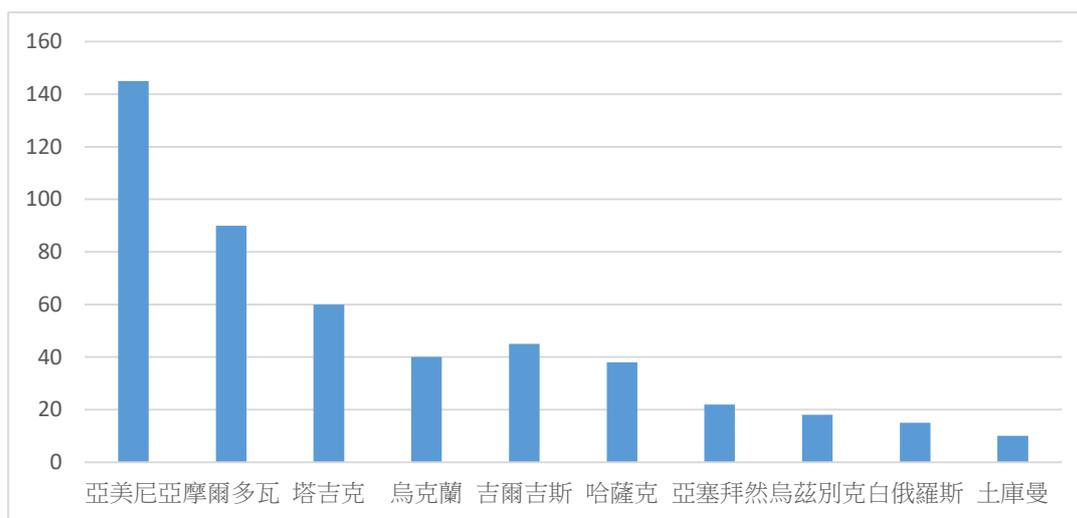


圖 3-2、2016 年俄羅斯外部移入移民之國家分布 (1)

說明：該圖單位為俄羅斯境內每一萬個移民的國家分布

資料來源：Аналитический Центр При Провительстве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Миграция населения в России: тенденции, проблемы, пути решения», Социальный бюллетень (2018), стр.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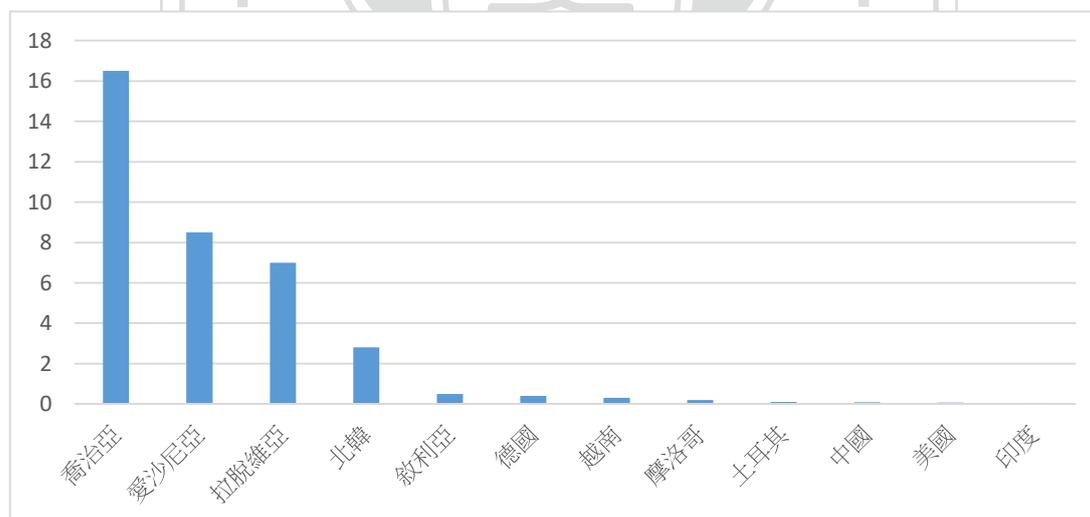


圖 3-3、2016 年俄羅斯外部移入移民之國家分布 (2)

說明：該圖單位為俄羅斯境內每一萬個移民的國家分布

資料來源：Аналитический Центр При Провительстве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Миграция населения в России: тенденции, проблемы, пути решения», Социальный бюллетень (2018), стр. 19.

在俄羅斯外部移民的樣本中，獨立國家國協的移民指標顯著高於其他外國地區。其中，指標最高的地區皆為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移出國人口遷移方向指標的差異可能與地理、歷史、政治、經濟、民族等因素的作用有關。因此，這些因素的分析對於訂定合理的俄羅斯外部移民長期預測以及根據移民政策的相關方向是俄羅斯當前重要的任務。¹¹³



¹¹³ Аналитический Центр При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Миграция населения в России: тенденции, проблемы, пути решения», Социальный бюллетень (2018), стр. 17-19.

第三節 獨立國協移民的文化因素

文化是經過好幾代人學習傳承的，包含社會中的信仰及價值觀，將人們連繫在一起。學者布格拉（Dinesh Bhugra）指出，種族（racial）、文化（cultural）和族群（ethnic）構成一個人身份的一部分，而身份將隨著個人和社會層面的發展以及遷移和文化適應而發生變化。族群可能由同一種族或是不同種族組成，但一定有共同的文化特徵，包含歷史、信仰、價值觀、飲食和娛樂、宗教和語言。¹¹⁴在探討獨立國協移民的文化因素當中，除了俄羅斯的傳統文化之外，還有俄羅斯在後共地區積極推廣的「俄羅斯世界」概念都對獨立國協移民有深遠的影響，以下將針對上述兩項文化因素做進一步的論述。

一、 俄羅斯的傳統文化

布格拉表示，文化認同包括宗教、儀式、語言、飲食習慣和休閒活動。宗教可以保護價值觀，培養歸屬感。透過儀式對於個人文化認同的發展很重要，遵循儀式會影響個人在文化群體中被接受的程度。在語言方面，書面和口頭都是一種文化標記。娛樂活動，包括音樂，電影，體育和文學，是重要的組成部分，以及語言和宗教，使在生活在具有不同文化的地方時感受到自己文化的一部分。¹¹⁵

(一) 宗教信仰

俄羅斯是東正教的宗主國，亦是塑造俄羅斯文化重要的元素，凝聚後共地區相同信仰的居民。獨立國協的東歐地區（烏克蘭、白俄羅斯、摩爾多瓦）與部分高加索地區（亞美尼亞、喬治亞）的居民很大一部分是信仰東正教。在中亞的哈薩克允許居民有宗教自由，儘管當地以回教徒居多，但第二大族為俄羅

¹¹⁴ Dinesh Bhugra & Matthew A. Becker, "Migration, cultural bereavement and cultural identity," 4(1) (2005), p. 21.

¹¹⁵ -----, "Migration, cultural bereavement and cultural identity," 4(1) (2005), p. 21.

斯族，因此第二大信仰為東正教。目前有四分之一的人口信仰東正教，包括俄羅斯人、烏克蘭人及白俄羅斯人。

然而，俄羅斯東正教會顯示出在烏克蘭、白俄羅斯和摩爾多瓦傳播其規範領域的明顯趨勢。在這樣做的過程中，它面臨著一個困境—該繼續發展，向俄羅斯國家教會邁進，或是重新審視其在 21 世紀轉向超國家的角色。同樣地，伊斯蘭社區的發展也一樣重要，因為俄羅斯和某些鄰國的穩定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俄羅斯的穆斯林神職人員是否採取溫和的伊斯蘭教模式，因為這種模式對俄羅斯和其他國家的信徒才具有吸引力。

(二) 語言與教育

在研究後蘇聯地區的移民情況時，須了解該地區特殊的歷史背景，這些國家在 1991 年蘇聯解體後才從蘇聯獨立出來，也就是說，在蘇聯解體前獨立國協與俄羅斯都是屬於同一國家。因此，後蘇聯地區的移民具有國內移民的特徵。共同的歷史根源出現在不同國家的居民之間，他們有著共同的文化規範，並保持統一的語言空間。後蘇聯地區以俄語作為身份和資訊傳播的一部分，將俄羅斯公民、前蘇聯國家和遠在國外的公民聯合起來，在當代政治、經濟和教育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目前全世界有 1.68 億人以俄語為母語，超過 1.14 億人將俄語作為第二母語。

在白俄羅斯，俄語具有國家的地位，例如白俄羅斯語。在吉爾吉斯，俄語是政府機構和地方當局的義務。根據哈薩克憲法，哈薩克語是國家語言，俄語的地位則是在 1995 年通過立法，現在已經可以在政府組織和地方機構中與哈薩克語正式使用。在摩爾多瓦，俄羅斯語言的運作全由摩爾多瓦共和國憲法所決定，並受到 1994 年摩爾多瓦共和國境內語言功能的法律管制。然而，在一些國

家當中俄語的地位不在規範內，像是根據塔吉克的憲法，國家語言是塔吉克語，俄語是方言。亞塞拜然的俄語地位不受立法規定。在亞美尼亞、喬治亞和烏茲別克，俄語是少數民族的語言。在烏克蘭，只有烏克蘭語的地位在憲法中得到確定。

在觀察蘇聯解體後的移民活動、獨立國家國協種族構成的變化及其在保存和俄語表達方面時，俄語的熟練程度對這些獨立國家國協的保護和運作有著相當的重要性。俄語在白俄羅斯保存最完好，有 91.8% 的居民能說流利的俄語，在亞美尼亞也有 86.4% 的居民有著良好的俄語能力，而哈薩克、吉爾吉斯、摩爾多瓦保持著中等水準，約有 60% 的居民有相當的俄語程度，而塔吉克則是在最低階，僅有 27.6% 的居民有較佳的俄語能力。獨立國家國協居民在蘇聯時期學習俄語，在當時俄語是所有共和國的國家語言。儘管現今俄語在這些國家並未像在蘇聯時期來的重視，俄語的表述和關係不同於其他國家，傳承自家庭和上一世代的經驗，俄語能力也是進入俄羅斯的特殊條件之一。

文化說明了俄羅斯對軟實力的需求，獨立國協和前蘇聯共和國為實現俄羅斯在該領域的比較優勢提供了最合適的平台。俄羅斯語言和文化，包括流行文化，是俄羅斯傳統的軟實力工具。儘管民眾不一定照單全收，但在 21 世紀，俄羅斯語言和文化應該繼續保留其重要性，關鍵在於莫斯科有能力領導後共國家的經濟發展、教育、科學和技術。

有部分學者認為，俄羅斯優質的高等教育對於推廣俄羅斯世界似乎具有特殊的作用，如果俄羅斯大學的全球評級提升，那代表著將會有更多有資格的獨立國協學生將在俄羅斯受教育。因此，俄羅斯對這些新興國家的精英和社會將變得更具吸引力。如果這些受過教育的年輕人繼續在俄羅斯工作，俄羅斯將受

益於增強的技術和文化潛力。透過俄羅斯媒體和網路在整個前蘇聯地區傳播新思想，特別是在較強硬政權的國家，俄羅斯軟實力在獨立國家國協的有效性也可以提高。

除了普丁的內部政策及俄羅斯與其他國家的經貿發展外，俄羅斯旅遊產業的發達和俄羅斯對移民的吸引力亦是發展俄語的重要催化劑，旨在提高俄語的地位和俄羅斯文化的普及。俄羅斯對移民的吸引力，移民流量的增加對俄羅斯而言更是俄語發展和保護的重要動力。

(三) 飲食習慣

民以食為天，飲食亦是決定移民的重要因素之一。飲食並非只是果腹充飢的東西，同時也承載著一個地區的歷史經驗與文化。俄羅斯的飲食文化非常多樣，受到中亞、西亞、歐洲等地區的影響，創造出獨有的飲食文化。整體來說，獨立國協移民在俄羅斯取得母國的食物並不會太困難，俄羅斯街頭隨處可見販賣喬治亞、吉爾吉斯、塔吉克等地區的料理，一解思鄉之愁。像是喬治亞式餃子（хинкали）、中亞地區必備的烤肉串（шашлык），及塔吉克的經典美食—抓飯（плов）。抓飯對於塔吉克人來說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傳統美食，在塔吉克被認為是「料理之王」，更有「不吃抓飯不相識」、「拿抓飯請你的人值得你尊敬 40 年」等諺語，可見抓飯在塔吉克人心中的地位是很崇高的，抓飯在俄羅斯的自助餐店（столовая）也是經常出現的料理之一。¹¹⁶

¹¹⁶ 蔣岑莘，「中亞五國傳統美食巡禮 | 吃貨緊來」，文化大聲公，<http://culturesharing.xinmeti.co/index.php/2018/01/13/middle-asia-traditional-food-introduction/>，檢索日期：2019 年 06 月 09 日。

二、 俄羅斯世界的概念

俄羅斯透過各種不同的管道與工具拓展國家的軟實力，在白俄羅斯、摩爾多瓦和烏克蘭的熱門電視台傳播有關俄羅斯和歐盟的資訊。在獨立國協地區存在一些親俄人士從事旨在吸引所謂俄羅斯的同胞們（compatriots）、相同信仰者，以及俄語母語者的活動，反映出以「俄羅斯世界」或「Russkiy mir（Русский мир）」敘事的主要觀點，同時也吸引著俄羅斯人、斯拉夫人和東正教徒。無論是在語言、宗教、飲食、歷史足跡，亦或是觀點，這些因素也作用在移民身上。

然而，針對附近鄰國的關鍵敘述集中在「俄羅斯世界」的概念上，它反映了俄羅斯被視為全球大國和地區大國的野心。這種地緣政治敘事的根源在於對喪失先前偉大帝國的不滿，並要求對歷史上的不公正現象進行修正，特別是在冷戰結束之後。「俄羅斯世界」的概念與強大力量的概念密切相關，這是一個國內突出的概念，一直是俄羅斯建構國內的關鍵要素。

提到「俄羅斯世界」概念的敘述中，至少可以區分成兩種類別。一個是基於知識傳統，將俄羅斯視為一個獨特、自給自足的文明，並融入傳統價值觀、神話、精神訴求和文化習慣的地緣政治，其靈感來自於俄羅斯宗教和哲學家別爾佳耶夫（Nikolai Berdyaev）和其他重要的俄羅斯哲學家。另一種方法側重於近期的事件和蘇聯的崩潰，強調有 2,500 萬俄羅斯人流離失所。後者為基於語言、文化、遺產重新刺激所謂的繼承的俄羅斯提供了理由，作為與俄羅斯和國家概念的聯繫。這種敘述建立在線性假設之上，即俄語使用者無論身在何處都將是永遠的俄羅斯人。當然，對在後共國家的俄羅斯公民提供俄羅斯護照的策略確實符合此項。¹¹⁷

¹¹⁷ Antoaneta Dimitrova, Matthew Frear, Honorata Mazepus, Dimiter Toshkov, Maxim Boroda, Tatsiana Chulitskaya, Oleg Grytsenko, Igor Munteanu, Tatiana Parvan, Ina Ramasheuska, "The

近年來，俄羅斯外交部加強了其在國外的文化基礎設施，並設立俄羅斯聯邦獨立國家國協、僑居國外同胞和國際人道主義合作事務署（英文：Rossotrudnichestvo，以下簡稱俄羅斯獨立國協合作事務署），旨在維持俄羅斯在獨立國家國協文化、語言的影響力。¹¹⁸該機構與俄羅斯與獨立國家國協建立的國際和區域組織積極合作，與其他機構合作開發並實施獨立國家國協支持的計畫，實現俄羅斯推廣文化的目標。普丁總統承諾到 2020 年將該機構的預算從大約 4,500 萬歐元增加到 2.2 億歐元。俄羅斯的政府組織及非政府組織協助宣傳俄羅斯，加強運用俄羅斯官僚聯繫、資訊聯繫與民間聯繫來維持與這些國家在經貿、文化上的交流。其中俄羅斯獨立國協合作事務署與俄羅斯世界基金會合作，這是一個與教育和科學部合作的項目，旨在促進世界各地的俄語和文化。

119

上述兩個機構在獨立國家國協開設了一些中心，旨在促進教育和文化、俄語和俄羅斯世界，以及支持獨立國家國協的居民。目前俄羅斯世界基金會在白俄羅斯設有一中心，在摩爾多瓦設有四所大學，在烏克蘭則有十一個中心。這三個國家中，也存在俄羅斯同胞協調委員會，主要提供服務的對象為俄羅斯族、俄羅斯公民、俄語母語者。此外，也透過跨國青年運動團體，積極推動俄

Elements of Russia's Soft Power: Channels, Tools, and Actors Promoting Russian Influence in the Eastern Partnership Countries," EU-STRAT, The EU and Eastern Partnership Countries - An Inside-Out Analysis and Strategic Assessment, No. 4 (2017), pp. 1-47.

¹¹⁸ 俄羅斯聯邦獨立國家國協、僑居國外同胞和國際人道主義合作事務署(英文：Rossotrudnichestvo、俄文：Рос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是一個涉及獨立國家國協、海外同胞與人道主義合作的聯邦機構，在外交部的管轄下運作，於 2008 年由當時總統梅德韋傑夫設立。目前在全球 80 個國家設有 95 個代表處；在 62 個國家設有 72 個俄羅斯科學和文化中心；有 23 個代表處在 21 個國家的俄羅斯大使館服務。該機構的優先事項是維護俄羅斯在獨立國協的影響力，並促進俄羅斯在外國政治和經濟利益的友好關係。除了維持政經關係外，亦支持獨立國協的俄語教學，提供在國外生活的同胞俄羅斯文化和語言的需求，並向全世界約 7,000 所學校提供教育材料，教授俄語。

¹¹⁹ 俄羅斯世界基金會(英文：Russkiy Mir、俄文：Русский Мир)，由總統普丁於 2007 年所設立，旨在推廣俄語，並作為俄羅斯的國家遺產，俄羅斯和世界文化的重要概念，並支持國外的俄語教學計畫。該基金會是外交部和教育和科學部的一個聯合項目，由聯邦預算和私人提供基金支持。此外，也與俄羅斯東正教會合作，推廣挑戰西方文化的傳統價值觀。

羅斯世界觀，例如白俄羅斯的青年俄羅斯。¹²⁰



¹²⁰ Yolanda Smits, "Culture in EU External Relations- Russia Country Report," European Commission (2014), pp. 3-19.

第四節 小結

俄羅斯的勞動力主要以獨立國家國協為主，同時也是移民勞工的中心。這些移民勞工提供俄羅斯各地區所需的勞動力，其中，俄羅斯中部地區的外國勞動力集中度最高，佔了 34.51%，而西西伯利亞地區為 20.04%。其最大的流入地區仍然是以莫斯科和莫斯科地區為主——分別為 23.68%和 5.89%。隨著歐亞經濟聯盟的成立，近年來有數十萬的外國人可以在沒有特別許可的情況下工作。而隨著俄羅斯服務業的發達，除了維持在建築、工業的大量勞動需求外，也提高了對服務業勞動力的比例。

根據推拉理論，我們可以得知導致移民移出母國的重要關鍵是追求更好的經濟條件，遷移者在諸多因素多評估自己的利弊得失權衡，並做出選擇。獨立國協的居民由於國內不良的經濟狀況、低工資等因素，進而前往俄羅斯尋找工作機會，同時也彌補俄羅斯勞動市場的空缺。在俄羅斯外部移民當中，獨立國家國協的移民指標顯著高於其他外國地區，而亞美尼亞人最關注俄羅斯，最少的是土庫曼。

在探討獨立國協與俄羅斯之間的移民現象，文化因素也有很大的關連性。後共地區的移民具有國內移民的特徵，不同國家的居民共享相同的歷史根源、有著共同的文化規範，並保持統一的語言空間。儘管大多數俄羅斯人認為這些國家是獨立的，但並非把他們視為真正的外國國家。俄羅斯積極得在世界各地推廣俄羅斯世界的概念，並設立相關機構，透過俄羅斯語言和文化，包括流行文化，來推廣俄羅斯傳統的軟實力。同樣地，文化因素涉及的層面甚廣，除了俄語之外，宗教信仰、飲食文化也都是吸引後共地區移民的因素。

第肆章 獨立國協移民對俄羅斯的影響

全球人才流動是當今的趨勢，移民勞工在全球的勞動市場積極尋求機會。對於移入國來說，移民會影響國內的薪資結構以及就業機會，國家的社會福利及公共財政支出也會增加。就勞動力市場而言，移民會使勞動力供給增加，若是移民是教育程度較高的專技人才，更可以提高勞動生產率以增加社會產出。然而在移民進入移入國後，融入當地社會變成最重要的課題之一。移民經常被視為是犯罪、社會治安的混亂製造者，容易產生社會問題、而當地居民在報章媒體的宣傳報導後對移民的觀感普遍不佳。此章將深入探討獨立國協移民在進入俄羅斯之後，分別對國家財政收入、勞動人口結構造成甚麼影響，而當地民眾在接納移民的同時又是抱持著怎麼樣的反映。

第一節 對國家財政的影響

人口對經濟成長可以體現在許多面向，移民不僅可以為移入國家帶來充足的勞動力、增加國家稅收等正面影響，但同時也可能威脅到當地居民的薪資結構及就業機會因而帶來負面影響，政府在社會福利及社會救助方面也需要因應這些移民的數量而增加支出。

移民影響了移入國勞動力的流動和經濟體的收入分配。在這方面，國際移民與國際貿易很相似，都是全球化下的機制。但是，貿易和移民存在著一些顯著的差異。在大多數移民接受國，移民應當納稅並有權使用一些公共服務，同時也改變了當地居民的淨稅額負擔。一旦移民成為公民，他們通常會獲得投票權，變成國內政治的範疇。¹²¹

¹²¹ Gordon Hanson,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f Labor," *The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2009), pp. 1-32.

隨著全球經濟衰退，在地緣政治之下經濟制裁及結構性挑戰影響著俄羅斯經濟發展的本質。特別是盧布和石油價格的變化，讓許多企業陷入困境。俄羅斯的經濟高度依賴能源出口，因此石油價格的升跌幾乎完全反映了盧布的價值，石油價格從 2014 年中期的每桶約 100 美元急劇下降到 2015 年初的 40 美元，這也直接反映在盧布上。在經濟危機期間，美元兌盧布價格大約翻了一倍。因此，國家預算嚴重虧損，並由國家儲備補貼。

儘管旅行和購買外國商品的能力迅速下降，但國內購買力下降的幅度相對較小，約 10%。據官方統計，失業率仍然不超過 5.6%，但投資顯著下降、消費緊縮。許多企業為了因應現實環境不得不關門大吉。其中、移民勞工市場、服務業和建築業是嚴重受到衝擊的部門，這也增加了移民勞工市場的競爭和結構調整。¹²²

一、 正面影響

一個國家的稅收有多種形式，對外國公民徵稅亦是國家的收入來源之一，就像對外國法人實體和公民的徵稅一樣。在移民拿到工作許可證或工作特許申請後，地區移民局會在稅務機關檢查註冊。如果沒有登記的訊息，地區移民會向移民署發送有關該移民勞工登記的資訊，並於第二天完成登記。如果移民勞工在沒有工作許可證或工作特許的情況下進入俄羅斯，雇主仍將負責繳納稅款，並可能因未繳納任何相關稅款而被罰款。我們從 2010 年至 2014 年每月移民所繳納的工作特許固定費用及稅額來看，可以發現這個數字不斷在提高，從 2010 年的 3 億 5,000 萬盧布到 2014 年的 91 億 9,000 萬盧布（參見圖 4-1）。¹²³

¹²² J. Virkkunen, "Economic Aspects of Migration from Central Asia in Russia," RUDN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25, No. 1 (2017), pp. 102-111.

¹²³ Tatiana Karabchuk & Daria Salnikova, "The Economic Impact of Migration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Tax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Asia-Pacific Population Journal Vol. 32, No. 2 (2017), pp. 156-1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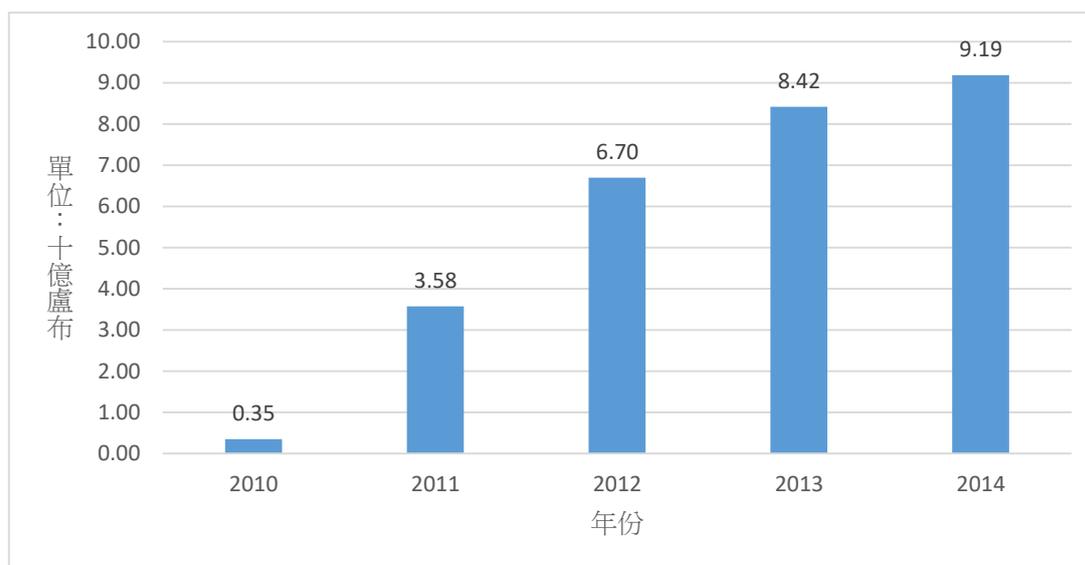


圖 4-1、俄羅斯境內外國勞工應付稅額

資料來源：Tatiana Karabchuk & Daria Salnikova, “The Economic Impact of Migration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Tax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Asia-Pacific Population Journal* Vol. 32, No. 2 (2017), p. 157.

移民勞工的人數逐年增加。現在他們通常取代俄羅斯公民，因為越來越多的雇主願意僱用這些努力工作但卻願意領相對較低薪資的移民。根據高等經濟學院的一項研究表明，那些沒有俄羅斯公民身份的人（主要來自中亞國家的移民）平均工作時間超過 5 小時，但收入比俄羅斯公民少 15%。¹²⁴

以 2014 年為例，俄羅斯公民平均每月名目應計薪資為 32,495 盧布。根據這一數字和上述的月薪差異為 15% 的假設，移民勞工的估計平均薪資為 27,621 盧布。俄羅斯公民需支付的所得稅和社會稅，每月平均為 13,973 盧布。根據俄羅斯的稅收立法，移民勞工需一次性支付 13,500 盧布，以獲得工作許可證。此外，政府還向移民勞工收取每月固定費用 1,200 盧布。但是，如果移民的每月總支付額低於所得稅，則應另外支付差額。如果移民在俄羅斯停留的時間超過六個月，並將收入的 13% 作為所得稅，則可以計算總稅額。因此，移民的平均

¹²⁴ Л.И.Смирных, Е.Ю.Полякова, «Дифференциация трудовых доходов между внешними иммигрантами и местными работниками на российском рынке труда,» *Уровень жизни населения регионов России*, No. 3 (197) (2015), стр. 65–74.

支付金額將相當於每月 13,883 盧布加上工作許可證的一次性支付 13,500 盧布。俄羅斯公民每月支付的稅額比移民勞工每月繳納的稅額多，但不包括移民的一次性付款的 13,500 盧布。特別強調的是，移民勞工的月收入平均為俄羅斯公民的收入少 15%（參見表 4-1）。¹²⁵

表 4-1、2014 年俄羅斯公民與非俄羅斯公民平均納稅額

	平均每月薪資	所得稅 (13%)	社會給付	每月固定費用	一次性款項
俄羅斯公民	32,495	4,224	9,749	—	—
非俄羅斯公民	27,621	3,591	8,286	2,006	13,500

說明：單位（盧布）

資料來源：Tatiana Karabchuk & Daria Salmikova, “The Economic Impact of Migration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Tax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Asia-Pacific Population Journal* Vol. 32, No. 2 (2017), p. 158.

此外，有不少專家學者都對移民勞工對俄羅斯國家財政的貢獻進行了不同的評估，他們都同意這些移民對俄羅斯經濟做出了重大貢獻。2013 年，俄羅斯移民局前副主席帕斯達夫尼（Vyacheslav Postavnin）表示，移民勞工對俄羅斯的經濟貢獻為 400 億美元，佔了國民生產總值的 15%-20%。根據梁贊采夫（Sergey Ryazantsev）的計算，2015 年 1 月至 5 月期間外國移民勞工為俄羅斯生產的利潤為 5.2 億美元。俄羅斯內政部長科洛科利采夫（Vladimir Kolokoltsev）表示，移民勞工為工作所購買的工作特許，在 2016 年為國家增加超過 380 億盧布的稅收。¹²⁶

2016 年，俄羅斯政府不再負擔外國公民的醫療保健費用。從 2016 年 1 月 1 日起，申請工作許可證的每個外國公民都必須遵循自願醫療保險政策，或者由雇主提供所需的醫療保障。換句話說，在過去七年中，俄羅斯逐漸退出提供任

¹²⁵ Tatiana Karabchuk & Daria Salmikova, “The Economic Impact of Migration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Tax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Asia-Pacific Population Journal* Vol. 32, No. 2 (2017), p. 158.

¹²⁶ Veronica Matveenکو, Nataliya Rummyantseva & Dina Rubtsova, “Migration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Today,” *Teoriya in Praska* (2017), p. 981.

何與健康有關的服務義務：讓移民自己負責，這也為私人保險公司創造一個龐大的市場。¹²⁷

讓外國公民負更多責任並為第三方提供額外收入不僅限於醫療保健，還有俄語的強制性考試，也是為了給俄羅斯的大學創造額外的收入。然而這項考試僅作為促進與當地人口融合的一種手段，而不採取任何系統措施，有效地使他們對自己的融合負責，就像醫療健保費用一樣。

二、 負面衝擊

根據上述的內容來看，俄羅斯外部移民所須繳納的費用比本國公民來的高，故政府對移民的徵稅可以增加國家的財政收入，但值得注意的一點是，稅收只對合法的移民勞工有用。俄羅斯每年約有 500 萬未登記的移民勞工，面對大量的非法移民勞工，俄羅斯無法取得移民勞工工作許可證的資料，因此也無法獲得移民對國家預算貢獻的資訊，無法估算工作許可證持有者的收入總和。

在考慮俄羅斯大量非法移民以及在非正式部門工作的移民，也就是未納稅的移民時，政府由於少付的稅款而造成的經濟損失相當大。在 2013 年的 1,100 萬個移民當中，只有 230 萬人是具有特許或工作許可證的正式登記移民勞工，而 400 萬個移民是在非正式部門工作的。根據移民局提供的非法移民應繳納的稅額顯示，2013 年的總經濟損失總額至少 1,170 億。費用總額之計算方式基於政府規定的最低稅款：（一）移民在俄羅斯生活六個月後應繳納的 13% 所得稅；（二）移民收到平均約 70% 的區域平均工資（這表示工資差異為 30%，從而產生較低的稅收收入）。秋明州、莫斯科州和莫斯科市的稅收最多，因為這些地區有最大量的移民勞工。¹²⁸

¹²⁷ Анна Рочева, «Однобокий неолиберализм: медицина не для всех,» openDemocracy, <https://www.opendemocracy.net/ru/odnobotii-neoliberalizm-meditsina-ne-dla-vsesh/> (2017), Accessed Date: Apr. 03, 2019.

¹²⁸ Tatiana Karabchuk & Daria Salnikova, "The Economic Impact of Migration in the Russian

儘管俄羅斯積極透過公權力來制約在非正式部門工作的移民，但移民立法的限制並不能保證非法移民和在非正式部門工作的移民減少。就像 2006 年，俄羅斯對在零售業和體育產業工作的移民實行配額制。結果，移民勞工試圖透過非法中介購買居住登記以獲得居留許可，使他們成為俄羅斯公民。如此一來，他們不需要工作許可證或工作特許就可以合法在俄羅斯工作。居留許可允許移民可以在任何行業工作，且不受配額限制。然而，在該法通過後，大部分的移民勞工仍繼續從事零售業，雇主在政府進行檢查時僱用俄羅斯人來掩飾僱用勞工移民的事實。因此，對違法者加強制裁和法律限制並不會促使非法移民的數量減少。

上述大量的無證移民和在非正式部門工作的移民由於逃稅而造成國家收入相當大的經濟損失，根據這種情況可以得出結論，若是要降低移民的成本，從長遠來看，降低工作許可證和工作特許的費用或是簡化程序將更具經濟效益，這樣一來，才能提升合法移民的真實數量，政府也才能從這些移民身上得到稅收。

另外，與國家稅收相對的另一面相就是社會福利供給，移民或多或少都會對移入國的社會福利資源形成壓力，也會形成居住、教育、衛生、醫療種種的資源成本。俄羅斯面對龐大數量的移民，在社會福利支出增加的同時，也增加了公共財政負擔。

2018 年 7 月俄羅斯針對移民採用了新的登記規則，過去移民勞工僅須登記他們服務的機關，而在新規定當中政府要求移民勞工須登記他們在俄羅斯的住所。新法上路後，房東每三個月需額外支付 3,000 元盧布給政府。儘管這對於

Federation: Tax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Asia-Pacific Population Journal Vol. 32, No. 2 (2017), p. 156.

政府來說是一筆豐厚的收入，但許多房東試圖逃稅並保護自己免受移民法的侵害，因此他們經常拒絕讓房客登記。然而面對登記的成本，更多的移民可能會進入地下經濟或是寧願非法待在俄羅斯也不願向移民局登記，這樣一來移民勞工不需要納稅，其雇主也不需要繳納所需的款項給政府，亦有可能導致執法人員有機會敲詐移民或是濫用職權。雖然新的法律目地在於推動移民身分合法化，並要求他們納稅，但這最終可能會使國家付出代價。合法移民的減少並不代表著移民人數減少，也不代表移民將從政府預算中獲得較少的資金，反而會有更多的賄賂和歧視，最後不僅助長了非法移民的氾濫，也使國家財政面臨更嚴重的負擔。¹²⁹

儘管移民常被當地居民指控濫用移入國的社會服務，導致他們受到社會福利、醫療保健和教育的限制。但伴隨而來的是更嚴重的社會及治安問題，移民在移入國沒有受到保障很有可能引發犯罪，同時，非法移民的數量也會被煽動起來。

¹²⁹ Nicholas Muller, "Russia: New migrant registration rules threaten tenuous livelihoods," eurasianet, Retrieved from <https://eurasianet.org/russia-new-migrant-registration-rules-threaten-tenuous-livelihoods> (2018), Accessed Date: Apr. 03, 2019.

第二節 對勞動人口結構的影響

俄羅斯就像歐盟其他國家一樣，移入移民除了影響社會及經濟之外，也影響了人口發展。在出生率低下的時期，移入移民佔了人口成長約 90%。2012 年俄羅斯結束了 18 年以來的人口下降而再次成長，但目前俄羅斯仍舊非常需要勞動年齡層的移民。世界銀行（World Bank）估計，到 2030 年，俄羅斯的勞動年齡人口將減少多達 1700 萬人，使該國的本土勞動力人口減少近 20%。俄羅斯總理梅德韋傑夫於 2018 年宣布提高了退休年齡，政府提議將男性的退休年齡從目前的 60 歲提高到 65 歲，女性的退休年齡從 55 歲提高到 63 歲。¹³⁰我們以 15 歲至 54 歲設定為俄羅斯的勞動年齡層，現在俄羅斯的扶養比約為 84%。而最樂觀的估計顯示，到了 2030 年勞動年齡的公民將會減少 750 多萬人。屆時，俄羅斯幾乎每五個人就會有一人超過 65 歲。這些數據都顯示出人口是國家和社會發展最迫切的問題，因此也需要制定合宜的人口政策（參見表 4-2）。¹³¹

¹³⁰ LENTA.RU, «В России повысят пенсионный возраст,» Retrieved from https://lenta.ru/brief/2018/06/14/pensions_up/ (2018), Accessed Date: Apr. 03, 2019.

¹³¹ Lyubov Bisson, "Russia's Immigration Policy: New Challenges and Tools," Russia/ NIS Center, No. 91, p. 5.

表 4-2、俄羅斯人口年齡分布

年份	2005	2010	2014	2015	2016
總人口	143236.6	142865.4	146267.3	146544.7	146804.4
小於 15 歲	21517.8	21769.1	24392.3	24983.8	25548.7
15~19 歲	11852.3	8237.4	6828.9	6730.8	6690
20~24 歲	12098.1	12121.6	9292.9	8445	7827.7
25~29 歲	11053.9	12011.7	12620.5	12411.7	11878.4
20~34 歲	10316.1	11016.3	12092.4	12219.3	12537.4
35~39 歲	9427	10211.4	10884.4	11097.9	11194.5
40~44 歲	10925	9250.7	10122.1	10219.6	10381.1
45~49 歲	12069.8	10561.1	9140.1	9193.1	9279.5
50~54 歲	10737.5	11509.2	10956.9	10356.5	9834.9
55~59 歲	8724.8	10063	10872.6	11092.7	11155.1
60~72 歲	14972.5	15933.6	17415.5	18399.3	19559.4
73 歲以上	9541.8	10180.3	11648.7	11395	10917.7
扶養比(%)	61%	68%	78%	81%	84%

說明：單位（千人）

資料來源：“Труд и Занятость в России 2017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сборник,” Росстат, стр. 22.

近二十年來，俄羅斯各聯邦主體均出現人口減少的問題，1992 年至 2010 年俄羅斯的 83 個聯邦主體中有 71 個主體人口數量減少，僅北高加索聯邦區的 4 個聯邦主體出現了人口增長。自 2007 年至 2011 年，俄羅斯移入移民的數量完全彌補了自然增加率的損失，移民數量更是在 2011 年至 2015 年超過自然增加率的負成長，這將有助於俄羅斯人口穩定成長。2010 年，外國移工人數達 160 萬人，到了 2016 年增加到 180 萬人，而俄羅斯在此期間的勞動力人數增加了 1.5%，失業率從 2010 年的 7.3 降至 2016 年的 5.5%。根據統計，2012 年至 2016 年與 2007 年至 2011 年期間相比，俄羅斯境內的移民人數翻了一倍，而內部移民的比例平均為 88%，外部移民的比例為 12%。由於外國人口的湧入，俄羅斯每年的移入移民人數增加了 15%，平均每年增加 28 萬人。該政策也試圖吸引俄羅斯公民到邊境和戰略重要地區以及勞動力不足地區創造經濟發展。¹³²

¹³² ТАСС, «МВД: иммиграция в Россию оказывает положительное влияние на демографию,» Retrieved from <https://tass.ru/obschestvo/4372526> (2017), Accessed Date: Mar. 10, 2019.

再者，內政部制定了一個新的移民概念，吸引俄羅斯公民及外國人到遠東地區。其中一個重點是擴大俄羅斯各聯邦實體的權力，刺激移民在勞動力貧困地區、人口狀況不利的地區、遠東地區和貝加爾地區的居住地。擬議的措施包括為這些地區的內部勞務移民重新安置就業居住地並建立基礎設施、將每名勞工的國家支持補助金額提高到 100 萬盧布，作為增加遠東地區勞動力流動區域計劃的一部分。同時，提高遠東地區的投資吸引力，建立重新安置所需的社會和交通基礎設施，並減少與俄羅斯中部地區的交通隔離。內政部指出，到目前為止，國內遷移的不利趨勢依然存在，例如內部流動性低，人口從東部和東北部地區穩定移出。在這方面，有必要改進這些地區內部移民的現有機制。¹³³

根據行業部門結構與勞動力需求量的多寡，在 1996 年時期第一名為工業，再來是建築業，運輸和通訊則是在第三的位置。然而，2017 年俄羅斯勞動人口就業領域的部分有了些微的變化，第一名為建築業，在來世批發零售與汽車維修，第三類則是運輸業。其中建築業依賴大量的移民勞工，同時也是最多移民勞工從事的產業（參見圖 4-2）。

¹³³ ТАСС, «МВД: иммиграция в Россию оказывает положительное влияние на демографию,» Retrieved from <https://tass.ru/obschestvo/4372526> (2017), Accessed Date: Mar. 10, 20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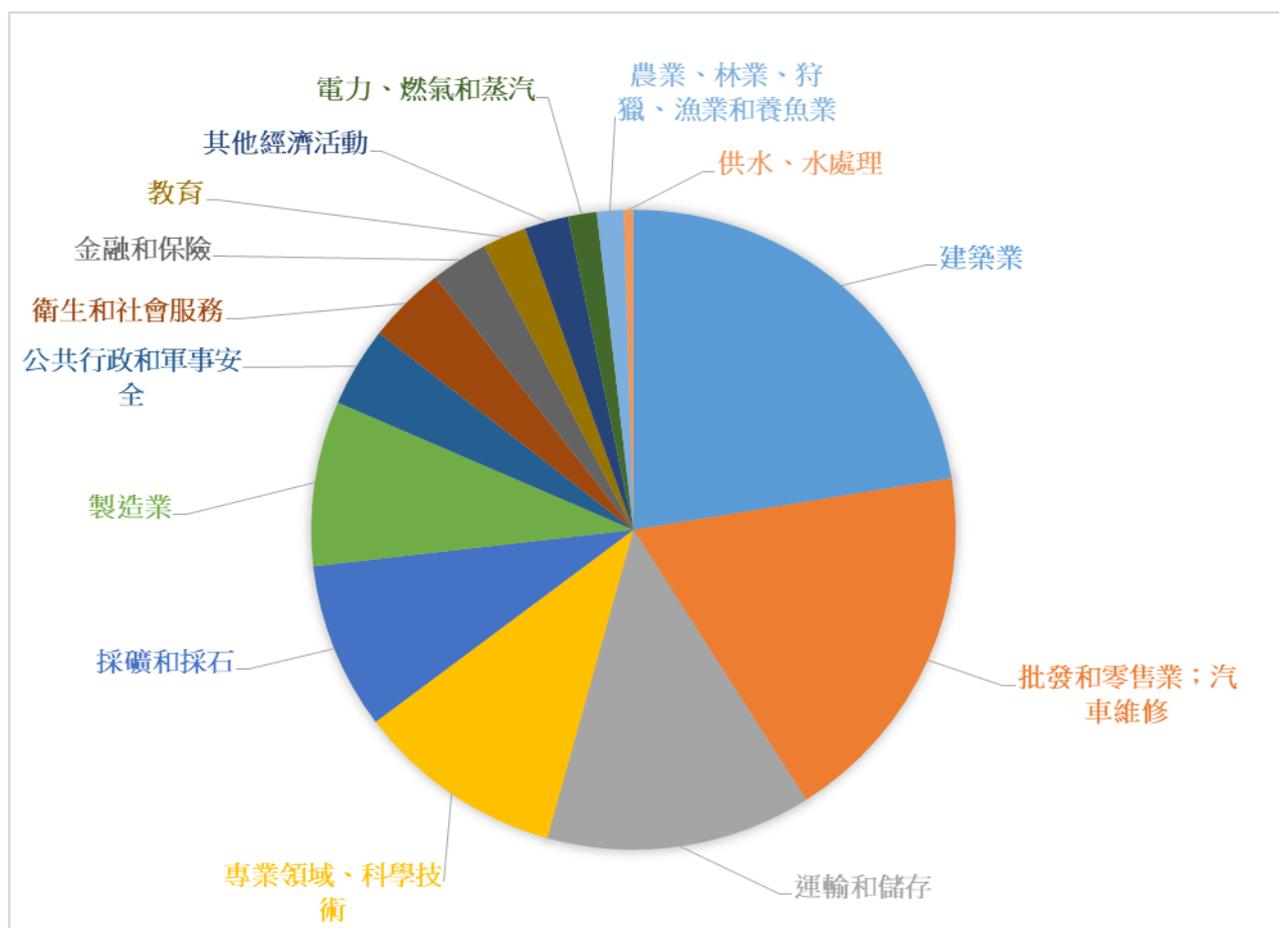


圖 4-2、俄羅斯勞動人口就業領域

資料來源：“Ситуация на рынке труда в таблицах, графиках, диаграммах,” Росстат, стр. 12.

一、正面影響

儘管人口增長主要取決於自然增加率，但移民也能帶來一定程度的影響力。移民特徵是以年輕人口為主，也就是勞動年齡層人口，可以延緩高齡化的速度，並有效降低扶養比。就像世界第一大移民接受國——美國，在扶養比低的時候經濟發展都比扶養比高的時候來的好。

近年來，移民勞工在經濟因素的重要性日益明顯且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莫斯科大學學者馬戈媚達娃（А. Магомедова）在一篇研究報告中分析了經濟因素在現代外部移民過程中的作用，特別是就業領域的情況及其對俄羅斯勞動力

市場的影響。他得出了這樣的結論：俄羅斯的勞工移民不會加劇失業和工資水平問題。¹³⁴首先，移民勞工並沒有改變俄羅斯當地勞工的比例，因為不是移民決定相對比例，而是當地的勞動市場決定了這個數量。也有另一種說法認為，若沒有移民勞工從事這些 3D 的工作，那麼雇主將不得不增加工資以吸引當地勞工。但是，就業階級較低的移民勞工就業，從而為有較高階級的當地人民提供工作機會，增加他們的工資。移民的低工資也會降低民生用品的價格。

莫斯科是最多外國移民勞工流入的地區，獨立國協的勞動力流入是由於俄羅斯的薪資水準高於移出國。通常俄羅斯民眾對移民勞工持負面態度因為他們認為會對勞動力會造成壓力，因此會降低當地工人的薪資。但事實上在移民人數一直相對較高的國家和地區，像是澳洲、加拿大、香港、以色列和美國，在最大移民流入期間並沒有導致高失業率。根據澳洲的經濟發展研究顯示，外國人佔總人口的 21%，移民對勞動力市場的影響相對中性，並創造了屬於他們自己的就業機會。在不斷變化的移民水平下，無論是高還是低，都不會影響失業，其主要原因是這些條件下的公司數量也會繼續增加，創造必要的工作。由於移民同時是生產者和消費者，在移民工作的同時，也是為其他人創造就業機會，這些人可能從事生產和銷售移民消費的食品，或是建造他們居住的房子。

此外，移民勞工經常從事低工資的生產工作，主要是移入國當地居民不願從事的體力勞動。移民的到來創造了許多白領工作，主要由當地人填補。特別是，對於從事銀行業務、法律的專業人士來說是一個可期待的市場，移民可能因為取得工作許可證或語言障礙而需要這些專業人士來解決他們的困難。¹³⁵

¹³⁴ А. Магомедова, “Некоторые аспекты влияния внешней миграции н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ую ситуацию (рынок труда) в Росс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миграция населения в России, Центр по изучению проблем народонаселения МГУ (1998), стр. 65-72.

¹³⁵ Zhanna Zaionchkovskaya, Nikita Mkrtchian & Elena Tyuryukanova, “Russia's immigration challenges,” National Research University Higher School of Economics Publication, pp. 211-214.

以 2008 年至 2009 年金融危機為例，合法的移民勞工數量減少了 1.5 倍，而 2011 年的數量僅略高於 2010 年。根據政府應對危機的對策，外國的配額工人減少了 50%，而僱用移民的程序變得更加嚴格，還規定了移民勞工只能從事特定的職業。失業的俄羅斯公民獲得了政府提供的經濟援助，這項措施有助於消除當地人的排外主義，同時對移民勞工的人數也沒有產生重大影響。¹³⁶

2010 年中期，政府引入了針對移民勞工的國內私人服務工作許可證，有助於暫時緩解減少外國配額的影響。由於申請這些許可證的程序相對簡單，截至 2011 年底已經發放了 100 多萬份許可證。其中一些許可證發給了一些企業組織僱用的非法移民勞工，因此，很多的非法移民擺脫了非法工作的陰影。移民勞工合法就業的規模與金融危機前沒有太大的差異。

一般而言，保護當地勞工利益的措施並未導致大規模移民遭驅逐出境。政府了解在這種情況下，透過採取這些措施，承認這些移民在該國的存在必要性。根據估計，勞工移民的總人數，包括金融危機期間非法就業人數，下降了 15%-20%。¹³⁷

移民勞工的流入代表著現有勞動市場有勞工需求，因此並不一定會導致當地居民失業，並且對整個當地人口的失業影響是中性的。勞動力的流入彌補了區域流動性的下降和各地區活動率的差異，使得當本地勞工離開不具吸引力的工作崗位和擴大工業的速度比封閉的勞動力市場更快時，可以保持相同的生產水平。整體而言，勞動力增加會提高總產出，以利專業分工擴大，進而顯現出

¹³⁶ -----, "Russia's immigration challenges," National Research University Higher School of Economics Publication, pp. 211-214.

¹³⁷ Zhanna Zaionchkovskaya, Nikita Mkrtchian & Elena Tyuryukanova, "Russia's immigration challenges," National Research University Higher School of Economics Publication, pp. 211-214.

比較優勢。

二、 負面衝擊

蘇聯解體之初，俄羅斯經濟中外國勞動力在總就業人口中的比例不到0.4%，對當時勞動力市場並沒有明顯影響。直到外國勞動力佔了總體就業比例達到2%-3%之際，即開始對勞動力市場產生了實際的影響。其中最重要的是移民對勞動力質量的影響問題。就業是移民最主要的原因，來自獨立國協的移民勞工在科學技術、教育的專家人數較少，在俄羅斯通常從事的是以勞力為主的工作或是服務業，因此在商業活動程度也較高。大量已婚移民勞工將其家屬留在家鄉也代表著，與俄羅斯當地人口相比，移民中的生產者多於消費者。¹³⁸

俄羅斯目前的經濟特點是勞動力市場的惡化，而勞動力市場與總體經濟指標密不可分。當服務需求結構和所獲得的資格不符合現代技術和勞動力市場的需要時，勞動力市場的現狀就會變成經濟需求和整個專業培訓系統不平衡的結果。人事的發展趨勢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生產需求，並由勞動力市場當前的勞動力需求和供給決定。

政府在長期抑制移民方面仍面臨幾個主要障礙。首先，這種言論直接與俄羅斯勞動力市場的需求相矛盾。不僅增加了俄羅斯的人口危機，也沒有足夠的勞力提供給俄羅斯的石化產業建設。雖然外來移民可能有解決勞動力短缺等各種經濟效益，但是國家安全的顧慮，甚至於犯罪行為，都可能造成社會上的集體焦慮，造成當地人民的反彈。由於俄羅斯對勞動力的高需求，政府對移民在特定領域的限制並未有很大的進展。例如，2007年的移民政策改革，禁止移民在零售業工作。然而，走遍莫斯科的任何主要市場會發現外國勞工並未被擠出

¹³⁸ А. Магомедова, "Некоторые аспекты влияния внешней миграции н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ую ситуацию (рынок труда) в Росс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миграция населения в России, Центр по изучению проблем народонаселения МГУ (1998), стр. 65-72.

貿易市場。移民繼續在該領域工作，許多人發現工作許可證登記過程中存在漏洞或非法工作。¹³⁹

勞動力的減少導致國家和區域勞動力市場的結構性比例失調，對國民經濟的增速和社會福利保障產生消極影響。因此，外來移民將成為國家補充人口數量的主要來源之一。引進外來移民，雖然有利於改善人口的年齡結構，也可以減少社會和醫療保障的壓力，但是有選擇性地引進外國勞動力和專業技術人員，才能確保實現俄羅斯中短期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當國家的總體經濟模式走上了創新的發展道路，經濟中的工業生產逐步轉移，資源更便宜。在業務流程方面，企業的專業化提高了生產和管理的效率。創新型經濟發展的最高階段是知識經濟，而發展創新型經濟的關鍵因素是人力資本。考慮到俄羅斯勞動力資源的年平均數量和結構，我們看到在過去十年中，工作年齡人口減少，外國移民勞工人數增加，這表明俄羅斯勞動力市場存在結構性變化，需要對職業培訓制度進行根本性的改變。因此，教育環境不僅是後工業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個因素，而且也對新興產業，甚至是個人創業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考慮到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的效用，經濟的社會可持續發展顯示著實現高度和持續的經濟增長率。¹⁴⁰

在全球經濟整合的發展中，技術移民才是累積俄羅斯人力資本的渠道，也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之一，重視技術移民勢在必行。有學者提出，創新型科技人才是工業持續發展的基礎，而不是一昧地引進低技術移民。¹⁴¹由此可知，

¹³⁹ Anna Alekseyevna, "Russia's War on Foreigners," Foreign Policy,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3/09/05/russias-war-on-foreigners/> (2013), Accessed Date: Apr. 09, 2019.

¹⁴⁰ Елена Валерьевна Фахрутдинова, "Рынок труда в России и динамика его потребносте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теория, Казанский (Поволжский) федераль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2014), стр. 43-46.

¹⁴¹ 「解讀 2025 年前俄羅斯移民政策構想內容、實施機制和主要階段」，中俄資訊網，<http://www.chinaru.info/huarenhuashang/sheqiaofagui/21450.shtml> (2013 年 02 月 09 日)，檢索

引進中高階的技術移民有助於國家的經濟成長。俄羅斯是世界工業大國，現階段俄羅斯決定優先從獨立國家國協引進勞工移民，一方面解決俄羅斯的人口危機，另一方面提供工業、零售、農業部門不可或缺的勞動力。¹⁴²



日期：2019年03月20日。

¹⁴² 以台灣為例，根據國發會的評估報告表示，引進外國專才或中階技術人力對經濟成長與薪資有正向影響；若以保守模式推估，引進外國專業人才可提升實質GDP約1.186%、增加16.33萬人就業，引進中階技術人力則可提升實質GDP約0.041%、增加5,562人就業。「評估報告出爐新經濟移民法 對就業、薪資正影響」，自由時報，<https://ec.ltn.com.tw/article/paper/1278082>，(2019年03月31日)，檢索日期：2019年04月20日。

第三節 民眾對獨立國協移民之看法

在任何一個移民接受國當中，當地居民與移民的互動關係會影響移民是否能順利融入當地的社會環境或是自成族群聚居區（ethnic enclave）。¹⁴³俄羅斯接收大量的獨立國協移民，因此當地民眾對於這些移民融入的態度非常重要。在歐亞經濟聯盟的框架內，俄羅斯達成了人員流動自由化，不斷增加的移民數量證明了俄羅斯勞動力市場與前蘇聯地區移民勞工之間的相互依存關係。在俄羅斯既有的國內人口問題及弱勢群體存在的情況下，這些大量流入的移民使當地居民產生警惕。俄羅斯族人開始擔心自己被每年大量湧入的勞工超越，這種恐懼的心態常被國家官員和媒體大做文章，他們經常將移民描繪成對公共健康和安全的威脅，部分民眾更是將移民視為公共資源及公共福利的競爭者。當移民被用在影響政治的一個要素時，民眾對移民的嫉妒和懷疑也會有所增加。政客們加劇惡化了民族關係，大眾媒體誇大了與移民有關的風險，結果導致民眾對移民的敵意在俄羅斯大眾中變得普遍。

一、 排外心理的形成

與其他歐洲國家一樣，中亞移民已成為不同社會問題和日常問題的代罪羔羊。蘇聯解體初期，民眾對於獨立國協移民有相當高的接納程度，對當時的俄羅斯人來說，這些移民和他們有著相似的歷史背景。但是在美國 911 恐怖攻擊之後，移民變得跟社會治安還有國土安全高度相關，使得民眾對移民的好感度逐漸遞減。

俄羅斯的民眾主要集中在移民的負面影響上。首先，當地居民將商品的低品質、衛生和健康問題以及犯罪率惡化歸咎於移民。民眾也認為移民會造成負

¹⁴³ 族群聚居區（ethnic enclave），指一個在另一個國家內保持強烈民族或民族認同感的社群。族群聚居地在俄羅斯境內是不被允許的。

面的經濟結果，包括壟斷價格、勞動力市場競爭、壓低工資等等，缺乏對俄羅斯傳統文化的尊重，認為外國文化污染俄羅斯文化等等。不過，很大一部分的俄羅斯人口依賴移民的服務，特別是當他們在市場上購買食品 and 商品時。移民也提供一些公共服務、建築和維修工程，以及家庭私人服務。然而，許多俄羅斯人甚至沒有意識到他們是移民勞工。¹⁴⁴

在莫斯科等一級城市，當地人認為移民人數高於政府的統計數字。對於他們來說，移民代表了一些具體的日常問題，如人口過剩、城市擁擠、交通堵塞，而不是一般的反移民情緒。然而，在對待移民勞工的態度上也存在地區性的差異，創造了不同的對待方式，其中不平等對待包含種族主義話語和攻擊以及宗教、政治攻擊。¹⁴⁵如果地方當局鼓勵接收移民，民眾會做出相同的反應。以別爾哥羅德市（Belgorod）為例，這個地區擁有俄羅斯在接納移民方面最高的評價，當地人對移民相當寬容，在這方面具有示範性。其次，在大多數情況下，年輕人對移民的接受程度高於平均人口，這表示在未來可以更加成功地融入移民。

區分當地人對移民態度的主要因素是他們的種族歸屬。俄羅斯人更喜歡前蘇聯共和國的俄羅斯族人。有一半到 80% 的受訪者表示對他們有利。1998 年，共有 43% 的受訪者支持「俄羅斯是屬於俄羅斯人的」，到了 2002 年，更有 55% 的人支持這一觀點。近年來，傾向只接受俄羅斯族人的城市居民增加了。這一趨勢表明，民眾對「非俄羅斯人」移民的憤怒已達到最高。許多俄羅斯人對於來自中亞和高加索穆斯林地區的移民並不友善，認為他們是帶來犯罪和失業的來源。民眾最無法容忍來自南高加索國家和北高加索共和國的移民。在毗鄰高

¹⁴⁴ Zhanna Zaionchkovskaya, Nikita Mkrtchian & Elena Tyuryukanova, "Russia's immigration challenges," National Research University Higher School of Economics Publication, pp. 223-225.

¹⁴⁵ J. Virkkunen, "Economic Aspects of Migration from Central Asia in Russia," RUDN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25, No. 1 (2017), p. 105.

加索且接收大量該地移民的地區，像是克拉斯諾達爾（Krasnodar）、斯塔夫羅波爾（Stavropol）和羅斯托夫（Rostov）地區忍受程度極低。然而，像是進入俄羅斯尋求工作的亞美尼亞人、亞塞拜然人和喬治亞人，以及車臣地區長久以來的衝突和源自衝突地區的恐怖主義行為都會導致「高加索恐懼症（Caucasophobia）」增加。¹⁴⁶

至於在莫斯科，來自中國、越南、阿富汗等地的移民，該市近一半的居民不反對他們在俄羅斯做生意，30%的人不反對給他們永久的工作。然而，只有1/5的人同意應該出售房子給這些地區的外國人，只有1/10的人同意他們可以永久居住在俄羅斯。總體而言，俄羅斯對移民的態度，包括來自獨立國家國協的移民，很難說是公平和道德的。俄羅斯的民眾認為移民剝奪了他們的受益權，但同時，他們也侵犯了移民的權利，其中不少人也帶著歧視性的角度利用移民勞工。¹⁴⁷

二、 排外情緒的情形

俄羅斯的地下經濟普遍存在，幾乎每個產業都有雇用移民勞工。在很多情況下，移民勞工從事非正式且低薪資的工作。這種做法使移民勞工能夠獲得有償的工作，且薪資低於當地人。這也與各種剝削結構、侵犯工人權利和不平等對待有關係，都在無形中使移民的低劣情緒高漲。然而，俄羅斯勞動力市場的壓力增大，增長了民族主義和其他反移民話語，以及對外國勞工實質需求的輿論。¹⁴⁸大多數俄羅斯城市的居民對移民的容忍程度很低。在大部分的情況下，

¹⁴⁶ 高加索恐懼症（Caucasophobia）是近年來俄羅斯最廣泛也最激進的仇外情緒。這個現象代表著對高加索地區居民的敵意、仇恨，以及負面看法。而且這樣的社會現象正逐漸增長著，同時，它也是一種政治的意義。Enver Kisriev, *National Building and Common Value in Russia* (U.S.A: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5), pp. 142-143.

¹⁴⁷ Valery Tishkov, Zhanna Zayinchkovskaya & Galina Vitkovskaya, "Migration in the countries of the former soviet countries," GCIM, www.gcim.org (2005), p. 22.

¹⁴⁸ J. Virkkunen, "Economic Aspects of Migration from Central Asia in Russia," RUDN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25, No. 1 (2017), pp. 104-105.

認為移民有幫助的居民人數是認為他們沒有正面影響人數的 1/3 到 1/2。

然而，俄羅斯的幾個大城市中出現了越來越多的排外情緒。2013 年莫斯科市長選舉的運動引發了針對移民的最惡毒的言論，主要針對中亞移民，這些移民佔了莫斯科和俄羅斯其他主要城市的勞動力近 60%-65%。這些移民往往受教育程度較低，缺乏對俄語的熟練程度，這使他們成為最容易成為被刁難的目標，經常被要求進行文件檢查、罰款、拘留和驅逐出境。他們面臨著在法律框架和政治經濟中證明其合法性的壓力，這些法律框架和政治經濟因為非法移民的猖獗而建立。在缺乏法治的合理運作下，媒體和公眾人物高喊著反移民，特別是反穆斯林的言論。警察和官員聲稱有權確定誰是合法的，以及什麼條件構成違反移民法。官員、媒體和民眾統一的反移民言論和宣傳，還有各種法律和官僚程序形成對移民的偏見。¹⁴⁹在 2013 年莫斯科市長選舉以來，俄羅斯公民與移民勞工之間的緊張關係加劇了不平等對待和騷擾，2013 年 4 月聖彼得堡地鐵發生自殺性恐怖攻擊後，這種情況急劇上升。

由於這種仇視移民的風氣，在警察或司法當局執行行政程序時，往往也不完全遵守法治程序。違反移民法將受到驅逐出境的嚴厲懲罰，同時，這也是當聯邦立法、章程及其執法之間矛盾發生時的直接後果，這種衝突造成了廣泛的濫用機會。在政府官員譴責非法移民並談論著大規模驅逐出境時，卻造成非法移民的黑市問題。這樣的情況下，移民勞工在俄羅斯生存下去的方法就是透過賄賂來確保他們能繼續在俄羅斯工作。¹⁵⁰

¹⁴⁹ Davé Bhavna, "Becoming "Legal" Through "Illegal" Procedures: The Precarious Status of Migrant Workers in Russia", *Russian Analytical Digest*, No. 159 (2014), p. 2.

¹⁵⁰ Daniil Kislov & Ernest Zhanaev, "Russia: Xenophobia and vulnerability of migrants from Central Asia," *The Foreign Policy Centre*, <https://fpc.org.uk/> (2017), Accessed Date: Apr. 09, 2019.

三、 俄羅斯民眾排外之調查數據

針對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的移民勞工的負面輿論主要來自民眾的仇外心理和反移民訊息的煽動，民眾認為他們比俄羅斯公民更有機會參與犯罪活動。根據列瓦達中心（Levada Center）的調查顯示，大約一半的受訪者認為這些移民基於種族原因較易形成暴力衝突，而約 1/3 的受訪者表示高加索和中亞的居民必須受到限制，只有 1/4 的受訪者堅持認為不應對外國出生的居民施加限制措施。¹⁵¹

2013 年 7 月俄羅斯輿論研究中心（Russian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Center）的民調結果表明：超過 1/3 的俄羅斯人認為，其他民族的人口湧入俄羅斯很可能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其程度甚至要高於恐怖主義或者天然災難。該中心 2013 年 8 月的民調結果再次顯示，大部分的俄羅斯人視大量外國人湧入為負面現象，53% 的受訪者認為，應當實施緊縮的移民政策。而莫斯科、聖彼得堡等大城市的居民則將解決移民問題列為當地政府必須解決的首要問題。然而，在 2016 年底公佈的調查結果更加糟糕，超過一半的受訪者認為他們所在地區有很多或者過多的移民、81% 的人認為雇主僱用移民更有利可圖、71% 的人認為自己的工資受到願意接受較低薪資移民的限制，從而導致工作權的競爭。此外，78% 的人傾向於限制移民流入俄羅斯，57% 的人對移民的文化和傳統不感興趣，29% 的受訪者表示他們會限制孩子與外國移民子女的友誼。2017 年俄羅斯輿論研究中心再次在移民的調查中得出了與 2013 年類似的結論，1/3 的受訪者接受「限制來自獨立國協的移民在俄羅斯居住的程序」，而同樣的比例也同意不要簡化程序，只有約 1/5 的受訪者說他們願意簡化移民程序。¹⁵²

¹⁵¹ 「民調：外族湧入可能是對俄羅斯國家安全的最大威脅」，http://rusnews.cn/eguoxinwen/eluosi_shehui/20130723/43820925.htm1（2018 年 12 月 31 日），檢索日期：2019 年 01 月 18 日。

¹⁵² Daniil Kislov & Ernest Zhanaev, "Russia: Xenophobia and vulnerability of migrants from Central Asia," The Foreign Policy Centre, <https://fpc.org.uk/> (2017), Accessed Date: Apr. 09, 2019.

獨立國協的移民勞工即使擁有工作特許，也依然會受到某些類型就業的限制。在 2007 年，俄羅斯政府開始通過一系列措施打擊在商店和市場上工作的移民，這些措施旨在為了公共衛生和國家安全保護俄羅斯的消費者。在完全禁止移民在市場和商店工作前，移民最初被禁止銷售酒精和在藥局工作。

這些政策是對針對移民供應商的暴力行為增加的回應，並試圖催化不斷增長的仇外心理。明確禁止銷售酒精和藥品並非是巧合，而是對穆斯林移民販售酒精和毒品給無辜俄羅斯人這樣的種族主義刻板印象表示認同，這可以追溯到 1804 年俄羅斯帝國的反猶太法律，該法律禁止猶太人賣酒。

儘管近年來部分的就業禁令已經放寬，但新的法律限制移民從事果農和司機，這也顯示著聯邦律法將此限制作為一種民粹主義的措施。2017 年 6 月，俄羅斯為了改善該國的道路安全，全面禁止使用外國駕駛執照，從而導致許多俄羅斯地區的公共交通陷入停滯狀態。

這些禁令不僅是仇外心理的反應，也是加強它們的手段。事實上，這些限制使種族主義的比喻和有害的陳規定型觀念成為移民政策的基礎。雖然俄羅斯許多的產業高度依賴移民勞工，但俄羅斯當局禁止就業和限制流動成為了提取罰款和賄賂的機制，同時也使移民的觀念永久化為威脅。¹⁵³

實際上，儘管存在民族主義言論，但上述的事件與結果都顯示著俄羅斯移民政策執法層面的缺失與不公正，最終讓移民淪為官員獲取不法利益的途徑。甚至大多數的移民生活在貧困中，而且經常遭受光頭黨的騷擾，基本上沒有受

¹⁵³ Yan Matusevich, "Russia, Xenophobia and Profiting from Migration Controls," <https://www.newsdeeply.com/refugees/community/2017/08/03/russia-xenophobia-and-profiting-from-migration-controls> (2017), Accessed Date: Apr. 09, 2019.

到勞動法的保護。此外，移民形象應該透過政府和媒體上行下效的方式重新被塑造，雖然在俄羅斯民眾眼裡，移民剝奪了他們的工作、分攤了他們的受益權，但同樣地，這些移民也是國家稅收的重要來源之一，他們負擔的稅額也比俄羅斯公民來的高。因此，在立足點上其實移民與俄羅斯公民所享有的權利義務是平等的，反而民眾對移民的霸凌與負面評論讓他們變成體制下犧牲的群體。



第四節 小結

俄羅斯的合法移民，除了需支付工作許可的一次性費用外，每月也與俄羅斯公民一樣需繳納 13% 的所得稅，除此之外，每月還須付固定費用，有助於增加國家的財政收入。不過俄羅斯的非法移民及從事非正式工作的移民數量龐大，因此也造成政府稅收很大的經濟損失。在政府徵稅的同時，國家也須負擔移民的社會福利與公共費用，因此俄羅斯政府提出了移民住所登記的要求，並取消了醫療保險等支付義務。

俄羅斯面臨不斷攀升的扶養比，迫切需求勞動年齡層。而政府除了提高國內退休年齡之外，另一個最快填補勞動市場的方式就是透過外部移民的加入。2007 年後俄羅斯移入移民的數量彌補了自然增加率的損失，有助於俄羅斯人口穩定增長。移民勞工在勞動市場當中從事當地人不願意做的工作，大部分是建築、工業等勞力密集產業。移民勞工對於當地的勞動市場呈現中性，使勞動市場在不影響本地人的情況下保持相同的水平。

移民與犯罪、社會治安問題時常牽扯在一起，加上媒體輿論不斷渲染仇外心理，俄羅斯民眾對移民普遍持以負面的態度。透過受訪調查的數據顯示對移民好感度低落，民眾將這些來自中亞、高加索地區的移民共同視為威脅斯拉夫民族主義的來源。同時，這些執法單位可以自由判定移民是否違法，這也造成非法移民猖獗和官員進行不法利益的方式之一。俄羅斯政府曾多次限制移民從事特定的商業活動，但儘管如此，這些禁令並沒有真正被落實，反而加深民粹主義的盛行。

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成果

本文旨在觀察俄羅斯移民政策的變化，透過政策的改變我們可以得知俄羅斯每一時期重視的面向都不盡相同；獨立國協不僅在政治經濟上與俄羅斯關係密切，同時也是最大的移民來源地。因此，俄羅斯制定專屬於獨立國協移民的優惠政策，讓他們享有特殊待遇。再來我們深入探討獨立國協移民的因素，除了透過推拉理論探討移民離開母國的原因，也就是獨立國協的推力，以及俄羅斯吸引獨立國協移民的拉力之外，與其他移民系統不一樣的是，獨立國協與俄羅斯之間在歷史、文化的相關性，這也增加了獨立國協居民將俄羅斯作為移民目的地的意願。最後，這些獨立國協移民對俄羅斯造成什麼影響，分別在國家財政、勞動人口結構加以論述，以及民眾對於獨立國協移民的看法。本研究發現，根據最初的研究目的，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一、 俄羅斯移民政策的變化及對獨立國協移民的政策

(一) 俄羅斯移民政策的過程變化

透過觀察俄羅斯的移民立法與政策的變化得知在蘇聯解體初期，俄羅斯的移民方針主要探討難民與流離失所者的問題以及回歸的俄羅斯族裔。然而過去在蘇聯時期幾乎沒有外部移民，在前蘇聯各國紛紛獨立後，從過去的內部流動轉變成外部移民，政府在立法與政策的應變也對遲緩或是過於官僚主義。

普丁出任總統之後，移民局併入內政事務部，重整了外國公民在俄羅斯停留、居留、工作等的法律的地位，接著是每年移民勞工的配額與外國人工作登記的手續。此時的移民政策已經開始重視經濟性移民在俄羅斯的地位。

(二) 俄羅斯對獨立國協移民的優惠政策

截至目前，俄羅斯的移民主要來自前蘇聯地區，也就是獨立國協的居民。然而，在歐亞經濟聯盟的框架下達成要素市場的自由化後，俄羅斯政府更是取消聯盟內國家的配額限制，移民勞工可以省去繁複的手續直接進入俄羅斯就業。這也顯示出俄羅斯試圖將歐亞經濟聯盟變成像是歐盟概念，達到人員的自由流通。

(三) 非法移民的情形

非法移民對多數國家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且形成國家安全的負擔。以俄羅斯來說，移民身份合法手續繁雜，因此雇主與引渡移民的仲介易形成人口販運、勞動剝削等非法勾當，即使經由合法程序入境俄羅斯，也有可能變成非法移民。

二、 獨立國協移民的區域分布與動機

(一) 俄羅斯境內獨立國協移民的區域分布與職業

獨立國協移民集中在莫斯科等主要城市以及獨立國家國協的國家邊界地區，目前最大的勞力供應國是烏克蘭。然而獨立國協移民用免簽證條件進入俄羅斯，在就業類型方面則是以勞力密集的建築業、運輸業為主。其中比較特別的是，移民勞工在性別上也有不同的差異，男性通常以團體方式招聘，而女性通常以個體方式被招募。

(二) 獨立國協移民移入俄羅斯的動機

移民勞工屬於經濟性移民的一種，也是最常見的移民類型。對於移民本身來說，原生國無法提供良好的就業條件、生活水準惡化形成推力，移民因而向外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與就業機會。此類移民大多為需求導向的移民，也就是移入國勞動力不足，因而需要來自國外移入的自願性移民。獨立國協居民移入

俄羅斯雖然是外部移民，卻有內部移民的性質，前往經濟發展較高的俄羅斯或是哈薩克尋求機會。

(三) 與俄羅斯相關的文化因素對於獨立國協移民的作用

當今俄羅斯將「俄羅斯世界」的概念傳遞到全世界，同時也設立專門機構來加強俄羅斯文化及語言在全球、獨立國家國協的渲染。後蘇聯地區的移民具有內部的特質，雖然是不同的國家但由於過去在蘇聯的統治下，在某部分有著相似的歷史根源，即使並非是俄羅斯族人，但也對俄語有一定的掌握程度。因此這種文化因素的牽絆，使得獨立國協移民會優先選擇俄羅斯作為目的地，而不是歐洲或是中國。

三、 獨立國協移民對俄羅斯造成之影響

(一) 對國家財政的影響

在俄羅斯境內的合法移民勞工比俄羅斯公民所需負擔更多的稅額，對於國家財政收入來說，移民勞工所繳納的稅額確實有助於增加財政收入，從每年上升的移民數量來看，國家的稅收也同時在增加。儘管如此，大量的非法移民與從事非正式工作的移民勞工卻是在政府掌控以外的，政府無法取得這部分移民的稅收，造成龐大的財政損失。

(二) 對勞動人口結構的影響

在勞動人口結構的部分，俄羅斯面臨低落的出生率、老年人口不斷增加、越來越高扶養比的危機。俄羅斯國內的勞動年齡人口在未來將逐漸減少，導致人口嚴重斷層。制定適宜的人口政策固然很重要，但若要在短時間內減緩勞動力不足的情形，引進外來移民勞工勢在必行，以達到對於勞動人口的補償性。俄羅斯勞動力市場的惡化，然而移民中的生產者多於消費者，也有助於活絡經濟。但若真正增加經濟成長，引進高級專才有助於提升實質 GDP。

(三) 民眾對獨立國協移民的看法

俄羅斯的民眾對於移民大多帶有負面的態度，特別是針對高加索與中亞的移民更是有嚴重的歧視。在媒體與公共輿論的渲染下，移民不僅成為政治問題，若剛好遇上選舉，更會形成熱門議題。在遇到移入國經濟不景氣之際，因高升的失業率也可能與當地勞工發生齟齬。因此，如何妥善解決非法移民已成為各國政府一大難題。



第二節 後續研究建議

本研究選擇移入俄羅斯的獨立國協移民作為研究對象，其中獨立國協移民當中又經濟性移民的移民勞工為最大宗，因此內文著重探討移民勞工對俄羅斯的影響。但移民當中不乏難民、被迫移民等等，特別是在 2014 年克里米亞事件後從烏克蘭大量移至俄羅斯的難民。俄羅斯對於這些烏克蘭難民也有採取一些相關政策。若是可以分別探討移民種類，像是經濟性移民、難民、被迫移民等進入俄羅斯後的影響，將會使研究更為完整。

本文主要探討的內容為獨立國協移入移民對俄羅斯的影響，移民的行為不僅會造成接受國的影響，同時移民母國也會因人口移出而有所變化。由於獨立國協的國家數量較多，故本文並未探討移民對移民母國所造成的影響，僅探討移民接受國的影響。建議後續研究者可以選擇獨立國協其中一個國家做研究，並分析移民母國與接受國再移民行為前後的變化做比較。

我們得知民眾對移民的態度會因為移民的種族歸屬而有所變化，儘管對移民的排外情緒高漲，但俄羅斯人對與回歸的俄羅斯族人就相對友好。因此，俄羅斯民眾的仇外意識，有一部分是對非俄羅斯族的俄羅斯人，但也因為俄羅斯民族組成多元，無法精確判定其身份，因而民眾會將治安、犯罪等問題歸咎於移民，使得移民變成犯罪、非法的代名詞。若後續研究者可以將移民民族的種類、移民的國籍區分出來，研究將會更加精闢。

參考文獻

一、 中文文獻

(一) 書籍

郝魯怡，**歐盟國際移民法律制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程超澤，**社會人口學**（台北：五南，1995）。

Stalker Peter 著，蔡繼光譯，**國際遷徙與移民**（台北：書林，2002）。

(二) 期刊論文

李煒，「俄羅斯移民問題及其發展趨勢」，**人口學刊**，第 5 期（2005），頁 49-54。

卓忠宏，「移民與安全：歐盟移民政策分析」，**全球政治評論**，第 56 期（2016），頁 47-73。

阿納托利·克柳耶夫、嘎日達、李振鋒，「俄羅斯移民進程的現狀與展望」，**北京行政學院學報**，第 1 期（2014），頁 126-128。

紀祥、郭曉瓊，「中亞國家在俄羅斯的勞務移民問題」，**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第 1 期（2017），頁 113-132。

高際香，「俄羅斯地區經濟發展之人口視角初探」，**俄羅斯學刊**，第 2 期（2016），頁 47-54。

強曉芸，「俄羅斯移民政策的調整——《2025 年前俄羅斯聯邦國家移民政策構想》」，**世界民族**，第 5 期（2013），頁 54-60。

潘廣云，「俄羅斯的獨聯體勞動移民及相關問題分析」，**東北亞論壇**，第六期（2008），頁 82-87。

戴桂菊，「俄羅斯的人口問題與外來移民政策」，**俄羅斯中亞東歐研究**，第 3 期（2004），頁 15-21。

謝爾蓋·梁贊采夫，王禕，「俄羅斯外國勞務移民與中國移民研究」，**華僑華人歷史研究**，第 1 期（2015），頁 34-44。

(三) 書籍中論文

高佩珊，「國土安全與移民管理：論歐盟移民問題」，王智盛等著，**國土安全與移民政策：人權與安全的多元議題探析**（台北：獨立作家，2016），頁 141-170。

(四) 學位論文

吳怡欣，「俄羅斯跨國移入勞工之研究」，淡江大學俄羅斯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戴奴珊，「俄羅斯對獨立國協柔性外交之探討」，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

(五) 會議論文

鄭又平，「全球化與國際移民：國家安全角度的分析」，**政府再造與憲政改革系列研討會**，台灣法愛公德會、國立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2006 年 2 月 21 日，頁 1-17。

(六) 網路資料

林芬奇，「淺析從中亞到俄羅斯的人員流動問題」，**中國社會科學網**，<http://www.cssn.cn>（2012 年 02 月 17 日），檢索日期：2018 年 11 月 20 日。

張美珍，「俄羅斯移民潮產生的主要原因和各階段移民水平及其層次分析」，**中俄資訊網**，<http://www.chinaru.info/huarenhuashang/eluosihuaren/23083.shtml>（2013 年 09 月 06 日），檢索日期：2018 年 11 月 30 日。

蔣岑革，「中亞五國傳統美食巡禮 | 吃貨緊來」，**文化大聲公**，<http://culturesharing.xinmeti.co/index.php/2018/01/13/middle-asia-traditional-food-introduction/>，檢索日期：2019 年 06 月 09 日。

「外國公民在俄羅斯就業的有關規定、申辦程序和相關情況」，**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https://www.fmprc.gov.cn/chn//gxh/cgb/zcgmzysx/oz/1206_13/fyrygth/t248865。

htm (2018 年 12 月 31 日)，檢索日期：2019 年 01 月 27 日。

「民調：外族湧入可能是對俄羅斯國家安全的最大威脅」，

http://rusnews.cn/eguoxinwen/eluosi_shehui/20130723/43820925.htm1 (2017 年 03 月 02 日)，檢索日期：2019 年 01 月 18 日。

「評估報告出爐 新經濟移民法 對就業、薪資正影響」，自由時報，

<https://ec.ltn.com.tw/article/paper/1278082>，(2019 年 03 月 31 日)，檢索日期：2019 年 04 月 20 日。

「解讀 2025 年前俄羅斯移民政策構想內容、實施機制和主要階段」，中俄資訊

網，<http://www.chinaru.info/huarenhuashang/sheqiaofagui/21450.shtml>，(2013 年 02 月 09 日)，檢索日期：2019 年 03 月 20 日。

二、 英文文獻

(一) 書籍

Bogue, Donald J., **Principles of demography** (New York: Wiley, 1969).

Buckley, Cynthia J., Blair A. Ruble & Erin Trowth Hofmann, **Migration, Homeland, and Belonging in Eurasia**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2008).

Keeley, Brain, **Migration- The Human Face of Globalization** (Paris: OECD Publications, 2009).

Kisriev, Enver, **National Building and Common Value in Russia** (U.S.A: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5).

(二) 期刊論文

Bauer, Thomas K., John P. Haisken-DeNew & Christoph M. Schmidt, “International Labour Migration. Economic Growth and Labour Markets: The Current State of Affairs,” *RWI Discussion Paper*, No. 20 (2005), pp. 111-135.

Bhavna, Davé, “Becoming “Legal” Through “Illegal” Procedures: The Precarious Status of Migrant Workers in Russia”, *Russian Analytical Digest*, No. 159

(2014), pp. 2-8.

Bhugra, Dinesh & Matthew A. Becker, "Migration, cultural bereavement and cultural identity," 4(1) (2005), p. 18-23.

Bisson, Lyubov, "Russia's Immigration Policy: New Challenges and Tools," *Russia/NIS Center*, No. 91, pp. 1-23.

Choudinovskikh, Olga & Mikhail Denissenko, "Migration between CIS countries: trends and policy," *European Community's Seventh Framework Programme*, WP3/06 Search Working Paper (2013), pp. 1-29.

Denisenko, Mikhail & Evgeniia Chernina, "The Migration of Labor and Migrant Incomes in Russia," *Problems of Economic Transition*, Vol. 59 (2017), pp. 886-908.

Dzhunisbekova, Laura, Sholpan Tlepina, Alen Sabyrov, Madina Yessirkepova & Yuliya Kostyanaya, "International Labour Migration: Concept and Modern Trends of Its Development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EAEU," *Journal of Legal, Ethical and Regulatory Issues*, Vol. 20, No. 3 (2017), pp. 1-5.

Hanson, Gordon,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f Labor," *The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2009), pp. 1-32.

Igonin, Denis Ivanovich, "The State Migration Policy of Russia: The Factors of Its Form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Cultural Studies*, 2016, pp. 174-179.

Karabchuk, Tatiana & Daria Salnikova, "The Economic Impact of Migration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Tax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Asia-Pacific Population Journal*, Vol. 32, No. 2 (2017), pp. 137-174.

King, Russell, "Theories and Typologies of Migration: An Overview and A Primer," *Malmo Institute for Studies of Migration, Diversity and Welfare (MIM)* (2013), pp. 1-43.

- Krassinets, Eugene, "Illegal migration and employment in Russia,"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Papers* (1998), pp. 1-36.
- Lee, Everett S., "A Theory of Migration," *Demography*, Vol. 3, No. 1 (1966), pp. 47-57.
- Malakhov, Vladimir. & Mark Sim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ussian Migration Politics," *Preprints* (2016), pp. 1-16.
- "Labour Migration Policy in Russia: Considerations on Governmentality,"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2017), pp. 62-72.
- Malakhov, Vladimir S., "Russia as a new immigration country: Policy response and public debate," *Europe Asia Studies*, No. 66, 7 September (2014), pp. 1062–1079.
- Matveenکو, Veronica Eduardovna, Nataliya Mikhailovna Rumyantseva & Dina Nikolaevna Rubtsova, "Migration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Today," *Teorija in Praska* (2017), pp. 969-989.
- Maximova, Svetlana, Oksana Noyanzina, Daria Omelchenko & Margarita Maximova, "The Russian-speakers in the CIS countries: migration activity and preservation of the Russian language," *MATEC Web of Conferences* 212, No. 10005 (2018), pp. 1-11.
- Mihaylova, Iva, "Russia's New Concept of The State Migration Policy Until 2025: A Reform towards Effective Policies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Migrants,"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9, No. 1 (2017), pp. 176-214.
- Mukomel, Vladimir, "Labour Mobility of Migrants from CIS Countries in Russia,"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Migration Review*, Vol. 2, No. 2 (2013), pp. 21-38.

- Nikiforova, Elena & Olga Brednikova, "On labor migration to Russia: Central Asian migrants and migrant families in the matrix of Russia's bordering policies," *Political geography* (2018), pp. 1-9.
- Piore, Michael J. & Peter B. Dorringer, "Internal Labor Markets and Manpower Analysis". *Harvard Univ., Cambridge, Mass.; Massachusetts Inst. of Tech., Cambridge* (1970), pp. 1-344.
- Rocheva, Anna & Evgeni Varshaver, "Gender Dimension of Migration from Central Asia to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sia-Pacific Population Journal*, UNESCAP, Vol. 32, No. 2 (2017), pp. 1-61.
- Ryazantsev, Sergei V., "The Modern Migration Policy of Russia: Problems and Necessary Directions of Perfection," pp. 1-7.
- , "Labour Migration in CIS and Baltic Countries: Trends, Consequences, Regulation," *Moscow: Formula prava* (2007), p. 25-40.
- Sagynbekova, Lira, "International Labour Migr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Issues and Challenges of Kyrgyz Migrants in Russia," *University of Central Asia, Institute of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No. 39 (2017), pp. 1-31.
- Smits, Yolanda, "Culture in EU External Relations- Russia Country Report," *European Commission* (2014), pp. 3-19.
- Tishkov, Valery, Zhanna Zayinchkovskaya & Galina Vitkovskaya, "Migration in the countries of the former soviet countries," *GCIM*, www.gcim.org (2005), p. 22.
- Virkkunen, J., "Economic Aspects of Migration from Central Asia in Russia," *RUDN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25, No. 1 (2017), pp. 102-111.
- Zaionchkovskaya, Zhanna, Nikita Mkrtchian & Elena Tyuryukanova, "Russia's immigration challenges," *National Research University Higher School of Economics Publication*, pp. 223-225.

(三) 學位論文

Kim, Timur, “Changes of Russia’s Migration Policies and Human Rights of Labor Migrants,” Master’s thesis, Asia Pacific Studies, Ritsumeikan Asia Pacific University (2016), pp. 1-95.

Myhre, Marthe Handå, “Labour Migration from Central Asia to Russia,” Master’s thesis, European and American Studies, Faculty of Humanities, University of Oslo (2012), <https://www.duo.uio.no/>, Accessed Date: Oct 18, 2018.

Potter, Elizabeth Anne, “Migration Patterns to Russia from Central Asia and the Baltics since Independence,” Master’s thesis, Center for Slavic, Eurasian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 (2011), Retrieved from <https://cdr.lib.unc.edu/indexablecontent/uuid:25661a8b-bd22-4f62-a68c-2979365e3d77>, Accessed Date: Oct 25, 2018

(四) 研究報告

Andrienko, Y. & S. Guriev, “Understanding Migration in Russia,” *CEFIR Policy Paper series*, No. 23 (2005)

Dimitrova, Antoaneta, Matthew Frear, Honorata Mazepus, Dimiter Toshkov, Maxim Boroda, Tatsiana Chulitskaya, Oleg Grytsenko, Igor Munteanu, Tatiana Parvan, Ina Ramasheuskaya, “The Elements of Russia’s Soft Power: Channels, Tools, and Actors Promoting Russian Influence in the Eastern Partnership Countries,” *EU-STRAT, The EU and Eastern Partnership Countries - An Inside-Out Analysis and Strategic Assessment*, No. 4 (2017), pp. 1-47.

Iontsev, Vladimir & Irina Ivakhnyuk, “Role of International Labour Migration in Rus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CARIM-East Research Report*, 2012, pp. 1-40.

OEC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utlook,” <http://www.npdata.be/BuG/165-NV-A-migratie/OECD-Migration-Outlook-2012.pdf> (2012), pp. 266-267, Accessed

Date: Oct 30, 2018.

OEC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utlook Report 2017,”

http://medienservicestelle.at/migration_bewegt/wp-content/uploads/2017/10/International_Migration_Outlook_2017.pdf (2017), pp. 54, Accessed Date: Jan 05, 2019.

Ryazantsev, Sergey, “Trafficking in Human Beings for Labour Exploitation and

Irregular Labour Migration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Forms, Trends and Countermeasures,” http://www.cbss.org/wp-content/uploads/2012/11/russian_eng_REPORT_PDF.pdf (2014), pp. 1-87,

Accessed Date: Oct 17, 2018.

Ryazantsev, Sergey & Oleg Korneev, “Russia and Kazakhstan in Eurasian Migration

System: Development Trends, Socio-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Migration and Approaches to Regulation,” <http://cadmus.eui.eu/handle/1814/29930> (2013), pp.

1-48, Accessed Date: Oct 18, 2018.

Irina Sinitsina,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Russia and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Trends and Outlook,” University of Central Asia, Working Paper No. 5 (2012), pp. 1-88.

Tyuryukanova, Elena, “Forced Labour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Today: Irregular

Migration and Trafficking in Human Beings,”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2005), pp.1-156.

(五) 網路資料

Alekseyevna, Anna, “Russia’s War on Foreigners,” *Foreign Policy*,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3/09/05/russias-war-on-foreigners/> (2013),

Accessed Date: Apr. 09, 2019.

Avilov, Alexander, “Foreigners in Russia Are Panicking over New Migration Rules,”

The Moscow Times, <https://themoscowtimes.com/news/foreigners-in-russia-are->

- panicking-over-new-migration-rules-62130 (2018), Accessed Date: Dec. 30, 2018.
- Bohlen, C., “Letter from Russia: A Boom that Depends on Migrant,” *The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2007/10/23/world/europe/23iht-letter.1.8012208.html> (2007), Accessed Date: Oct. 16, 2018.
- Choudinovskikh, Olga & Mikhail Denissenko, “Russia: A Migration System with Soviet Roots,”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https://www.migrationpolicy.org/article/russia-migration-system-soviet-roots> (2017), Accessed Date: Dec 19, 2018.
- Dresen, Joseph, “Immigration, Emigration, and Empire: Population Politics in Imperial and Revolutionary Russia,” *Kennan Institute*, <https://www.wilsoncenter.org/publication/immigration-emigration-and-empire-population-politics-imperial-and-revolutionary-russia> (2011), Accessed Date: Dec. 19, 2018.
- Expatica, “A guide to getting a Russian work permit,” <https://www.expatica.com/ru/employment/employment-law/a-guide-to-getting-a-russian-work-permit-104101/> (2018), Accessed Date: Jan. 11, 2019.
- Kislov, Daniil & Ernest Zhanaev, “Russia: Xenophobia and vulnerability of migrants from Central Asia,” *The Foreign Policy Centre*, <https://fpc.org.uk/> (2017), Accessed Date: Apr. 09, 2019.
- Leonid, Ragozin, “Russia Wants Immigrants the World Doesn’t,” *Bloomberg*,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features/2017-03-14/russia-s-alternative-universe-immigrants-welcome> (2017), Accessed Date: Oct. 16, 2018.
- Makeev, Sergei, Ekaterina Matveeva & Oksana Golubeva, “New Version of the National Vision of State Immigration Policy for 2019–2025,” <https://www.ey.com/ru/en/services/tax/ey-novaya-redaktsiya-natsionalnoy->

kontseptsii-gosudarstvennoi-migratsionnoi-politiki-na-2019-2025-gody (2018),
Accessed Date: Nov. 26, 2018.

Matusevich, Yan, "Russia, Xenophobia and Profiting from Migration Controls,"
<https://www.newsdeeply.com/refugees/community/2017/08/03/russia-xenophobia-and-profiting-from-migration-controls> (2017), Accessed Date: Apr. 09, 2019.

Muller, Nicholas, "Russia: New migrant registration rules threaten tenuous livelihoods," *eurasianet*, Retrieved from <https://eurasianet.org/russia-new-migrant-registration-rules-threaten-tenuous-livelihoods> (2018), Accessed Date: Apr. 03, 2019.

Rapoza, Kenneth, "Russia to Crack Down on Illegal Immigrants," *Forbes*,
<https://www.forbes.com/sites/kenrapoza/2013/04/04/russia-to-crack-down-on-illegal-immigrants/#2b8e7aed1eee> (2013), Accessed Date: Oct. 31, 2018.

Ryazantsev, Sergey, "Labour Migration from Central Asia to Russia in the Context of the Economic Crisis,"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http://eng.globalaffairs.ru/valday/Labour-Migration-from-Central-Asia-to-Russia-in-the-Context-of-the-Economic-Crisis-18334> (31 Aug., 2016), Accessed Date: Oct. 16, 2018.

Tapinos, Georges, "Illegal immigrants and the labour market," *OECD Observer*,
http://oecdobserver.org/news/archivestory.php/aid/190/Illegal_immigrants_and_the_labour_market.html, Accessed Date: Oct 26, 2018.

Trenin, Dmitri, "Russia's Relations with the CIS Countries: Outlook for 2020,"
Carnegie Moscow Center, Russian International Affairs Council,
<https://carnegie.ru/2013/03/28/russia-s-relations-with-cis-countries-outlook-for-2020-pub-51395> (2013), Accessed Date: Mar. 03, 2019.

Timkiv, Vitaliy, "New citizenship shortcut for Russian-speakers of Soviet, Imperial

ancestry,” *RIA Novosti*, Retrieved from <https://www.rt.com/russia/russian-citizenship-ancestors-language-764/> (2014), Accessed Date: Nov. 26, 2018.

Yakimov, Andrey, “European and Russian migration policy in perspective,” DOC Research Institute, <https://doc-research.org/2018/03/60926/> (2018), Accessed Date: Dec 16, 2018.

(六) 法規

Federal Law No. 115-FZ of July 25, 2002 “On The Legal Position of Foreign Citizens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with the Amendments and Additions of June 30, 2003, August 22, November 2, 2004, July 18, December 29, 2006, January 6, December 1, 4, 2007, May 6, 2008), <http://en.kremlin.ru>, Accessed Date: Oct. 25, 2018.

三、 俄文文獻

(一) 期刊

Алешковский, И. А., «Роль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Миграции в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м Развитии России,» *Лесной Вестник* (2013), стр. 95-99.

Быстряков, А. Я., «Положение Высококвалифицированной Иммиграции на Рынке Труда в России,» *УДК*, Vol. 331.5, No. 470 (2017), стр. 201-217.

Вячеслав, Поставни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Предложение по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ой Модернизаций Российской Миграционной Политики,» *Миграция и денежные переводы в странах регионы Европы 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МИРПАЛ*, стр. 1-16.

Даташева, К. К. & З.К.Омарова, «Влияние Глобализации на Рынок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ой Иммиграции Населения,» (2014), стр. 29-32.

Ивахнюк, И. В., “Факторы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Миграционной Системы в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й Евразии,» *Вестник РУДН, серия Экономика*, No. 3 (2008),

стр. 5-13.

Кумсков, Геннадий, «Взгляд из стран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я мигрантов: тенденции развития процессов трудовой миграции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 *Трудовая Миграц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миграция населения: Росс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ый мир Выпуск 14* (2005), стр. 105-111.

Магомедова, А., «Некоторые аспекты влияния внешней миграции н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ую ситуацию (рынок труда) в Росс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миграция населения в России, *Центр по изучению проблем народонаселения МГУ* (1998), стр.65-72.

Опора Дружбы, «Проект Концепци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миграционно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на период до 2025 г.,» стр. 1-8.

Рязанцев, Сергей, «Иммигранты на Российском Рынке Труда: Подходы и Практики 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на Федеральном и Регионном Уровнях 1,» *Трудовая Миграц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миграция населения: Росс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ый мир Выпуск 14* (2005), стр. 1-120.

Смирных, Л.И., Е.Ю Полякова, «Дифференциация трудовых доходов между внешними иммигрантами и местными работниками на российском рынке труда,» *Уровень жизни населения регионов россии*, No. 3 (197) (2015), стр. 65-74.

Трофимова, Т. И., «Глобалиационные Проблемы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Миграции. Известия ИГЭА,» Vol. 1, No.69 (2010), стр. 10-14.

Фахрутдинова, Елена Валерьевна, «Рынок труда в России и динамика его потребносте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теория, Казанский (Поволжский) федераль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2014), стр. 43-46.

(二) 研究報告

Аналитический Центр При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Миграция населения в России: тенденции, проблемы, пути решения», *Социальный бюллетень* (2018), стр. 1-54.

(三) 網路資料

FINMARKET.RU, «Для экономики полезны любые мигранты,»

<https://www.interfax.ru/business/227345> (2012), Accessed Date: Dec. 30, 2018.

NEWSru.com, «Путин подписал новую Концепцию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миграционной политики до 2025 года,» <http://www.kurier.lt/putin-podpisal-novuyu-koncepciyu-gosudarstvennoj-migracionnoj-politiki-do-2025-goda/> (2018), Accessed Date: Jan. 01, 2019.

LENTA.RU, «В России повысят пенсионный возраст,» Retrieved from

https://lenta.ru/brief/2018/06/14/pensions_up/ (2018), Accessed Date: Apr. 03, 2019.

Migrant Media.RU, «Упразднение и ликвидация ФМС России - последние новости 2016 года: присоединение ФМС к МВД, передача функций ГУВМ МВД,» <https://migrantmedia.ru/uprazhdenie-likvidatsiya-fms-rossii-poslednie-novosti-2016-goda-prisoedinenie-fms-k-mvd-peredacha-funktsiy-guvm-mvd?fbclid=IwAR1xA91hGwaqCSfQVtW0g7OhXMpT30tccj5ytQtgxxNKJZ2MNYWgyiVYGD4>, Accessed Date: May 31, 2019.

Studexpo,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ое развитие миграционных структур,

https://studexpo.ru/1185310/istoriya/institutsionalnoe_razvitie_migratsionnyh_struktur?fbclid=IwAR18MLlce8WV4SSyg2Y4iTmSov8kO9655dyjg7cOmXjUz63Q4xY2sDGOC24, Accessed Date: May 31, 2019.

РИА Нов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ие эксперты оценил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трудовой миграции из стран СНГ,» Retrieved from <https://ria.ru/20180126/1513370628.html> (26

Jan., 2018), Accessed Date: Mar. 10, 2019.

Рябенко, Вадим, «Развитие миграционного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а и миграционной системы в России,» <https://magref.ru/razvitie-migratsionnogo-zakonodatelstva-i-migratsionnoy-sistemyi-v-rossii/?fbclid=IwAR2S0PRW2rRGaUu2AffAd6estM9bHcj8PHOG4YmAZgd-ИКВТе-agGjBDkP0> (2014), MAGREF, Accessed Date: May 31, 2019.

Рочева, Анна, «Однoboкий неолиберализм: медицина не для всех,» *openDemocracy*, <https://www.opendemocracy.net/ru/odnobokii-neoliberalizm-meditsina-ne-dla-vsex/> (2017), Accessed Date: Apr. 03, 2019.

ТАСС, «МВД: иммиграция в Россию оказывает положительное влияние на демографию,» Retrieved from <https://tass.ru/obschestvo/4372526> (2017), Accessed Date: Mar. 10, 2019.

